

周天籟著

梅花接骨

五卷
題



文光書局出版

少年第三種叢書

海花立女哥哥

周天賴 著

子愷畫例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重訂

○冊頁或扇面四元。

○立幅或橫幅六元。

以上指定題材者另議。

○報誌插畫每幅八元。

○書籍封面或插畫每幅十二元。

以上須同意後應屬。特約另議。

屬畫除扇面外不必寫紙，但示姓名住址，並先惠潤資。受屬後一月內掛號寄件。通信處『杭州田家園二號豐寓』或『浙江石門灣綠緣堂豐宅。』

豐子愷謹訂。

序

MG
I246.57

39

食色性也：麵包果是生活之要素，戀愛亦並非可以缺少的；兩件在人生占着同一重要的地位。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而在或種意義上，可說戀愛較麵包尤重。人一到青春時期，在生理上心靈上都需要一種慰藉，這慰藉可以關係到他或她的一生的志趣和作爲。在封建的舊制度之下，爲戀愛不自由而發生的頹廢，乖戾，病態，消極，以至自殺，殺人的事件，真是不計其數，俯拾即是。而當事者非但不得人之諒解，還要獲到「叛逆」的罪名。其冤痛可謂深入九幽十八獄！

現在呢：封建已屬過去，「自由戀愛」成爲天經地義；少男少女之互相交往，不能以「禮防」束之了。本書中所寫的，便是這得到新洗禮後的一對，他倆之無邪的心靈，和天真的作爲，真像「天人」一般。這，纔可說是保全了「人性」，做成了人了。

可是，社會究竟還未澈底澄清呵！舊制度的殘餘，仍然活躍於一隅；活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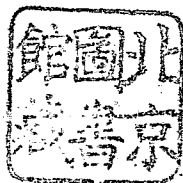
老，入的腦海中，活躍於腐化的階層裏。女主人翁的母親想把她女兒送給財主，好像女兒的出嫁是必須以錢財作對象。這，試問與「人性」隔得多遠？能否保持女兒不致墮入九幽十八獄呢？

可喜的是這女主人翁個性甚強，竟衝破了這氛圍，並且利用了老人的腐謬，達到他倆的理想之境：不但解決了戀愛，並且解決了麵包。這，在戀愛範疇中，可以說是革命的驕子。

但是社會是龐大的，人生是繁複的，全社會的人，在這尚未澈底澄清的時代中，能不能都像本書主人翁般的達到理想之境呢？……

——演玉序於滬寓。

梅花在哥哥



卷前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二個轎夫上山扒，哼哼，哈哈，哼哼，哈哈，一乘轎子肩上壓。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哥哥坐轎看梅花，好哇，好哇，真好，太好，哥哥笑得眼睛變做一條縫。

梅花香，哥哥聞，梅花色，哥哥親，清香秀色稱了哥哥心。
梅花詩，哥哥吟，梅花曲，哥哥哼，詩情曲意動了哥哥心。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哥哥坐轎看梅花，梅花忽然枝頭笑，開言道「小妹梅

花接哥哥的薦，哥哥果然今天到。」

上面一個曲子是從「梅花接老爺」改寫的，起初我讀到這個曲子時候，正是梅花盛開的春天，那時我旅行到一個山清水秀的風景區內，並且住下許多日子。那邊不但梅花開得一片白如雲錦，更有亭台樓閣寶塔，石舫，板橋和其他的許多樹木花草，身入其境，彷彿跑進了紅樓夢的大觀園。每天清早起床，抹了一個臉，便披上晨衣，走下樓去，開出那扇落地長窗，便是一片青草地，中央一條鋪着花卵石的行道，是通達全國的路線。跟了這條路徐徐走去，一面賞識着兩旁的梅花，一面吸收着朝氣，覺得人和花一樣的鮮妍，又彷彿自己化入了大自然的境界，自己忘了自己，頓時心地光明如鏡，一點俗念也沒有了。

走了一個大圈子，一個轉彎，一個轉彎，收入眼簾的景象，也跟着一個轉變，一個轉變。又感覺到當日建築的偉大和設計的巧妙。雖然我住在這裏許多日子



這是四面臨空的一個小閣，三面有小方格子明窗，不用推窗便可看見五六里周圍的風景。一片鬱鬱青翠起伏的景象，真可以入畫，就是這左右一片梅花，叫人自有出塵之想。把窗推開，一陣陣春風夾着花香吹來，也要把人醉倒了。

了，還不知道這裏主人翁叫什麼名字，爲什麼他們自己反不來賞這人間清福呢，世上自有許多想不透切的事。我一面癡心的想着，無意中又走上一個叫做「梅香閣」的石階，於是索性推開那個花瓶形的小門，走進去反手重把門關上，從那屏風後面一個梯子走了上閣。

這是四面臨空的一個小閣，三面有小方格子明窗，不用推窗便可看見五六里周圍的風景，一片鬱鬱青翠起伏的景象，真可以入畫，就是這左右一片梅花，叫人自有出塵之想。把窗推開，一陣一陣春風夾着花香吹來，也要把人醉倒了。

原來這閣就叫做「梅香閣」，當初建此閣，想來也是賞梅的意思。我悟到了這一層，一入笑了一會，又倚在窗口呆了半晌。

自此，我每天到這閣上來一次，來一次總玩上大半天，有時帶一卷書來，有時帶一壺酒來。好得這個閣上有小桌子，椅子，也有橫榻，收拾得很清潔。書看倦了，或者酒喝醉了，就在榻上倒下睡一大覺，醒來人總有點惺忪樣子，便懶得

起來，索性張着眼睛躺在榻上養一會神，這個時候常有一對一對花蝴蝶飛進來，飛來兜一個圈子，看見有人睡着，連忙逃一般的又飛出去了。等了一會也許忘記了，又悞飛進來。我伸一隻手招着牠，可是又驚得飛去了。

這簡直是個詩的境界呢。

就在這時候，環境太可愛了，也太靜穆了，往往一人看花讀書酌酒戲蝶，會使你忘記一切，呆呆地走進了另一個幻化的世界，腦海裏就跟着浮現出一個愛美的境象，這個境象起初祇是一個輪廊，也說不上內容，後來又讀到那首「梅花接哥哥」的曲子，又經過幾天推想，才漸漸有明晰的故事產生，當時便扎下一個節目，確定欲寫的計劃。

又過了幾個月，於是這本書就產生了。雖然是偶然的，但也可說並不是偶然的。

念五年八月五日前記

這本書展開第一章，便是一個風景區內的小莊子，叫做「后餘」的，那裏不過八九十家住宅，但大半都是高樓大廈，石庫門面，黑漆鐵門，黃銅的門環，門口兩旁還排着圓的方的長的石凳，沿着牆脚一排楊樹，從村口到村尾，種得密密層層，一到夏季，樹葉成蔭，傍晚在門口坐一會，涼風習習，一點也不覺溽暑之苦，就是太陽高照的正午，門口也晒不到一點陽光，如果一卷書，一張藤榻，一個人躺在那裏，真是飄飄欲仙。楊樹外邊有一條河，這條河雖不十二分闊，但也不算小，水是活的，一直通太湖，又通到城市，每天船艘經過，來往自如，一點也不擠斷，你爭我奪，發生相打的事。沿河每家門首，有一石砌的水埠，以便浣

衣，淘米，登船，釣魚之用，屠家都感到十二分便利。

這裏離開城市有二十華里，陸路有長途汽車，車站就在村口，票價每位二角五分，一天來回一次，水路有汽油船，也泊在村口，依理有了汽車，船的生意也就受了影響，可是並不，因為各有長處，船價便宜，每位祇二百文，行動平穩，不像汽車那樣顛簸，飯也要嘔吐，並且它一天來回有二次，不論天晴雨落照常開航，汽車逢大雨就不開，所以也有一班人捨汽車而趁船的。

這裏雖祇八九十家居戶，但也有二十多家商店，一家郵政代辦所是附設在京貨店裏的，每天的信很多，村裏的子女都在城市裏讀書，他們的父親都在上海辦事，一年回來一二個月，享享這鄉居之樂的清福。

現在且說這村上有一家姓班名叫馬的人家，他是錢店的經手，身邊可也積蓄了靠十萬的花頭，家中一夫一妻，膝下祇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名叫梅花，生得

如花如玉，伶俐異常，自小跟着母親學習書畫，性習又怪熱烈，有時又怪冷癖。自從她出世後，隔了幾年，班馬就一病死了，遺下這一對寡婦孤女，度着凄清歲月，好得班馬在時有積蓄，她們的生活是毫無問題的，祇須支點利息來開銷，也綽綽有餘了。

光陰容易，忽忽十年過去，班梅花已經十七歲了，她跟了母親在家裏學了許多學問，詩，詞，書畫，刺繡都會，在學校裏又吸收了許多新思想，參加什麼團體，什麼運動，辦事又非常熱心，肯負責，所以一班同學都和她聯絡，男同學都左右奉順她，追求她，可是她都不放在眼裏。她母親見她一年長一年，預備替她定一人家，「女大當嫁」也可了却做娘的一樁心事，可是做媒的儘管上門來，結果終是高不攀低不就，打了回帖。其實班梅花心目中早有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表哥，這表哥姓池名叫廷秀，生得一表人才，貌如冠玉，胸藏萬卷，寫得一手文章，年祇廿一歲，已經在上海一家書局擔任編輯，他們倆人自小見面，兩小無

猜時候，就訂着盟約，一個非他不嫁，一個非她不娶，別離以來雖有六七年了，可是時常有信寄到后餘村來，那月郵政代辦所也忙着替他兩人送信收信，班梅花自然也是一封老長的信寄去。學校開課了，她上城市去讀書了，池廷秀的信便沒有了，原來是改寄到她學校裏去了，待到放寒假，放暑假時期，他的信又寄到村裏來了。如果一方面沒有信到，便連飯也吃不下了，於是一封信趕去，沒二天信又到了，其實並不是無信來，也不是病倒，也不是忙，祇是那月郵政代辦所的信差故意把他們的信攔一攔，難他們一下呢。

有一年班梅花放了暑假在家裏很是無聊，她邀了母親許可，寫信給池廷秀，接他到鄉間來遊玩，那時廷秀已經在書局裏做編輯，接到這封信，便請了假趕到后餘來了。

班梅花知道他表哥一定要來的，到了那約定的一天，她攆了一柄花紙傘早守在汽油船碼頭上等，等了一會，老遠那條河裏冒上一縷黑烟，汽油船『噹噹噹』

放了幾聲汽，知道船快到埠了，班梅花心裏一陣歡喜。她廷秀坐在船裏，頭伸出窗口一望，知道到后餘了，也是一陣的歡喜，連忙整整衣服，把座底一個提箱拿了起來放在手邊，一面儘朝窗外望，船一點一點靠埠，他無意中看見一個撐花傘的姑娘在那裏對他笑，他心中一跳，原來這就是他表妹呢。

班梅花伸着雪白的手招着，一面笑着叫：

『廷秀哥！廷秀哥！』

廷秀也伸手招着，一面也笑着點頭，他心裏恨不得從這窗口就一跳上岸，這斷命的船又開過埠頭，忙着拉鈴打退車，開了一陣才傍了岸。廷秀一看岸上許多小孩子『哇哇哇』地舞手跳脚叫着，表示船到了，他們也在迎接着他們的父親和哥哥們，從都市帶回來許多玩具和糖果。

廷秀穿了一身全新的白西裝，領結上別了一隻金相的蛞蝓，大紅領帶，頭髮梳得光亮可以照人，這分明是一位愛美的新青年，不特他表妹看中他，想來追求

他的女子也是很多的。

他從船倉走上船頭，好像一個穿了盛裝的藝人從後臺走到前臺，第一個看得心中快樂的，當然是他表妹，她心中想：

『我的表哥現在這樣的漂亮了，幾年不見長得這麼可愛，如果在路上也許不會認得了。到底任何事情，聽得人家說不可靠，通了幾年信也是不可靠，祇有見面才真快樂，才是實現……』

但是在廷秀心中也是這樣想：

『我的表妹現在長得這麼美麗了，旗袍長長拖到地，頭髮上縛一個粉紅綢結，臉蛋圓裏帶點長，略施了一層薄薄脂粉，更加可愛了，如果在路上也許不會認得了，到底凡百事情，理想與事實完全相反，我沒有看見表妹一定不會相象她這麼可愛人兒……』

他們倆人心中一樣的你羨着我，我羨着你呢。

廷秀笑盈盈地一腳踏上岸，他表妹早伸一隻手過去挽着他，笑說：

『廷秀哥，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會來的，所以老早就到碼頭上迎接你了。』

廷秀也笑着說：

『何以見得？你又不是仙人？』

班梅花哈哈一陣大笑，把頭一點說：

『廷秀哥，難道我還摸不到你心裏麼？』說着就伸一隻玉臂過去，挽着廷秀的左手，眼睛朝他一迷一笑的，這樣手挽手的一步一步走去，這時旁邊的許多人，都看呆了。

他們一面走一面低低的講着話，聲音非常小，祇聽得廷秀說：

『梅妹，我和你多年沒有見了，想不到你長得這樣可愛，你看我還是這麼老樣子，一點也不長進，人也瘦得不成樣……』

班梅花忽然把手挽得緊緊的，笑道：

「廷秀哥，我有什麼可愛？你不要打趣吧，你才漂亮呢，年青青的一位文學家，我有你這點學問，真開心不得了，死也願意了。」

廷秀哈哈一笑道：

「這是什麼話？青年文學家這銜頭我吃不消，還是送了你，你才是青年女作家呢？」

班梅花聽見青年女作家，又是朝他一迷一笑的，說：

「不敢當，不敢當，我不是作家，你是作家，你是作家。真的，廷秀哥，不要說笑了，我書讀得太少，以後要你指教地方甚多，我們應當推誠相照，是好便好，是不好便不好，我素來不愛說假話，我看人家學問品行好，便崇拜他到底，願意和他做一世朋友。像你，廷秀哥，我和你雖是親戚，可是我以為「親戚」二字全無意還，我和你這麼愛好並不是親戚上發生原因，實在我還是崇拜你才學和品行，不知如何的，你的文章我真是愛讀，隨便一節小品，一段通信，自有一種

滋味，好像都是我欲說的話，我要做的事，你都替我寫出了。這還是次要，你的文章全篇裏還含蓄了天真姿態，富有生命力，完全大自然的描寫；沒有一絲口號式的，譬如：「打倒呀！」「起來呀！」「努力呀！」這種文學初看似乎很興奮，再讀一遍便覺空洞無意義，我看見頭便痛，也許我性情不相近。廷秀哥，你的文章我愛讀就是這一點，異常沖淡像河池裏的浮萍，活潑時候又像三歲孩子，什麼也不懂，欲哭就哭，欲笑就笑，還有你引人發笑地方，真把人的肚腸也笑斷了。」

班梅花一面說一面慢慢走，廷秀一面也拉開嘴微笑；他認為表妹的論調很有道理，並不是胡說，也不是一味恭維他，這倒是知音之談，便說：

「你這一篇理論很不錯，你說我們的愛好不是親戚關係，這可說你是我知音，我也是你知音了。不過，梅妹，我也有點對於你的意見，希望你能夠接受，就是你歡喜做詩做詞，詩詞雖也文學一種，研究自無關係，不過我總覺得你思想太

受拘束了，太不活潑了，現在你年紀還輕，最好放棄了它吧，你不能和你媽媽比，她已經毒種深了。」

班梅花點一點頭說：

『我未嘗不知道，以後一定聽你話。但是你不能一筆抹殺，詩詞好的甚多，並不一定受拘束，我媽媽很有幾首好詩，寫得十分自然，還有像唐詩三百首，都是好詩，我常常捧來讀的。』

廷秀一笑道：

『話雖不錯，但是做詩的人多，能有幾首好詩呢？你想唐朝一代，祇留下這三百首纔是好詩。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們應該跟時代走纔對，你以為如何？』

他們一面走一面說，不覺已經走到家門口，班梅花的媽媽早站在門口樹蔭底下等着他兩人，班梅花老遠也看見她媽媽了，便把手推了推說：

『你看我媽媽等在門口呢，快走罷。』她忙把手放了袋，兩人便離開了。

廷秀看見他姑母，笑着叫一聲『姑母』又恭敬的鞠了一躬，說道：

『姑母，你一常康健？多年不見了。』

他姑母笑迷迷說：

『廷官，多年不見，你這麼長大了，哈哈，——裏面請坐吧。』她回頭又

和梅花說：

『阿梅，領你哥哥到書房間裏坐，那邊風涼點。』

班梅花把廷秀手裏提箱搶了下來，自己拿在手裏朝前領路。

這是一座四開間六進深的大廈，門口有二隻石獅子蹲着，自然也是石庫大門，門樓上有「源遠流長」四個石球大字，大字四圍雕着極精致的石刻，那是八位穿着戲裝的仙人，叫做八仙漂海的，其中有一位女仙人，手上托了一隻花籃，恰

恰這花籃裏麻雀做了一個窠；不時有大麻雀馱食來喂小麻雀，飛來一次便聽得小麻雀「吱吱吱」叫。靠東邊那個仙人，手中的拐杖斷了半節，想必被風打落了，如果叫泥水匠來接一段上去，便不成樣了，還是索性這樣好。

走進第一門，中間有六扇落地屏門，又長又重，終年關着，逢着大事再開一回，屏門二邊又有二扇長門，這二扇長門就是進出走的。第二進是一個大天井，兩旁自有走廊，雖大雨也不會打到廊上，走過廊就是大廳，這個大廳非常之大，可以擺二三十桌酒水也不擠，當中懸一幅大中堂，中堂上畫的是一條攢在烏雲裏的墨龍，頭伸在外面，身藏在雲中，正在那裏噴水，一條像電光一樣的東西從龍的嘴裏吐出，這就表示水了，畫是畫得神氣活現，一定出自名家，兩旁二付又長又闊的木頭對聯，從頂上一直懸到地，上面的句子一付是：

月懸中宵萬籟俱寂

雨灑六合一塵不驚

還有一付是：

洗硯春波臨晉帖

添香夜雨和陶詩

上款是子琴先生大雅，這想是班馬的別號了。下款署的大蘇王琢撰。王大蘇是近代大書家，他的字筆筆見骨力，愈大愈好，所以沒有幾個字的聯句，可以一直寫到底。還有一付是于任的字，也是橫闊豎大，氣象萬千，兩旁壁上懸的屏條，中間八把紅木龍頭椅，天天拭得也發出耀光了。地上打掃得一塵不染。第三進又是大天井，天井下佈滿了花草，花架上也排滿了花盆，每一盆花上都標出花名的竹杆上面寫道：「烟葉花」「開開利」「萬壽菊」「萬蘿」「長春花」「龍鬚牡丹」「小天人」「女兒紅」「美人櫻」「猩猩草」「紫茉莉」「千日紅」一時也寫不完，其中許多已經感開的，有許多還是含苞未放的，還有許多祇一支箭芽的。天井南邊地上堆了許多從遠處搬來的黃沙泥，想必其中有幾盆花一定用黃沙泥

來培植的。第四五進是四合的會客間，中間一天井，上面是樓房，東西兩廂房，裏邊佈置得很是精巧，東廂房是班梅花的書房間，西廂房是她媽媽的書房間，佈置得完全不同，一面是古式古香，懸的全是單條字畫，其中有一幅是孫綠冰繪的墨竹立幅，和王雨陔的對聯，一架立地書櫥，藏的全是線裝書，有宋版的，有明版的，也有手抄本的，書桌上擺着文房四寶，另外又有一隻香爐，爐裏正焚着一支香，香烟浮動，更顯出這裏幽靜了。東廂房是班梅花的書房，佈置完全和西廂房不同，摩登極了，四壁懸的大照片，劉海粟的油畫，豐子愷的漫畫，盧施福的攝影，站在地上有一尊大石膏像，地上鋪的絲絨毯子，四邊沙發圍來，中間一隻又低又小的百靈桌，桌上鋪着白桌毯，上面放一隻大花瓶，瓶裏插着三朶大荷花。靠窗口一隻又大又闊的紅木寫字桌，上面擺的水晶墨水盞，一塊大玻璃版底下壓着許多同學小照片，名片，和紅葉，都怪整齊，旁邊信籃裏堆着一疊原稿紙，原稿紙角上都印着「班梅花稿箋」五個小字。靠左邊兩架立地書櫥，櫥裏

全是精裝本子的書，上海最近出版的文學書籍，她統有。靠右邊按置一隻鋼琴，班梅花不但愛文學，更愛音樂，奏得一手好鋼琴，這真是天才。窗外有一株梧桐，地下有鳳尾草，中間有一缸金魚，但是種氣不好，因為購不到佳種，可是這隻缸年代已久，四邊生出青苔，油綠可愛。第六進是花匠和娘姨們的睡間，廚房一直往後面。走出後門還有一個大園花和一個大竹園。

這樣一座大廈，然而裏面祇住得五個人，班梅花和姆媽，二個娘姨，一個花匠，其餘全是空着，這是中國人永遠不肯改過的死張場面的惡脾氣，明知祇有幾個人，偏偏要造大屋，情願造來自己住一進，其餘聽他空，表示闊氣，尤其官府人家。

但是班馬，他不是官家，正因為有錢，也要造大廈了。

班梅花領了她表哥一進一進走去，廷秀從前也來住過的，低了頭閃走，因為

好多年沒有來過，祇覺得這個屋好多進深，一進一進走不完似的，又覺得比從前改變了，有點地方也比從前舊了，那天井的花牆從前是雪白的，現在被雨打得像山水畫一樣了。走到第四進，班梅花嘴裏囁着：

『到了，到了，廷秀哥，我們到東廂房裏坐吧。』她便把東廂房的門推了開，走了進去，廷秀也跟了進去，班梅花說：

『廷秀哥，你隨便坐吧，這是我的書房間，你看怎麼樣？』她把提箱按在沙發上，她也倒了下去。

廷秀四面一看，連連說好，他對盧施福那幀攝影，再三鑒賞，嘴裏不斷叫好。這攝的是一幅黃山「天都峯」景象，彷彿米氏的山水圖，取景，光線，製作都達化境。因為廷秀也歡喜攝影，也會到過黃山，所以看來格外有趣，他說：

『你這幅東西如何來的？』

班梅花答道：

「還是前年盧施福和陳傳霖在南京開合作影展，那時我和媽媽恰在南京遊玩，進去參觀，我看中了這幅天都峯，二十元定來的。」

「二十元定來，不懂的人以為太貴了，其實並不貴，攝影這東西譬如做文章，一個人生平能有幾篇好文章？攝影也是一樣，也不過幾幅是好的，攝得多沒有用，但要名貴終是好，譬如我玩攝影也有七八年了，也會到過黃山，天都峯也攝過一幅，可是都失敗了。」

班梅花聽班秀說黃山，因問道：

「你到過黃山的麼？」

「到過的，那邊好極，簡直是仙境，人到了那邊，也等於半仙，將來有機會，我陪你去一遊，現在交通很便，晨發可以夕至，這種名山勝景，我們應得一遊，以廣見聞。」

班梅花笑着點頭道：

『好的，有機會我定要你陪我去。』

正說到這裏，娘姨端進一盆面水，班梅花道：

『廷秀哥，洗面吧，你把上衣脫了抹一個身，晚上再洗澡。』她又告訴娘姨這：

『你冲一杯菊花茶來，點心你預備了沒有？』

娘姨答道：

『已經預備好，馬上端來。小姐，菊花茶太太已經吃完了，還是泡一杯龍井吧？』

班梅花把頭一點：

『好，快點！』

廷秀一邊洗臉，一邊說：

『梅妹，你不要客氣，我們隨便點好，我最怕是人家和我客氣，弄得怪拘束

的。」

班梅花笑道：

『誰和你客氣？我當你自家人一般看待，你住了幾天就知道了，你恐怕又嫌我太不客氣呢？廷秀哥，我如果有孩子氣，你原諒一點吧，我怪會淘氣，但是不放在心上，一會就忘記了。』

廷秀臉洗好，娘姨把茶，點心都端進來了，放在那低低的百靈桌上，有四隻玻璃大盆子，一隻是雞蛋，一隻是蜜棗，一隻是燒賣，一隻是巧克力的糖，另外二隻象牙筷，上面刻有一朵梅花，二杯龍井茶，高大的有蓋的玻璃杯，祇見茶葉在杯子裏上下浮動，曉開玻璃蓋，一陣清香沖進廷秀的鼻子，他不管燙，就喝了一口，班梅花說：

『廷秀哥，請吧，我們鄉下總是這麼一套，客人來便是這個粗點心，永遠不會改變。——你吃雞蛋吧，這雞蛋是我們園裏絲毛鷄生的。』班梅花便拿了一隻

替他剝壳，廷秀也不客氣，班梅花一連剝了二隻，廷秀纔推着說：

『好了，好了，你也吃一隻好嗎？』

班梅花笑道：

『這是你吃的，應當吃二隻，我吃我會自己剝。』說着又拿了一隻來剝，廷秀說：

『我不能多吃，雞蛋不容易消化，並且我有胃病。』

班梅花不相信道：

『你不要騙人，這麼長大一個人，二隻雞蛋難道吃不下嗎？』

廷秀迷迷糊糊不做聲，班梅花又叫他吃燒賣：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燒賣，和店上買的完全不同，這裏邊餡子是蝦仁，雞蛋白，干貝，你試試看。』

廷秀沒有吃過這種燒賣，接連吃了二隻，稱贊不已，因問道：

『好極，好極，是什麼人做的？』

『我們的娘姨，她不但會做燒賣，還會做春卷，湯糰，餃子，塔餅，做得都好，過天叫她做你吃。』廷秀笑着點點頭。

點心吃好，姑母進來了，她約摸四十歲左右，有點近視，所以戴了一付水晶眼鏡，身格長長的，面孔相當豐滿，皮膚白裏帶點江潤，一望平日保護非常得宜，飲食也很當心，手上戴了一隻嵌寶的戒子，手臂上套一隻金扇鐲，穿一身白雲紗的衫褲，白緞繡花鞋子，走路慢慢的，講話帶幾分書卷氣，非常文雅，一聽便知道是一位懂文墨的婦人。

她走進來，廷秀便從沙發上站起，姑母笑着招招手，叫他坐。說道：

『廷宦，日子真快，記得那一年你還不過十三四歲，現在你已經這麼長大了，你們小的一點一點長大，我們老的也一年老一年了；廷宦，你現在還是書局裏做事麼？』

廷秀連忙答道：

『是的，從前是助編，現在昇任編輯，晚上在市商會夜校當一點小課程，所以一天很少空閒。姑母，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呢，一點不見老……』

姑母笑道：

『那裏的話，怎麼不見老，我有許多東西，已經不能吃了，記憶力也很壞，偶然寫下一些詩，成了半首，下半首傾聯不下了，眼睛時常發花，看看書老大的字也會模糊起來。你們到底年青有爲，担任編輯，晚上還去教書。你的文章我時常從阿梅那裏讀到，覺得清新可愛，真是，天才……』

廷秀謙虛道：

『談不到天才，姑母是老前輩，請不時指教，我覺得書讀得太少，根基到底淺薄，生平一大缺點，我還須努力。』

班梅花插出笑道：

「廷秀哥，你不要客氣了，你這樣客氣，我祇好逃走。」

廷秀忙說：

「並不客氣，這是實在的，你可以問姑母，學問無止境，我們應該虛心探討，人家說「學到老，學不了」我們一班研究文學的人，都應該抱此決心。」

姑母一笑說：

「這倒是實在話。阿梅，你多跟跟表哥學學，你倆一對兄妹，都歡喜文學，志趣又相投，這是最好的，不過我有點意見，最好你們近那一路的，便專心學那一路，譬如：你表哥歡喜寫沖沒的，天真的文章，那麼專心學這一路，這樣進步自易。我現在看你這樣學學，那樣學學，一會英文，一會音樂，一會又圖畫，這是最忌，三心兩意，不但沒有進步，結果一事無成，作算你樣樣都會，決無精理，頂多成一部虫蛀百科全書。」

班梅花笑着不做聲，廷秀說道：

「梅妹，她很聰明，富有文學天才，現在年紀還輕呢。」

姑母道：

「年紀不輕了，也有十七歲，不像你十八歲已經到社會上做事了。」

班梅花忽然聲音提高道：

「那末我明年也跟廷秀哥做事去好了。」

姑母笑道：

「廷秀哥真不會要你呢？」

班梅花便一手拖了廷秀的臂問道：

「你說，要不要我跟你去？你說？」

廷秀笑嘻嘻的點頭，忙道：

「要的，要的，怎麼不要，恐怕你不會跟我去。」

班梅花哈哈大笑：

『媽媽，你聽見麼？廷秀哥要我去的。』

姑母忍不住笑了：

『廷秀哥雖要你去，但是你會做點什麼事？請你去吃飯嗎？』

班梅花說：

『我跟了廷秀哥謄謄稿子，抄寫抄寫也會的，空時候就投投稿，不要稿費

。』

姑母說：

『投投稿，談何容易，誰要你稿子。』

班梅花手一拍說：

『我會託廷秀哥介紹。』

廷秀笑道：

『各報紙，什誌，編輯人我統認得，倒沒有問題。真的，你明年到上海去玩

玩，姑母，你願意她去嗎？」

姑母微笑點頭。這時候天已經晚了，聽見會客室碗筷聲音。一會娘娘來請吃飯。

姑母道：

「吃飯吧。」

一張四仙桌上放了八個菜，三隻筷，三個酒盅，一瓶酒，姑母坐在上首，兩邊廷秀和班梅花坐着。姑母替廷秀酌酒，廷秀忙道：

「我不會喝酒的，你請吧。」

姑母說：

「你不會喝酒不妨少點，這酒非常醇和，進嘴帶甜，還是去年南翔周天民先生送來的，也是他本坊自製，叫做鬱金香。鬱金香是一種花名，它的根可以入藥

，也可以製酒，非常名貴，你嘗一口便知道。阿梅也愛吃。」

廷秀嘗了一口，果真甜而香甘，便道：

「這酒上海沒有賣呢？」

班梅花搶道：

「怎麼沒有，國貨公司有寄售，每元四瓶。」

廷秀一笑道：

「我在上海反不知道。」

班梅花說：

「因為你不吃酒，所以不注意。」

姑母叫廷秀吃菜，她說：

「廷官，今天沒有菜，真是隨菜便飯。」她又指着碗裏說：「這是糟鷄，這是板鴨，這是香菰，這是鯽魚，你都吃的嗎？」

廷秀道：

『菜太多了，姑母，你自己也請吧。』

班梅花也把筷指着碗裏道：

『這是火腿燉鱸魚，這是蒸粉糰子，這是高麗肉，你吃，你吃。』班梅花見廷秀夾一些些一筷，好不氣悶，便夾了一大塊高麗肉放在廷秀碟子裏，又夾了一塊鷄，一塊板鴨，一邊說：

『你爲什麼不吃，你做家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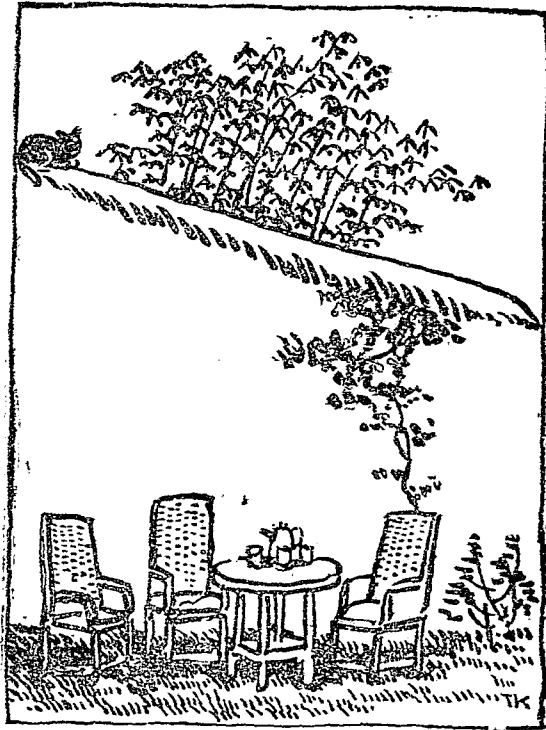
廷秀無辦法，祇好聽她堆滿了一碟。

夜飯吃好，他們又回到東廂房談了一會天，娘姨走來說：

『小姐，水放好了，請少爺洗澡吧。』

班梅花說：

『浴衣，拖鞋，海棉統放好了嗎？』



那裏早放了三張藤靠椅，一張藤圓桌，一把紫沙茶壺，三個杯子，一盤蚊香，旁邊還有一盆瓜子。

娘姨點點頭，答道：

「統放好了。」

班梅花想了想說：

「你到我浴間裏一瓶來沙爾和一瓶花露水也拿過去。」

娘姨點頭而去。

廷秀洗一個暢快的浴，穿了薑黃的浴衣，腳上穿了繡花拖鞋，慢步走到庭前，那裏早放了二張藤靠椅，一張藤圓桌，一把紫砂茶壺，三個杯子，一盤蚊香，旁邊還有一盆瓜子。

廷秀見姑母梅妹兩人都不在，想必也在沐浴了。一人便拖了把藤椅靠着，仰首看看天，天上滿是星斗。又看看庭前二株梧桐，葉子受着風，「沙沙沙」的響。會客室綠紗罩幽靜的燈光，淡淡的射到庭前，藤桌上的茶杯，瓜子，蚊香，看

得非常清楚。牆腳已經有秋虫唧唧的爭鳴了，和着遠處一聲一聲「嚶嚶嚶」的蛙鼓，廷秀閉了眼，一幕鄉居之樂的景象，湧上心頭，他覺得都市太無意味了，這鄉村的靜美，都市裏人休也夢想得到，明天我可以寫點鄉居雜感，發表報紙上去。

廷秀一人自思自量的靠在藤椅上，不提防班梅花早躲在他背後，掩了嘴，忍不住笑，廷秀祇聽得耳邊細微笑聲，回頭一看，班梅花跳着哈哈大笑，廷秀也大笑說：

『梅妹，你什麼時候來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班梅花也剛沐浴好浴，穿了一件翠色提花浴衣，下面穿一雙元色繡花拖鞋，手臂上，頸上都撲了許多撲粉，髮上那條綢結也解除了，換了一根狹狹的絲帶，臉上雖見不到一點脂粉，但是因為喝了一盅鬱金香，紅暈得異常可愛。她一面隨意拖着藤椅坐下去，一面笑嘻嘻說：

『我什麼時候來的，老早就來了，你在想點什麼？』

延秀不好意思的低了頭笑道：

『這當前的景象太可愛了，我想寫點贊美的稿子，本來像這夏夜的靜又如此的涼爽，疑是深秋，又有你這一位梅妹陪了我，如此題材，好像吟詩一樣，忍不住脫口而出，所以我的文章也忍不住不寫，剛才閉了眼，就是擬腹稿。你又來把我打斷了。』

班梅花一面聽他講一面批批嘴唇，好像笑他書獃子。延秀忙問：

『你笑什麼？』

班梅花又是一笑，隨手握了一把瓜子，一粒一粒放在嘴裏磕着道：

『這有什麼贊美，明天我同你到周家花園遊玩，那才好咧，如果嫌它太造築氣，我同你到康莊遊玩，包你滿意。』

延秀也摸了一把瓜子磕着道：

『周家花園在什麼地方，它的名氣我早早聽到，一定要去一遊。』

班梅花道：

『這裏去六七里路，我們有船，叫花匠把船搖去就是了，我們玩一整天才回來，早晨就去，午飯帶點乾點心去，那邊不但周家花園玩，還有沈氏別墅，劉莊，康莊，但都不及周家花園偉大，第二劉莊，康莊最小，那是康有爲的產業，劉莊是劉雲鶴的產業，周家花園是周定海的產業，沈氏別墅雖然很小，但怪精巧，造得非常特別，沈春波年紀已高，他的兒子叫沈仲玉，是一個建築師，這別墅是他一手打的樣子，備給春波養息之用，也招待來賓參觀。這都是后餘十里週圍的風景，每年春天來旅行的人一批一批總講上萬。這幾天很熱，待涼爽點我同你去遊遊吧。』

廷秀聽得津津有味問道：

『原來人家都譽后餘爲風景區，真是一點不錯，可惜交通不便，來去沒有車

子。』

班梅花說：

『一年後交通就便了，現在那邊築汽車路，省裏公路局派人來築的，它的目的地以火車站起點，經過周家花園，沈氏別墅，劉莊，康莊，而溝過來和後餘路線御接，直達城廂。後餘到城裏這條路因為路局是商辦的，營業不得發，弄得路局財政短絀，養路局也沒有經費來修路，車子又破得不成樣。所以省路局將收為省辦，重行整頓，大致明年春天可以完工，上海人來旅行當日也可回去了，我們到城到上海都稱便了。』

廷秀一隻腳伸在外面，一隻蚊子飛來腳背上叮了一口，廷秀把腳一縮，伸手去摸，便高起一個塊，班梅花問道：

『蚊子叮了嗎？』

廷秀點點頭笑道：

『鄉下有蚊子，上海沒有蚊子，但是臭蟲。』

班梅花連忙站起來，去拿了一瓶花露水給廷秀道：

『你擦點花露水吧，蚊子今天已經少了，這裏點着蚊香，如果沒有蚊香，像打鏢一樣飛籠來。』

他們談得很有趣，天氣涼爽，晚風吹來，身上十分爽快，一點汗水也沒有。

這時姑母走出來，手上握了一把鵝毛扇，慢慢的拂着，她站在庭前顧笑着道：

『你們二人談得疲倦麼？早點睡吧。』

班梅花連忙道：

『廷秀哥，你睡麼？』

廷秀點一點頭，班梅花便站起說：

『好，我同你上樓。』

這時娘姨托了一盞燈，走在前面，廷秀走在中間，班梅花在後面說：

『走好，走好。』

姑母說：

『明天睡得晏點起床好了，這裏又沒有事做。阿梅，你替廷秀哥床上蚊子趕趕，床前點一根蚊香。』

這是班梅花的睡房，並不是客房間，他們也不是沒有客房間，爲什麼不讓他到客房間睡呢？這是班梅花主意，因爲客房間透簡單了，廷秀睡在裏邊印象一定不好，所以她自己的房讓牠睡，她另外搭一個床在隔壁房裏。這樣廷秀一定歡喜，她自己也歡喜，如果半夜什麼事她也好過去照顧，他不是一帶兩便麼？

廷秀走進班梅花房裏，就聞到一陣香味，這香並不觸鼻而却文雅，待娘娘把臺燈捻亮了，才看見這房間富麗極了。廷秀心中雖有三分明白，却是問道：

「梅妹，這是誰睡的？」

班梅花一笑：

「毋庸問得，難道不知道麼？你看那不是我的照片？」

廷秀故意一看，急急道：

「這是你睡房，讓了我睡，你睡在什麼地方呢？」

班梅花道：

「你不要管，我自有的地方睡。」她又告訴娘姨說：

「你泡一個熱水瓶放在桌上，點一盤蚊香放在床底。」

一會熱水瓶泡來，蚊香也點好。班梅花叫娘姨出去，娘姨隨即走出，她便把

房門輕輕碰上了。

這時房裏祇有他們兩人了。

廷秀一點一點在鑑賞壁上的懸件，又鑑賞桌上的擺飾，真是玲瓏滿目，稱贊了不得，他最滿意有八疋翡翠的馬，這八疋馬分成八個姿態，有臥的，有立的，有吃草的，有仰首的，有嘶鳴的，排立各個不同。還有一件水晶的寶塔，高四寸，精緻得細極了。班梅花見廷秀把那寶塔看不停的，便道：

『你歡喜嗎？送了你。』

廷秀搖搖頭：

『這是你心愛的東西，豈可送人。』

班梅花一笑：

『廷秀哥，我和你還區別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你拿去吧。』

廷秀祇是迷迷的笑。他又看見那張銅床上舖了一條綠花的褥單，褥單上舖一張台灣細蓆，一個又長又大的枕頭壓在那條大紅夾被上面，成了「一」字形，齊整精潔，榻床上套下一頂珠羅蚊帳，床前鋪一塊鬥床毯，一雙繡着雙龍搶珠的白

緞拖鞋放在毯上。床頭一隻低低的按燈的臺几，一隻克羅米的鐘擺在上面，下面攤着幾本詩集。再過來按着一隻長沙發，沙發對面一隻柚木五屜櫃，一隻梳粧台，靠窗口一隻寫字桌，一把旋椅，寫字桌旁邊一架書櫥，裏面有不少的畫集，還有一厚冊貼照片的簿子。

班梅花早靠在沙發上，看見廷秀看不完景緻的東張西望。這時心中發生了一種莫名的愛，似乎抑制不住了。便道：

『廷秀哥，跑過來。』

廷秀走到她面前問什麼事，班梅花指指沙發，意思叫他坐。廷秀便靠了下去。

班梅花又把身體移近點，靠着廷秀的身體，伸着一隻玉臂，握住他的手掌低低說了一聲『廷秀哥……』便不說下去了。

廷秀答道：

「梅妹，你有什麼話說呢？」

班梅花這時把身體一點一點靠緊了他，手也愈握愈緊了，眼睛成了一條線，

半開半閉的，哼着說：

「廷秀哥……你……」但是又不說下去了。

廷秀早知道她意思，也俱着她輕輕說：

「梅妹……什麼話，你說吧。」

班梅花點了點頭，認真道：

「什麼話，你叫我說麼？廷秀哥，你憑良心說一句，愛不愛我？……」

廷秀早也意會到了，便溫柔的道：

「愛你的。」

「真的？」班梅花有點興奮起來。

「自然真的，你呢？」

「我也自然愛你的。」

廷秀反問着：

「我不知姑母意思如何？」

「我姆媽欲把我攀人家，可是屢次我都反對着。有一回我同姆媽到一家親眷家裏吃喜酒，碰見一個人，這個人很有錢財，人也長得漂亮，他一看見我便要我，隔了不多幾天託人來做媒，這人家我姆媽也知道，她的意思就要把我配給他，問我如何？當時我極力反對，死也不答應，我說「他有錢財有什麼用呢，難道可以買倒我的身麼？雖然買倒我的身，却買不到我的心。」我姆媽便說：「好，你的事我不管了」我說：「你不要管吧，讓我自己管自己好了。」自這次後她不再提起這件事。廷秀哥，不知如何的，那個人雖長得漂亮，也很瀟灑，可是我對他一點也沒有印象，他那面目我一點記憶不起了。」

廷秀道：

『我們的事，你媽媽知道否？』

班梅花把頭倒在廷秀的肩上海道：

『我也不知道，不過她知道我們兩人很愛好。』

廷秀伸一隻手，撫着她的手背說：

『她說過什麼話？』

『並不。』

廷秀音聲有點哽咽的說：

『梅妹，我猜想姑母的心意欲把你配給有錢的人家，可是……可是，我很窮

……。」廷秀說到「窮」字，聲音幾乎聽不見了。

班梅花忽然把頭看着廷秀的臉：

『廷秀哥，想不到你講這種話，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心嗎？……』

廷秀忙說：

『不是的，我說是姑母的意思。』

班梅花又把廷秀的手握得緊緊的：

『我姆媽雖知書達理，可是思想太陳舊了，她的話不可靠，我也不聽她，你放心吧。我祇一條心，這條心早已許給你了。』

廷秀有點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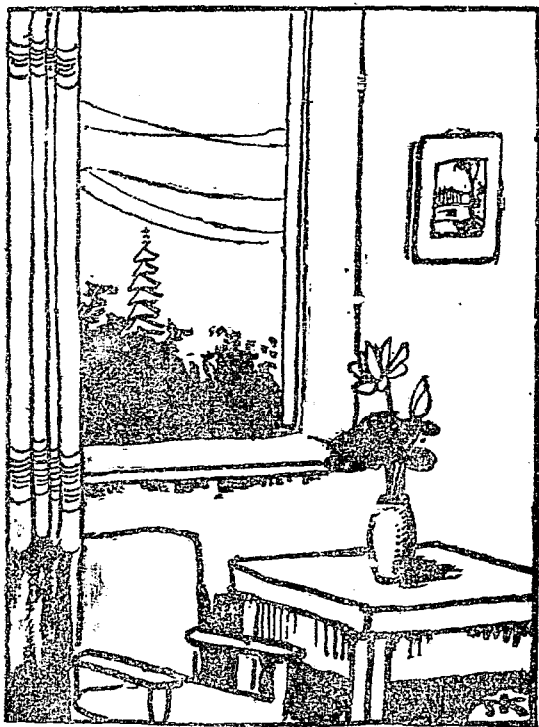
『我們以後如何辦法？』

班梅花也笑道：

『你不要心急，我自自辦法，好得我們年紀都輕，慢慢進行。我還須要讀點書，高中也要畢業，你看是嗎？』

廷秀點了點頭不做聲。班梅花把臉挨過去偎着廷秀的臉，一會他們的嘴唇不期的合在一起，於是二人的手圍抱住腰，接了一個深長的吻。

班梅花忽然站起詫異的說：



班梅花道：

『你明天從這窗口可以看見周家花園的寶塔
，如果有霧有雨就看不見了。』

『怎麼，我們還不睡嗎？』

廷秀看着手錶，已經十點多鐘了，便也說：

『睡吧。』

班梅花又走到窗前，把紗窗拉上道：

『你明天從這窗口可以看見周家花園的寶塔，如果有霧有雨就看不見了。』
班梅花又說了一聲『晚安』便走出去了。

廷秀一人在房裏，迴想今天的事，喜得似乎欲發狂，把雙手伸張着像宣傳耶穌的一人嘻嘻低笑一陣。他自己承認這的確是豔福，想想又走走，走走又坐坐。一會又走到寫字桌邊坐下，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夏夜的禮讚」一直寫到十二點鐘還沒有完。房裏的燈光從門縫裏漏到隔壁班梅花的睡房，她也因為太興奮了，所以翻來復去不得入眠。她聽見廷秀房裏還有聲音，又看見燈光還亮着，便伸

手在板壁上用指尖「剝剝」的彈了二下道：

『秀哥，你還沒有睡麼？』

廷秀正埋頭用功寫那篇「夏夜的禮讚」，聽得班梅花叫他，便擱筆道：

『梅妹，你也沒有睡麼？』

班梅花說：

『我老早上床了，不知如何睡不着。』

廷秀艸艸把稿子結束，一共寫了五千多字，壓在桌上。便匆匆走在房門口問

道：

『梅妹，我可以到你房裏來嗎？』

班梅花一想，這麼深夜了，大家都睡靜了，有一點動靜，姆媽便聽得，便輕

輕道：

『你有什麼事？』

『沒有事。』

『秀哥，沒有事請你不要來吧。』

廷秀笑道：

『我有事。』

『你有事麼？也請你明天談吧，因為姆媽睡靜了。』

廷秀忽然自念的說：

『我真胡塗，還不睡呢。』於是抓抓頭皮回到床上了。

第二天廷秀老早就下床了，昨夜也是翻來復去不得眠。他下床後就把紗窗拉開，又把長窗推開，一陣朝氣夾着晨風吹來，中人欲醉。他呼吸着清氣，遙望阡陌間，一片油綠，遠遠地叢林中果然有座寶塔的尖頂聳在雲間，風景可以入畫，這大自然的景物，可惜祇讓少數人來欣賞，都市裏人所看到的糞車，垃圾車，花

花綠綠的女人；呼吸到的全是煤氣，落下的一朵朵盡是烟球。耳朵聽到的不是雞鳴犬吠虫聲，却是中人欲嘔的車聲。想到這裏，廷秀又有一篇文章可寫，於是文興既來，不寫錯過，便又伏在桌上很快的寫着，那題目叫「春輝樓」原來這樓叫「春輝樓」他在這樓上寫樓頭的景緻，一定是篇動人的文章。何況廷秀最擅長是寫實，無微不至。引人入勝。

他把稿子寫完，又是四千多字，決定這篇東西發表到「小說季刊」上去。

這時班梅花穿一件晨衣走來，道了一聲「早安」便笑說：

「秀哥，你什麼這老早起床，昨夜看你也沒有好睡呢？」她又走到窗口看了看，用手指着道：

「你看，這風景好麼？那支塔就是周家花園，那樹林邊有高高的紅牆，就是沈氏別墅，紅牆過來是劉莊，靠西首那支山，就是康莊，康莊背後就是太湖。

——今天還好，沒有太陽，我們吃了早飯去遊逛好嗎？」

廷秀答道：

『好極，太陽又沒有，又有風，真是天幫忙。』

班梅花看見桌上有一篇稿子，便搶來看，廷秀道：

『一篇是昨夜寫的，一篇是剛脫稿，請你批評。』

班梅花一會看完了，笑說：

『要我批評嗎？評你一百個好，』

廷秀附和一笑。一會娘娘把臉水端來了，他們洗盥完畢，換好衣服，一齊下樓去。

姑母還沒有下床，她平日至少要到十點鐘，冬天要過十二時。班梅花和廷秀吃了早點，便吩咐花匠把自己的船，從船塢裏放出，打掃打掃乾淨，又捧了一隻大西瓜，又買了許多水紅菱，放在船裏。娘娘早已把乾點心製好，原來是綠苔糕和淨素包子，也送下船去了。

班梅花換了一身遊歷的裝束，短裙，長襪，跑鞋，上面一件翻領白襯衫，髮上也縛了一條白綢帶，但沒有綢結，臉上略略傅了一點粉，又上了點口紅，更加明艷動人了。

廷秀因爲衣服帶得不多，並且都是替換衣服，祇得把上身西裝脫了，露出一件白襯衫和紅領帶，下面一條白哩吱褲子，但也顯出很蕭灑的樣子。班梅花見可憐動身了，便道：

『我們走吧。』

他們走到大門口，忽然想起一柄傘，廷秀也想起忘記帶一根手杖。花匠早坐在船頭候着，看見他們匆匆欲回進去，便站在船頭上叫道：

『小姐，是不是紙傘？』

班梅花道：

『正是。』

花匠招手道：

『已經拿到船裏了，手杖也在這裏。』

班梅花和廷秀傾跨下船去。花匠把手接着石岸用力一推，船便漸漸移動，向前邁進，於是架起橈一縱一收的搖着。

這是一隻專供遊玩的船，但也可搖到城市，和別的村方，接送親眷來往。所以雖不十二分大，但佈置得很玲瓏，油着白漆，朱紅嵌線，兩旁的窗都雕出花紋，配着玻璃，掛下窗紗。四邊有藤靠椅，中間有一張小四仙桌，還有睡塌和按置食物的低櫃，總之十二分稱心。

班梅花下了船，便把兩旁的窗帘拉在一邊，又把窗統統打開，使河風吹進來。廷秀靠在窗沿觀看外面景緻，祇見兩岸人家一點一點後退，水埠上的婦女浣衣

的澆衣，淘米的淘米，洗菜的洗菜，他的船搖盪，水埠上的女人便把頭朝窗裏探望，她們的視線都表示出「這又是班小姐的什麼客人來了，你看班小姐也在船裏。」廷秀見她們一個一個儘朝他看，有點不好意思的把頭又回進來了。一會又聽得一陣「沙沙沙」的聲音擦過，忙回過頭去看，原來是岸上的柳條拂在窗沿的聲音，廷秀便伸手出去折了一枝嫩苗玩着。

船開出后餘，祇見兩岸縱橫的稻田，鄉人在田野裏來去，牛車棚無數，但因爲今年雨水足，也看不見一匹牛車水。河風愈吹愈大。搖船的花匠快活的道：

『今年天氣真做得好，你看鄉下人家一天玩到夜，田裏水祇嫌多了！』

花匠一人自說自聽。這裏他們一對兄妹也在倉裏悄悄的咕嚕咕嚕談着情話。

班梅花眼睛朝廷秀一睜的道：

『記起昨夜，那時候已經十二點多鐘了，你要到我房裏做什麼？有什麼事情

？』

廷秀不好意思的臉色有點紅。班梅花便輕輕的道：

『我同你說，姆媽便睡在我隔壁房，你問我的時候，她便噓了一聲，如果那時候她不噓這一聲，我也要開你進來了，後來我想來想去，決定不開你進來，我也明知你沒有事，所以故意問你，假使你第一句就回答我有事，我也開你進來了，偏偏說沒有事，沒有事當然不好放你進來，你第二句才又說有事，這明明是假的，所以也不能開你進來了。廷秀哥，當時你惱麼？你憑心說。』

廷秀更弄得週身不安，低着頭道：

『一點不惱，我實在胡塗，半夜來鬧你。』

班梅花嘴一批笑說：

『你真一點不惱，這才是我的哥哥……因為愈親愛的人愈會互相諒解，秀哥，我們以後機會很多呢。何必急急的？』

廷秀點點頭，已經會意她的話音了，班梅花忽然想着樹裏的水紅菱和西瓜，

於是把菱和瓜一齊捧出來放在桌上。把瓜一切兩半，一人拿了一隻瓢，一匙一匙搗了吃，廷秀把瓜瓢也都一口一口嚥下肚，班梅花說：

『瓜瓢你不要吃下去，單吃些瓜露下肚，安全點。』

廷秀便把瓜瓢吐在桌上。瓜吃好。船還是一側一斜的前進，康莊已經在望，廷秀忙說：

『周家花園到了。』

班梅花略一回首道：

『這是康莊，周家花園還沒有到哩。』

一會船便在康莊門首傍下，他們兩人上了岸。手挽手的走進去。

康莊是毫無建築的一座花園，不過也是依傍山勢，略鋪幾條路，蓋了幾個茅亭，就山上的石壁開出幾隻石桌石椅以備遊人喝茶休息的地方，雖然他有他的偉

大，貴乎不事堆砌而反成了天然景緻，自進門而至山頂，見不到一絲油漆的顏色，便是大門口那塊門匾也是一塊毛粗粗的木板上墨筆寫了「康莊」二個字，這是他的特點，不懂的人自然不要到這地方來遊，可是你遊了周家花園而後遊康莊，便又覺得康莊樸素而可愛了。

班梅花和廷秀遊到山頂，那個守莊的老人泡出一壺茶，擺了二個杯子在那石桌上。他倆剛剛吃了西瓜，茶也不要喝，祇放了二角輔幣在茶壺蓋上。便回了出來。

班梅花說：

『印象如何？』

廷秀點點頭道：

『很不錯，好是好得沒有造築氣。』

班梅花一笑說：

『到底有眼光。』

他們下了船，花匠又架櫓向前搖。

班梅花靠在藤椅上道：

『記得你第一次來，那時你不過十二四歲，我祇得十一二歲，日子真快，六年已經過去了，那時你來的時候祇一個周家花園是有的，但是很小，也不開放，在這六七年中想不到多了這好幾個花園，劉莊，康莊，沈氏別墅，都是近年來有的，周家花園也是近年來放大的，聽說最近又有個專營日本生意的張大噶，在周家花園對面也造了一座花園，叫做賽周園，工程做得一半便歇手了，據說已經化了七十幾萬，還是稀不儂樣，張大噶光起火來停手了，其實並不是火光停手，聽說是營業上失敗，沒有錢再化了。等一會我同你進去遊，那裏假山堆得最好，穿來穿去永不會走重路。』

班秀感慨的說：

『中國有錢的人，往往不拿來開工廠，設興實業；祇會私人享樂，花園造來有何用，幾十百萬化下了毫不放在心上，如果叫他捐一筆慈善金，便又沒有這樣容易了……』

班梅花哈哈一笑：

『你在這裏發牢騷了！』

廷秀說：

『是真的，中國有錢的人，往往都如此。』

班梅花笑道：

『話雖不錯，但是這論調不像出自你這學者之口，我希望你還是講點學問上的道理吧。哈哈……』

廷秀隨手剝一隻水紅菱，把菱壳拋倒窗外，雪白的菱肉朝嘴裏一塞，笑說：

『我不是學者，是個吃菱的菱桶！』

班梅花駁道：

『祇有飯桶，沒有菱桶的。』

他們正你一句我一句談得起勁，聽得岸上有人聲，班梅花忙朝外一望，原來劉莊到了。

船也漸漸傍了碼頭，岸上許多人都圍來注視這一對青年男女，他們目光中都派定這是一對從上海下來的夫妻，決無疑義的，心中生着羨慕外還有點看不入眼的意味，覺得這一對人雖很寫意而又漂亮，可惜太洋派了，什麼天這麼熱，胸口還掛一條紅布，褲子這麼長得拖到腳背拖到地了，也不剪短，不知如何這一批人近年來怪多，常常看見。那女的呢，頭髮上也縛一條帶，難道怕頭髮吹掉麼？裙子短得連大腿都看見了，這種怪樣，真惡形。

可是這班人批評儘管批評，心中還是百般的羨慕，因為這是有錢的關係，像我們沒有錢，要怪樣也做不到終是老套頭。

班秀花見船停了岸，便和廷秀一跳上岸，左右許多人朝他倆張望，班梅花毫不放在眼裏，挽着廷秀的手向前走。

走到劉莊大門旁邊的問訊處，班梅花向裏面的人問道：

『請問現在開放麼？』

櫃台裏人答道：

『開放的，請你在留名冊上簽一個字。』

班梅花便握筆簽了一個人的名字，走進去了。

劉莊是定海劉雲鶴的產業，建得才五年，因為年代很近，所以名不揚，但來遊的見了必一到。裏邊富麗是富麗極了，人家譽爲皇宮，的確皇宮也不過如是。

班梅花同廷秀兩人一進一進，一上一下，轉彎摸角的遊進去，祇見亭台樓閣

，荷池石筋，假山，樹木，花卉，這種種別處也都見過，並不覺斜特別，可是遊到那藏書樓，他們纔呆住了。

那藏書樓有四開間三進深的樓房，仿宮殿式，朱漆書棟，極富麗之至，中間和四壁全是書架，滿裝了線訂的書，有的用布函歸為一卷的，有的數百冊歸為一部的，每部都標有書名，上面寫道：

崇辨堂墨選一卷

古文釋義全集

八銘藝鈔一二三四集

目耕齋文存二卷

古唐全詩一卷

陽湖三要初二集

八大家詩選一卷

一時也無從記起，那走廊兩旁也是架滿了書。廷秀看得呆了，班梅花道：

『這不是一部份的書，據說這書樓已經不能再藏，明年在這樓旁邊另起一樓，叫東西兩樓，簡稱兩書樓，你想偉大麼？』

廷秀伸舌頭道：

『這簡直是走到一座書城裏來了，假使天天讀也許要讀幾百年方可讀完，中國圖書的富有，今天又給我開了一回眼界，偉大，偉大！』

走出藏書樓，他們正向前一步一步踱去，忽然後面一隻又大又高的白鵝飛奔的追上來要啄他們，班梅花回頭一望，嚷着拖了廷秀就逃。

他們一直逃，一直逃，不覺逃到門口來了，其實白鵝老早也不追他們了。

他們也玩得肚皮餓了，便下船吃午點。班梅花一邊吃一邊說：

『廷秀哥，我最怕那隻鵝，有一次我不提防給它啄了一口，比什麼都難過。

』

廷秀塞了滿口的包子，問答不出，祇是點頭。船又在那里前進，不一會便到了沈氏別墅，他們抹抹嘴又上岸去。

沈氏別墅是一座完全仿照西洋的建築，進園門有老闊的花卵石大道，兩旁植着整齊的矮冬青，進去有一座大理石橋，橋底是太湖放來的活水，澄清見底，游魚可數。過橋有女神石像一尊，作微笑狀。再進去有舞廳一座，門雖閉着，但可從玻璃窗張進去，有光亮的地板，四圍有幾把紗發，這是他們家庭中舉行什麼宴會時才開放的。再過去一片草地，和高大槐樹，住宅的屋就造在草地旁邊，槐樹林中。

班梅花走到那住宅門口，裏面走出一個人來笑着叫道：

『班小姐，今天有空請過來麼？』

班梅花一看，原來就是園主人沈仲玉先生，忙欠了欠身體。陪笑說：

『沈先生，多時不見了——我來介紹，這位便是青年小說家池廷秀先生。』
她又向廷秀說：

『這位便是園主人建築師沈仲玉先生。』

廷秀忙和仲玉握手笑道：

『久仰，久仰。』

仲玉也笑道：

『久仰，久仰。』

班梅花說：

『你們都不要客氣了，請沈先生領我們進去坐一會吧。』

仲玉忙笑道：

『可以，可以，請裏邊坐。』

仲玉把他倆領到一間書房裏坐下，祇見四壁掛了好多幅建築的圖案和已經造

成的大廈照片，案上正攤着一幅沒有完工的圖樣，班梅花問道：

『沈先生，這是什麼房子的樣子？』

仲玉道：

『上海市圖書館，這張圖樣已經採用，現在修改幾處，便可完畢了。』

這時娘姨們端出茶點，香烟來，他們各人吸了一支烟，又喝了一口茶，點心沒有動，仲玉又領着在屋裏走了一環，看見一隻鏡箱放在書架上，班梅花問道：

『沈先生你會拍照的麼？』

仲玉點頭笑說：

『略爲懂一點，我替你們拍一張照好麼。』

廷秀附和說：

『贊成，贊成！』

於是仲玉把鏡箱拿了下來，走出門口，在那槐樹底下替他們雙雙照了一張，又裝上自拍機，他們二人一排又照了一張，廷秀看這鏡箱很特別問道：

『沈先生，這機器多少錢？』

仲玉伸出一隻手。廷秀說：

『五十元麼？』

仲玉一笑道：

『太遠了，五百元呢。』他又說明這機件的特別地方，並且另外配有鏡頭三隻，臨時裝用，也化去四百多元，能夠將遠景收近，可將近景放遠，最高速度爲一千分之一秒，無論雨落或普通燈光的晚上都可攝影，每張底片紙三五米纏，可放大至三十多吋。仲玉又把他歷年來攝的照片貼成五大厚冊，搬出請廷秀指教。

廷秀一直看完，連連讚道：

『好極，好極，這裏面幾幀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似的？』

仲玉說：

『不錯，我會拿去參加過展覽會的。裏面有五幀到過法國沙龍展覽，得到獎狀的。』

廷秀更加佩服得不得了，班梅花看看天，像欲下雨的樣子，四面烏雲密佈，便站起道：

『我們走了吧，你看天變了。』

廷秀略一看天，便站起辭別道：

『沈先生，我們過天再見，恐怕有雨呢。』

這時天色愈暗，仲玉也不再留，便一直送到園門口，握手而別。

待到他們下船，果然一陣大雨自天而降，他們幸而走得快，不然一定濟着一身雨，班梅花大笑道：

『如何，如何？我們再不走恐怕變落湯鷄了。』

搖船花匠問道：

『小姐周家花園還去不去？』

班梅花看看天色，毫無晴意，並且雨愈下愈大，那雨水一直打進窗裏來，廷秀連忙關窗。班梅花說：

『不要去了，過天再去吧。』她又對廷秀說：

『你看是麼？帶雨遊玩，未免無興，還是改一天吧，好得來去狼便，隨時可來。』

廷秀點點頭。他又看到窗外雨點子像黃豆般打到河面上，激起一粒一粒水花，聲音也愈喧。遙望遠處，那周家花園的寶塔就在眼前，淋在雨中，彷彿一幅水墨畫，誰然今天不一定欲遊周家花園，但一半也爲周家花園而來，現在可望不可接，未免悵然若失。喟然道：

『梅妹，這是我沒有眼福，要是沈氏別墅早點出來，一定可以遊到了。』

班梅花噴然笑道：

『什麼眼福不眼福，明天又來了。作算沈氏別墅早點出來，那麼遊了周家花園，一定遊不完賽周圍呢。』

這時船已掉頭搖回來，雨也始終沒有停，窗外雨景至佳，廷秀又有一篇文章可寫，題目擬爲「歸途遇雨」班梅花肚裏也有一首詩欲吟，叫做：「舟中即景」，可是兩人皆無紙筆，各人放在肚裏自家知道。

這一夜廷秀在春輝樓上大寫文章，班梅花也在東廂房吟詩，吟好一首馬上給她媽媽改，改好又馬上奔到樓上給廷秀批評，其實廷秀不會吟詩，也不知如何批評，

國圖吞棗的看了看讚道：

『好詩，好詩，』

班梅花一笑道：

『既然好詩，好在那裏？』

廷秀給她難倒了，也笑着說：

『固爲你這首是好詩，所以說你是好詩，如果不是好詩，讀上去決沒有這樣自然了。』

班梅花搖頭笑道：

『理由不充足，詩的需要條件不僅自然，還需要一種絃外之音，你看這首詩的絃外有什麼音？』

廷秀聽出她意思，馬上笑嘻嘻的答道：

『梅妹，這何必道破呢？』

班梅花忽然伸出一隻玉手捧住廷秀的臉，發狂的連連接了一個吻，但隨即怕差的逃下樓去了。

廷秀喜得跳起來，把桌上一張報紙撕得滿天飛，又跑到床上翻了一個筋斗。真是樂得欲死了。

第二天又開了老大的太陽，以後不是太陽便是雨，周家花園可沒有去。廷秀在姑母家裏不覺已經一星期過去了。他來的時候祇請一星期的假，假期既滿，不得不走，可是他實在捨不得這裏，又經班梅花再三挽留，要他再玩一星期，廷秀想了想，就拆拆爛爛吧，於是又留下了，但是才多留一天，上海便趕了一封快信來，催他即行返滬，廷秀沒有辦法，祇好動身。

班梅花很無趣的說：

『你一定要走，明天早車出風涼點，何必急急呢？』

廷秀心中巴不得多留一刻鐘也快活，就決定明天走吧，他說：

『吃人家飯真不自由，一個身體也就受了束縛，我總有這一天，我總有這一天』

天吃自家飯，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班梅花笑道：

「總有這一天，大約何年何月呢？」

廷秀說：

「總不出五年，我預定的計劃，五年後可以完成單行本二十部，每部以四百元計算，也有一萬二千元，作算一萬元，也可過一世自由生活了，我的意思，第一要節省，住到深山裏去，蓋一座小房屋，同時也寫下點稿子，不賣稿單抽版稅，不是月月也有收入，便永遠不發生問題了。」

班梅花微笑點頭說：

「這辦法很贊成，可是我呢？」

廷秀笑道：

「自然帶你一起去，你願意不願意？」

班梅花含羞的一笑，不做聲。廷秀問道：

『不願意嗎？』

班梅花才認真說：

『還有五年哩，到那一天再講吧。』

第二天一早廷秀便起身理東西，梅花送了他一件水晶寶塔做紀念，廷秀也送了牠一方絲手帕。班梅花道：

『廷秀哥，這次你來許多地方都待漫了你，好得我們都是自家人，想你不會見怪，這件水晶寶塔你留了做一個紀念吧。到了上海便寫快信來。——你今年大致不會再來了。』

廷秀道：

『梅妹，你不要講這話了，我們以後相敘機會很多。你今年預備到上海去

麼？」

班梅花笑道：

『好的，我一定會來的。』

她又送他到了汽油船碼頭，廷秀下了船，頭從窗口望着岸上的班梅花，心中一陣一陣的淒酸，班梅花也看着窗裏的廷秀，含淚的苦笑，不一會船動了，他們揮着手帕，雙方都不見了。

下一年沈廷秀趁着書局裏放一星期春假之際，便提先寫信邀班梅花到上海來遊玩。這時候廷秀第一本創作叫做「春輝樓頭」已出版，這本書以最新的姿態描寫去年相會時的羅漫史和幾篇散文，這種題材可說全是班梅花供給的，也是以她做對象的。厚厚的一大本，也有靠念萬字，因為這原故，翻開第一頁便印着「獻給梅妹留念」六個小字，同時廷秀又領到一筆很厚的稿費，身邊有錢，所以放胆邀班梅花來遊玩。又恐怕她不會來，信裏寫得非常懇切，他說：「以前屢邀總是拿讀書要緊來推托，我也因為請你來遊而曠費你學業，有點不敢，不過這次你一定要來了，這不可作普通的遊玩而論，我要慶祝我第一本創作「春輝樓頭」出

版呢，何況你是這書的主人翁，這消息你一定歡喜的，想你一定欲來的，我日夜盼望，請你馬上覆信。』的寫了一大篇，快信寄去，可是第二天覆了一封信來，她說：『無論如何不能來，你也不要空望了，我欲來自會來，暫時的違命，請你原諒。』寥寥數行，什麼慶祝，什麼樓頭，隻字不提，廷秀捧了信，呆了半晌，一看明天就放春假了，他倒在椅上，眼花頭眩，無限氣悶。

這時裝訂作老闆送來五冊精裝本的『春輝樓頭』樣本站在廷秀面前，見他睡着了，喊道：

『喂！池先生！』

廷秀連忙張開眼，看見裝訂作老闆，笑道：

『書送來嗎？』

『這不是書嗎？』

廷秀連忙打開看，裝得異常考究，硬面金字，十分可愛，翻開面子，「歡給

梅姝留念」六個小字傾跳到他眼裏，他正氣得無法排解時候，便翻了過去，不要看到這一行。他又一頁一頁翻過去，好像字裏行間有個班梅花影子現在他眼前一擡一笑的招着手。他的心境爲惱恨佔據了，所以並不覺得可愛。他決定從今天起不再寫信給她，預備也報一下仇，她忒玩弄我們男子了，我們也要玩弄她，雙方纔不吃虧。

裝訂作老闆笑道：

「池先生，裝得如何？爲什麼不做聲？」

廷秀才忽然站起道：

「裝得不錯，還有四十五本爲什麼不送來？」

「正在裝，等一等就來。」

裝訂作老闆走了。廷秀幾個同事，每個人也要討一本，廷秀道：

「等一等，還有送來，再拿吧。」

其中有個女同事叫金鳳仙的，站起笑道：

『沈先生，我現在就要，等一會我就走，明天放假了。』

廷秀無辦法，祇好授一本過去，金鳳仙說：

『喂，簽字，簽字。』

廷秀又簽了一個「鳳仙女士指正」下面「著此敬贈」四個字。鳳仙接在手裏，翻開第一頁有「獻給梅妹留念」笑着問道：

『沈先生，這位梅妹是太太嗎？』

廷秀搖搖頭答道：

『不是太太，朋友。』

鳳仙搖搖頭笑說：

『朋友，我不相信，沈先生，你為什麼愛打謊呢？』

同事們都笑了，廷秀也笑道：

『那末就算太太好了，有什麼關係？』

鳳仙又笑着叫道：

『你們聽見嗎？這不是一大笑話，朋友可以就算太太的嗎？哈哈……』

廷秀面紅耳赤的不做聲，埋了頭祇管辦事。

這一夜廷秀回到家裏，便無趣的上床了。

這裏，應該補寫廷秀家庭情形：

他是湖南人，但一向僑住在外，父親經商，當他出世七歲，父親便死了，留下他母親和一個妹妹：因為家境不甚好，每年由大姑丈貼點錢，大姑丈那時是錢莊經手，很得意，廷秀兄妹兩人也由他出錢讀書，將來謀事也包在他一身。這樣在姑丈扶護之下，一個家庭得以平安過去。

不料過了幾年，廷秀的母親又見背，廷秀讀到高中時候，姑丈又是一病不起

，自此學費無着，家庭津貼便發生問題，雖然，姑丈死去，姑母還在，可是廷秀自己爭氣，不要她姑母貼錢，便把家庭一切東西變賣完結，得到一點錢，帶了自己妹妹，冒險遷到上海來住。那時廷秀高中沒有畢業，可是平日用心得力，所以程度很不錯。這時恰巧報上有某大書局招考編輯八員，他馬上去應考，主考的又是一個愛提拔新人才的人，叫他寫一篇「今天來考的感受」，廷秀便不費吹灰之力，一會就繳卷，原來下面署名池廷秀二字，主考的想了想似乎很熟，便問道：

『沈先生，足下一向在什麼地方寫文章的是嗎？』

廷秀略欠一欠身答道：

『是的，有幾張報紙和雜誌上。』

『對了，對了，原來池廷秀就是足下？』

廷秀又謙虛了一番。主考的說：

『好了，你先回去吧，我們有信給你。』

到了揭曉那天，不但報紙上有了他名字，同時又接到書局裏來信，正式聘請他去做助編，助編在名義上雖遜於編輯或主編，可是他們定的這一次全是助編名義，試辦六個月後昇任編輯。

廷秀有了安定便不怕了，又寫信給姑母班梅花們知道，告訴她們目下已經能夠自立，同了妹妹在上海很好。這時廷秀才十八歲。

於是他便搬到一間亭子間內住，搭了一張床，一張給他妹妹睡，他妹妹叫廷芳，也十五歲了，担任洗衣，燒飯，買小菜諸事，空下習英文，晚上到義務夜學讀書，愛唱歌。她也受了哥哥那般奮鬥努力有毅力肯耐苦的精神，所以讀書很用心，也非常儉樸。星期日廷秀在家裏，廷芳便買點葷腥弄給哥哥吃，她也知道哥哥太勞苦了，每天八小時文字生涯，晚上回來還各處報上投稿，絞得頭昏腦脹，星期日就需要調養，休息，所以吃了早飯，她便拖他到公園內吸清氣，但是廷秀

就利用這空間寫長信給班梅花，一定要等信寫完，才和妹妹上公園去。略走一圈子，便又匆匆回來做稿子了。

廷秀做了半年後，這部份一共十二個同事，却被歇了一半以上，另外又添了二人，廷秀急得要命，他的飯碗也在動搖了，可是出於意外的，他不但歇，並且兼任了編輯，增加了薪水，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做事認真，速率快，始終不遲到，也不告假，在文藝界又有了相當地位，所以深得總編輯的青眼，把他昇了上去。

這一天廷秀因接了班梅花一封不來上海的信，從編輯所回到家裏，悶悶不樂，便上床睡了。廷秀問他什麼事。

廷秀道：

『沒有事，因為精神不好，所以早睡』

廷芳道：

『精神不好，應該休養休養，明天就放春假了，也有一星期休息，就不要出去吧，稿子不宜多寫，你應當保養保養，自己身體要緊。』

廷秀不做聲，他妹妹也就默然。

一會房門外有人「篤篤篤」的彈着門，廷芳連忙去開門，祇見書局裏茶房站在前面，後面還有一位十八九歲模樣的女子，手上提了一個小皮箱，一手提了一個竹籃。書局裏茶房忙問道：

『池先生在家嗎？』

廷芳答道：

『在家，找他什麼事？』

茶房說：

『有位女客人，她跑到書局裏來，找池先生，我領她這裏來了。』

廷秀聽見什麼有個女客人，忙下床來看。你道這位女客人是誰，原來就是班梅花呢。班梅花見廷秀欲出來了，故意又退後一步躲在那黑暗地方不使廷秀看見，可是嘴裏却忍不住的低笑，廷秀跑到房門口，沒有仔細看見人，却聽得出班梅花笑聲，心中已經八九分猜到是她，可是怎的說不來又來了呢？

班梅花見廷秀東一望西一張的，才哈哈大笑一聲，跳了出來。廷秀發狂的把她抱住笑道：

『這真奇怪，這真意外，你說不來的，爲什麼又突然來呢？哈哈……哈哈……』

書局裏茶房和廷秀也跟着大笑了。班梅花把東西放下，又摸二角錢給茶房圓去車力，茶房堅不收，也自走了。

這裏忙做一團，廷秀忙着做夜飯，叫小菜。廷秀忙着問長問短，班梅花一笑道：

『我給你快信收到嗎？』

『收到，收到。』

『想必你不樂意吧？』

廷秀勉強答道：

『並不，我知道你讀書要緊。』

班梅花嘴一批笑道：

『這話恐怕不由衷呢？告訴你吧，這次我一定要來的，我們學校裏前天就放春假，一共有十天，這十天，如何消遣？因此想到你這裏來，你也屢次來邀，總是給你失望，所以這次趁你趁我都放假期中，來看看你。待接到你快信，想你是十二分渴念我來的，於是便也覆你快信，雖不告訴你來，却含蓄了我欲來的意思，你看得懂便不會惱，看不懂祇知道我不會來，心也死了，也不會一時一刻盼望我了，豈知我又會突然而來呢，你不是意外的快樂嗎？哈哈……你老實說，

看了那封信你究竟恨不恨我？不許打謊。」

廷秀給她說到心裏，好像據證一把給她抓牢，賴不脫了，祇好點頭承認，笑住道：

『你的花樣真不小，吃你不消。』

班梅花又是一陣笑：

『如何？如何？你不但恨我，還罵我呢，是嗎？廷秀哥：告訴你吧，你這樣並不爲病，適足以喜，這是你真情流露，更加表示愛護我，如果依普通情形而論，你不來便不來好了，真也不要放在心上，更談不到你來我便喜，不來便恨的道理。所以你假使不恨我不罵我便是沒有真情，你又何苦愛說謊，不講真話？難道真沒有情嗎？……』班梅花便伸手過去握握廷秀的手道：

『我的話有道理嗎？』

廷秀給她說得沒有回答餘地，祇是含笑點頭。

一會廷秀來了，廷秀向班梅花介紹道：

這是舍妹，叫廷芳，你們沒有見過面吧？又朝廷芳道：

『這便是班梅花妹妹，你應當喚她姊姊的。』廷芳很有禮貌的含笑鞠一躬，道：

『姊姊。』

班梅花也忙站起還了禮，叫道：

『妹妹。』

班梅花問廷秀道：

『令妹現在讀書嗎？』

『白天在家裏做事，晚上夜學讀書。』廷秀又說了一番家庭情形，『許多事還全仗妹妹去料理，這就叫沒有母親可憐，……』

班梅花說：

『有了母親不一定快活，橫豎樣樣靠自己，母親不能跟你過一世，譬如像我母親一天到夜吟哦，老古董。』

他們在亭子間裏吃了夜飯，班梅花是滿身不自由，覺得地方太小，好得春天不熱，假使熱天，這日子如何過。廷秀道：

『今年夏天我也要搬場，大致在顧家宅花園一帶，我搬了場你來嗎？』

班梅花點點頭。廷秀道：

『待搬了場地方也放大了，你來也可住下了。——今夜替你開楊子飯店住吧？』

班梅花不要住楊子飯店，改住南京飯店，她道：

『還是南京飯店吧，我那年也住南京飯店的。』

廷秀一想道：

『很好，很好，並且那邊我也有朋友，可打八折。』

班梅花又把竹籃打開，裏面有一對野鷄，一雌一雄，又有一對雪白的鴿子，却是活的，她說：

『這對野鷄買時活跳的，來時放在船篷上晒太陽晒死了，真可惜。今夜就燒吃吧，祇須剝皮，不可用開水。皮剝畢，破肚一洗，加五香紅燒，酌酒最好，這長的毛怪美麗的，留下幾根玩玩。這裏是一對白鴿，我們自己孵的，我倆孵了好多頭，算這對頂好，完全純白，我知道你愛鴿，所以捉一對給你養養，這紅眼的我替她取名叫「愛梅」這綠眼的叫「愛秀」。』班梅花對廷秀微笑，又接道：『你不相信叫一聲「愛梅」她便會對你看，你招招手便會飛在你手上。——試試看？』

廷秀果真叫了一聲「愛梅」，然而她並不動，頭也不回。又接連叫了二三聲，還是不動。班梅花有點奇怪，便自己嬌滴滴叫了一聲，祇見那鴿馬上回頭來看，又招招手，果然撲翅撲翅的欲飛過來，但是翅膀縛住，不能飛，廷秀稱奇不已。

，因問道：

『這什麼道理，我叫他不理？』

班梅花說：

『我知道了，因為他聽慣我聲音，你們男子聲音帶粗，他怕陌生呢？』

廷秀說：

『那末廷秀叫我看。』

廷秀叫了一聲便靈，於是歡喜極了，把她翅膀解開放在寫字桌上，又放在床上玩。

晚上廷秀陪同班梅花上南京飯店，班梅花要廷秀也一齊去玩，廷秀蹲在地上剝野鷄皮答道：

『我有事，姊姊你們請吧。』

班梅花說：

『一齊去，一齊去。玩一會同你哥哥一起回來再弄吧。』

廷秀也道：

『去就去，是自家入，有什麼關係。』

廷秀放下野鷄，洗洗手，又換了一件夾衫，穿了一條短裙，頭髮梳梳，看看脚上皮鞋有一個小洞，於是床底匣子裏又拿出一雙新的換上。他們二個人坐着車子，上南京飯店去了。

到了南京飯店，廷秀便在帳房間找他朋友，一找便找到，忙打恭笑道：

『柯先生，！多天不見，你一向好。』

他朋友一看是池廷秀，後面還有一個女人，想必來開房間，也忙打恭答道：

『喔要！池先生，久違，久違。是不是來開房間？』

廷秀點點頭道：

『是的，舍親班小姐今天從鄉下出來，她點中貴處。』

柯先生忙從帳房間走了出來，急急匆匆的說：

『好，好，我陪你上樓去。』

於是他們四個人趁着電梯一直昇到五樓，開下五百零六號房間，裏邊佈置得很是雅潔，柯先生問道：

『這間好麼？那邊是窗，窗外陽臺可看馬路。』

班梅花笑道：

『就這間吧。』她把手中提夾放了下來。

柯先生向廷秀說：

『這間每天五元八角，大旅館一常是實碼，從無折扣。現在因爲市面不好，同行公議一律八折。池先生，我叫茶房照顧特別當心，一切放心是了。』

廷秀心想叫老柯再打一折扣，可是已經打了八折，開口不出了，就從袋內摸

出三張十元國幣交給他，餘者再算，柯先生忙道：

『何必急急？大家老朋友了。——這兩位都是令親嗎？』

廷秀又介紹一番，又把柯先生介紹給班梅花道：

『這位柯先生寫得一手好詩，做得一手好文章，也是一位愛弄文藝的朋友，和你同志。』

班梅花點頭而笑，柯先生却伸手拍了拍廷秀肩膀，拉出一大篇道理：

『老朋友，原諒點吧！我多年不做詩了，詩已經落伍，風花雪月，這是公子哥兒弄的，現在需要有力量的文字，看了使人跳得起，在這非常時期，大家應抱着打個明白的決心，你沒有力就吃瀉，或者我吃糞你勝，流血不為奇，死就死，但要死得有價值，有意義，不要無謂的成個平凡的死。有錢的人有什麼稀奇，我最痛惡的，還有資本案，靠了錢的勢，壓迫窮人，壓迫小伙計，一定打倒，我什麼也不買張，也不拍馬屁，硬對硬，石頭對石頭，烏龜碰烏龜，我是拿本事吃飯

，爲什麼要拍馬屁，是嗎？不過現在世界變了，像我們這種吃硬的人總是吃虧，沒有便宜，假使我拍拍馬屁，也要做總帳，做大班了。實骨子我的脾氣直爽如尖刀殺豬獠，待到豬獠叫，刀已通到心口，不是爽快嗎？所以反對我的人很多，嫌我脾氣暴躁，講話像相罵，吃飯像牛，性格像金錢豹，可是我做事却細心周到，弄幾筆帳頭頭是道，一清如水。但也有一班人歡喜我脾氣的，以爲爽得可愛。遇有雙方意見上不同，便頭一個開冲天炮，把那人罵得狗血噴頭，說得毫無道理，過後却並不放在心上，一會就忘記了，又和那人講和了。人家因此講我孩子氣，又講我一味戇氣，其實我也明白，何奈這短命脾氣改不來了。——這幾天報紙上各國形勢不好，恐怕欲開火，釀成世界大戰，我希望世界大戰早日爆發，那時我也到前線去當兵，殺人，開心，大家打個明白，你欲奪我地方，我們沒有死完，你休想來奪……』

這位柯先生像演說的從做詩談起一拖了這一大篇論調，廷秀是知道他脾氣的

。班梅花和廷秀却驚奇不已，覺得這位先生別具風格，可敬可喜。廷秀見他還講下去，便道：

『柯先生，好了，好了，帳房間你有事吧？』

柯先生才想起，於是手一伸，連忙開步走，一邊笑道：

『明天會，明天會。』

廷秀待他走後笑道：

『這位先生爲人非常直爽，肚裏放不下一點渣滓。他的夫人也是一位肝胆相照的人，在小學裏教書，很是耐苦，我一常稱佩的。』

班梅花說：

『的確好，爽是爽得再也沒有了。這種人也許受了許多艱難，困苦，挫折而經驗到人生無意義，纔成了這一種心理變態，也說不定？』

廷秀道：

『大致有幾分相像吧，但也不盡然。』

廷秀指出笑道：

『我頂歡喜這種人，他不欺騙人家。』

他們談了一陣，三個人都走到陽臺上，伏着欄干看看夜景。看了一會夜景，回進來閒適的坐着沒有話講。班梅花把提夾打開，廷秀看去，見箱裏有粉盒，臘脂，香水；鏡子，紅骨木梳，詩集，手帕，衣服。她把木梳粉合香水統拿出放在桌上，預備明天早晨用。又把詩集擲過來給廷秀看：

『這本詩集二年前做的，二年來雖寫下一點可是未曾錄進去，這幼稚的東西，難登大雅之堂，給你看總不要緊，但要請你批評，不批評便不給你看。』

廷秀想又是難題來了，他把集子翻來翻去，忽然看見一首詩，明白如話，非常之好，唸道：

相逢偏相識，
豈亦有夙因，
其奈匆匆別，
一去已三年，
二年芳草歇，
相思路萬千，
每因鵲報喜，
夜夜卜金錢，
也擬化青鳥，
振翼蒞君前，
或從征鴻遊，
乘風過前川，



絲絲長亭柳，
翠拂行人肩；

絲絲長亭柳，

翠拂行人肩，

思君令人老，

不覺流光遷。

廷秀拍手讚道：

『好詩，好詩。梅妹，這是寄什麼人的？』

班梅花不覺一笑道：

『有什麼人寄呢？原是寫來玩玩的。』

廷秀道：

『可是真的？』

班梅花說：

『難道騙你不成？你愛這首詩就撕下送了你吧。』說罷跑過來一定要撕，廷

秀忙止住笑道：

『何必，何必，我相信你就是了。』

班梅花於是不撕，靠着他微笑着：

『明天把這首東西寫一個小立軸給你懸在房間裏好麼？這首詩也就算給你寫的。』

廷秀點頭而笑，覺得無限快樂，一手仍在翻着集子，廷芳站起欲走，她說：

『我先回去吧。』

班梅花一看手錶道：

『已經十一點鐘了，就回去吧，今夜我同你合床，你哥哥一人睡，不是很好麼？』

廷芳一定要回去，班梅花說：

『妹妹呀，這真是難得的，難道陪我一夜也不可以嗎？』

廷秀道：

『妹妹，就不要去了。你姊姊還有話和你說。』

可是廷秀一定要回去，她覺得在這裏滿身不自由，看看這位姊姊對她哥哥的情形，她感覺上有點異樣，未免太文明化了，她在旁邊，她的哥哥或者這位姊姊，也許要嫌她討厭的，還是知趣點走吧。她不聽她哥哥的話，祇對她姊姊含笑的說了一聲『明天會』便走了。

班梅花道：

『廷秀哥，你這位令妹，脾氣很固執呢。』

廷秀一笑答道：

『不是的，她命裏生來是住亭子間的。』

班梅花忽然笑道：

『明天預備到那裏玩呢？你說你的「春輝樓頭」出版了，叫我來慶祝，我不

「懂如何慶法？還是你提議吧？」

英秀放下詩集，故意的一想：

「準定如此，明夜我邀二三知己，先到大中樓吃一桌西湖十景菜，吃罷同出來到維也納舞廳好不好？」

班梅花說：

「我不會跳舞？」

「不會跳我教你，跟了我的腳後退就是了，現在許多人都愛跳舞，雖然這似乎是個墮落的地方，但偶而爲之盡可不妨，這也是高尚的娛樂，你們鄉下地方是沒有舞場的，那末極應該去見識見識。」

班梅花道：

「你們跳的是什麼舞？我在學校裏開遊藝會也跳過舞，那是先一人又三三人接上去合在一起舞的。」

廷秀道：

『不錯，那是表演舞，現在是交際舞，交際舞名目有十多種，步法有五十多種，並且時刻有進步，變化，容易的祇須幾個鐘頭便會了，可是要純熟而精則非數月工夫不可，也許數年後還是不成樣子的極多。這東西有幾個竅決的，第一要合拍子，就是合音樂，第二姿態要自然大方，第三上半身不宜搖擺和二手不可上下波動，第四就是脫除火氣，脫除火氣便是第二條姿態自然大方。懂了上面四個決門，雖祇跳一二種步法，也就有樣子了。』

班梅花道：

『那末你一定跳得非常好了，跟什麼人學的。』

廷秀道：

『我沒有學過，從前讀書時候一班同學都跳得沉迷不醒，我見他們在宿舍內練習，所以看也看熟了。但是我一向不走舞場，難得和幾個同事，還有一位女同

喜叫金鳳仙的跳得極好，她偶然邀我去跳茶舞，也就玩一個鐘頭便回來了。夜舞從來不去的。」

班梅花道：

「跳舞有什麼樂趣呢？」

廷秀笑一笑說：

「我看來也無多大樂趣，不知一般人會迷到這裏面，真是稀奇古怪。」

他們談到這裏，廷秀站起把壁上無線電開關一揷。祇聽得梅蘭芳的霸王別姬，舞劍一段已成尾聲，一會又換了一張歌曲，陳媚媚唱的迷途羔羊，尖小的童音，吱吱喳喳的別有滋味。聽了一會歌，又嫌聲音鬧人，便把它關了。班梅花問道：

「你那本「春輝樓頭」已經裝好沒有？」

「昨天出版的，明天帶來給你。你要幾本送朋友？書局共總有一百本送我的。」

班梅花說：

『送我一本夠了，一本城替你轉送我們學校裏先生，他姓王叫學傑，今年念七歲，她也歡喜讀你文字的。你在書上簽一個名吧。』

廷秀道：

『不過你要請她批評，再版時可以改正。』

班梅花本來是坐在沙發左臂上的，廷秀坐在當中的，這時班梅花忽然也坐了下來，偎住廷秀身體，廷秀有點蕩漾，班梅花道：

『廷秀哥，你這人真溫柔，假使我和你常處一起，也會變一個溫柔的人了，我現在自知很野，性情一會一會的熱烈，又一會一會的冷癖，自己不可捉摸，人家看我也許有點怪，以為這女人有神經病，其實我完全失了握制能力了。我看男子也和女人一樣，不分區別的，相處一起，欲講就講，欲行就行，從不諱忌。你與我會面多次，想一定能看出我這一種和別女子不同的特點，不知你對

我印象如何？我見你任何事，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十二分婉轉，儂一女子，於是我這真的女子反沒有你這溫柔體貼，足見更襯出我的粗野了。我的話對嗎？」

英秀伸手圍在她的背上笑道：

「我就歡喜你這一點粗野呢。」

班梅花就迅速的伸出雙手捧住英秀的臉，連連親了一個嘴。正在這時，茶房把門推了進來，送一封信道：

「池先生，信。」

英秀連忙站起接信，一看是帳房間柯先生來的，拆開讀道：

英秀老友：

剛才弟胡言八道，自知慚愧不置，還望原諒。明天午飯弟

拿出五元鈔票一張請客，兼爲令親班小姐洗塵，區區小東

道，不算一同事，務望勿却是幸。此請

晚安

小弟
永明再拜 卽刻

（地點大中樓，時間上午十一時。）

廷秀哈哈大笑，他覺得這位老友有趣極了，班梅花也笑道：

『你預備去麼？不過他替我洗塵就不敢當。』

廷秀說：

『去，一定去。他替你洗塵也沒關係，以後你們可交一個朋友。』於是他便在壁上打一電話到帳房間裏去，告訴他明天準到，不過有一交換條件，就是午飯吃你的，晚飯就吃我的，地點也在大中樓。柯先生在電話內也答應了。

這時候已經十二點多鐘，廷秀想回去又想不回去，却是猶疑不決的道：

『梅妹，我想走了，你一人怕寂寞麼？』

班梅花一想，眉毛又皺皺，才說：

「好，回去吧，本欲留你，但是可不必了。你明天早點來吧。」

廷秀原想不徵求他同意，就睡在沙發上過一夜，可是還沒有這毅力，於是和她握握手，道了一聲「明天會」而別。

廷秀回到家裏，掏出鑰匙開門進去，祇見妹妹已經睡熟，靠窗口却放了一盆炭火，上面放着一鍋東西，正在「托托托」的響，他除蓋一看，裏面却煨着一對野鷄，香味和鮮味交併着向他鼻子攢進去，廷秀饒起來了，拿瓢搗了一口湯一喝，的確鮮美無比，又撕一塊肉吃吃，也是嫩得不亦樂乎，他把蓋覆好。看看妹妹，還是不醒，便也不去擾她。伸了一個懶腰，脫衣上床。

第二天廷秀老清早就趕到南京飯店，跑到五百零六號，見門虛掩着，便輕輕推了進去，原來班梅花也老早起來了。廷秀笑道：

「梅妹，你這樣早？」

「我起來一個半鐘頭了，寫好一封信，吃了一杯牛奶土司，現在正看報呢。」

廷秀說：

「早，早，你比我早，連點心都吃了。昨夜想必不好睡吧？」

班梅花笑道：

「是的，有點不慣，馬路上一夜到天亮沒有靜，騷擾得很，隔壁有人碰麻將

，一直到五點鐘。」

廷秀說：

「今夜搬場好嗎？或者換房間。」

班梅花道：

「這又何必，出門日子短啦。」接下又說：

『我想上半天到公司買點東西，你陪我去。』

廷秀問道：

『買什麼東西？』

『跑去看看。買支自來水筆，配點花絲線，信紙信封也買點，又想拍張照片……』

他們九點多鐘到了永安公司，參觀了半天，買下一支康克令筆，國幣十八元五角，廷秀捨了會鈔，班梅花再三推却，廷秀道：

『何必如此，人家見了太難看了，我做哥哥的代會鈔一支筆難道不賞光麼？』

班梅花笑道：

『什麼話？我要買的東西很多啦。你這樣我反都不敢買了。』

廷秀笑道：

『好，好，你管你買吧。』

梅梅花又買了幾扎信紙信封，一個水晶盤，一尊石膏像，廷秀又捨了會鈔，班梅花無法可想，祇得不再買，便匆匆走出永安公司，廷秀問道：

『你還拍照嗎？』

於是他們又到光藝照了一張六寸美術像，回到南京飯店，那時已經十一點半鐘了，便又坐着車子趕到大中樓，柯先生和還有一位朋友，早候着那裏，他們一見面，大家嘻嘻哈哈亂打拱，柯先生哇哇哇像老虎嘯的：

『沈先生，班小姐前請你包包含，我脾氣忒牛，三杯下肚，如有言語不妥處，請你們大家原諒吧。這裏一位朋友，我來介紹。』他指着那長的向班梅花道：

『這是一位板刷詩人，姓黃，號秀秋。安徽人氏，出過舟旭樓吟草四冊，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和黃詩人是師生之誼，因聞小姐愛吟哦，所以今天特爲拖他來

陪客，一方面你們可談談詩文……」又指着那位比較矮點的，介紹道：

『這位姓程，號九峯，也是安徽人氏，這位程先生從小沒有讀過書，可是他一手新文藝寫來却不遜於郭沫若，直可壓倒郁達夫，完全靠了天才，他小說寫得雖不多，可是篇篇好，也是一位文壇健將。這兩位一新一舊，今天和你們敘首一堂，一定很有意義……』他又把廷秀班梅花介紹給他兩人一番。廷秀和班梅花祇是含笑躬身，彬彬有禮，一邊再三謙遜，於是各各入座。廷秀忽然想起一事，笑問道：

『柯先生，剛剛你介紹黃先生時候，在詩人頭上加「板刷」二字，如何意思？』

柯先生哈哈一笑道：

『你看黃先生臉上滿腮的不是鬚子麼。這就是板刷，因為他的鬚子又濃又重，所以不得不加板刷兩字，以爲商標也。』

於是大家附掌大笑，黃詩人想想也忍不住大笑，班梅花見詩人自己笑了也撲嗤笑了起來，但把手帕掩住嘴躲着笑。

一會酒，菜餚來了，大家『請請』之下，便也風捲落葉般，一盆排骨和一盆茄辣鷄捲得精打光，班梅花祇吃得一筷，一筷恰恰又是夾着一塊鷄骨頭，可是她欲放出相當的矜持，便也不再夾第二筷了。坐在席上也始終不做聲，廷秀猜想她很不自在，朝她看看，又朝她看看。這裏柯先生正酒興十足，面孔吃得像紅燒烤肉，還要鬆拳，語音已有點含糊了，他還是一口口的喝，班梅花非常愛惜他，爲什麼把身體來遭塌呢，她不好意思勸阻，祇略略向廷秀示意，叫他勸柯先生不要再喝了。廷秀道：

『柯先生，我看你酒已到巴了，留點量晚上再喝吧。』

柯先生哈哈一笑，一手伸得老高的：

『池先生，你還不明白我脾氣，我是把酒當做生命，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宗

旨，今朝有酒今朝不醉，這便不是我柯某人了，我柯某人今生也不望發財，錢有什麼用處，我女人她會自尋自用，我也自尋自用，雙方自尋自用，毫無家庭牽掛，最自由萬歲。所以我有錢就邀朋友來喝酒，來必大中樓，來必一醉，醉得睡在樓上，朋友們抱的抱，扶的扶把我送回去，第二天我忘記精光，又照常去辦事了。如果喝酒不喝醉，嗚嗚嗚，怪不舒服的……」

廷秀道：

『我不是叫你不要喝，叫你留點量晚上再喝。』

柯先生搖搖頭：

『不行，晚上管晚上，現在管現在。哈——池先生你什麼不喝酒啦？還有班小姐？』

廷秀忙道：

『我素來不愛杯中物，班小姐除了鬱金香酒外，別酒也是涓滴不進的。黃先

和程先生都宏量，多乾幾杯吧。』

黃先生笑道：

『不敢，我也不會喝酒，還是程先生量宏。』

程先生忙笑道：

『我不會喝酒，柯先生早知道的，你看，我喝得半杯臉紅了，頭也昏起來了。』

柯先生桌一拍，大笑而叫：

『好！好！你們大家都不會喝，讓我一人來吧！』又是舉杯一口而盡。

小菜一隻一隻的來，酒也一壺一壺的添，班梅花覺得頭昏腦脹，她簡直無法可使柯先生停止喝酒，後來她想出一條計謀，發言道：

『柯先生，我和你雖初交，可是我從廷秀哥那邊知道你相當的歷史，昨天晚上又得聆你一篇大道理，原來你是一位很夠朋友而性格又很爽直的人，你的夫人

又十二分賢淑。所以我知你雖不過數小時的朋友，可是印象很深。我們交友當然不分男女，但無非以「道義」為前提，那末朋友間就成了不可解脫的聯繫而發生休戚的關係。我現在看你這樣酗酒，很替你担心，酒能傷腦傷胃，人家早已認為喝酒的人為慢性自殺，足見酒之為物無益於人。假使柯先生肯認我為一個道義之交的，那末請接受我這一點微意如何？……」

這時大家都很感動，柯先生連連點頭道：

『感謝得很，我決從今夜起不再喝酒，接受小姐的感意！』

班梅花笑道：

『各位都聽到的吧，以後你喝酒怎樣辦？』

柯先生笑說：

『大丈夫一言為定，我也決不敢負小姐一片厚意，可請池先生做保人。』

班梅花向廷秀笑道：

『你願意做保人麼？』

廷秀哈哈一笑，點點頭。班梅花又道：

『保人不保人還是假的，全仗自己明白，假使你一人躲在酒店裏去喝，保人也不會知道。在座的黃詩人和程先生，想必也是柯先生的知己，以後你倆隨時勸勸他吧。』

黃和程連連點頭說：

『對，對，班小姐真熱心之至。』

這時菜已經齊了，吃飯的吃飯，吃粥的吃粥。一張帳開來，也不知多少錢，柯先生走到帳桌邊付了，各人拿了一支牙簽塞在嘴裏跑出大中樓。

在門口大家一陣握手而別。

這時已經二點半鐘，廷秀和班梅花走在馬路上，看看窗景，很是開適。廷秀

問道：

『看電影去吧？』

班梅花搖搖頭：

『我欲到旅館歇一歇，人怪不舒服，我們晚上還要到大中樓吃飯，可以免了吧？』

廷秀道：

『我已經邀好朋友了，不去難為情。你到旅館歇一歇再講。』

他們到了南京飯店，班梅花傾向床上一倒，喚頭痛。廷秀摸一塊八卦丹給她吞了，又隔一會，好點，坐了起來，一手托了頭道：

『今晚你邀幾個什麼朋友？現在可以通知他們改明天吧，我還有點不好過。』

廷秀忙說：

『這不可以的，况且也不及通知。我邀祇三三人，一個叫魏道明，一個叫姚伯衡，還有就是柯先生了。』

『這姓魏和姓姚的做什麼事的？』

『魏道明是「天地人」編輯，姚伯衡是鋼報編輯，都是我老朋友了，你可當他們自己人看待，不必客氣。』

班梅花一會笑道：

『我好得多了，精神也來了！』她走到桌邊來坐下，摸出那支自來水筆在紙上寫着玩。隔了一歇又問道：

『廷秀哥，你那本書爲什麼不拿來讓我看？』

廷秀忽然想起，忙從報紙包着的打開，紅面精裝一厚冊，上面已經簽好字，一本給班梅花，一本是給王翠微的。班梅花接了一本書一本放下，一本隨意翻着，連連稱好，這裏面文字，大都見過，所以也不用細看。祇翻復按撫一番，心中

十分滿意，她道：

『我將來也寫一本書，你替我介紹書局好麼？』

『可以，可以。你預備寫什麼？』

『還沒決定，不過這是空談而已，不知那一年？』

『不要客氣吧。』

『真的，幾年來雖寫下不少，可是沒有一篇滿意的，也就隨意散失了，叫我去收集真爲難。』

『已經發表最好不要它，我希望你另外再寫。』

『多少字方好印呢？』

『大致十多萬字，過少不好，一看便完了。』

這時壁上電話鈴響起來，廷秀忙去接，原來是樓下帳房閻柯先生打來，他說四點鐘上班辦事，要到晚上十點下班，今夜之約，祇好謝謝了，廷秀叫他請一下

假，柯先生說因爲人少不能請假。又叫他請他請一小時假，也不可以，廷秀極好過天再約他。

他們又談了一會，一直到傍晚。廷秀起立道：

『我們可以去了？』

班梅花又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發見許多繻形：

『我換一套衣服好麼？』

廷秀點點頭。班梅花便把提夾打開，拿出一件青蓮色夾襖袍，走到那衣櫥背後把身上衣服脫了，改穿上去。廷秀道：

『你脚上這雙繡花鞋子也換了吧。你還有雙銀灰高眼鞋呢？』

班梅花道：

『在提夾裏，你替我拿出吧。』

班梅花換好衣服皮鞋，傅了粉，胭脂，口紅，又照了照鏡子。才挽着廷秀的

手出門。

到了大中樓，把菜定好，叫做西湖十景筵，每席二元，另外添了四個大菜，又叫他們買了一瓶鬱金香酒，給班梅花吃。廷秀見客沒有到，隨意和樓上女招待們談着話，其中有位姓蔣的和一位姓趙的似乎和廷秀很相熟，她們都像十二分隨便的說說笑笑，那姓蔣的又向廷秀借書看，那姓趙的要借小報看，廷秀笑道：

『趙小姐，書我可帶二本給你，小報便沒有，我不是編小報的。等一會有位姚先生來，他是編小報的，你可向他要，叫他接天寄來給你吧。』

那姓蔣的道：

『小報我也要！』

另外又有二位招待也跑過來要書要報，廷秀道：『好，好，我帶來吧，你們大家都有得看是了。』

班梅花悄悄問道：

『這四位女子你都認得的麼。』

廷秀一笑：

『我們常常來吃菜，自然都認得了。』

班梅花道：

『她們都會看書。』

廷秀手一伸，拿起茶杯吃一口茶：

『哼，不要說看書了，那姓蔣的和姓姚的都是高中畢業生，還有一位，一方一姓孫的，也是中學畢業，程度都很好，那姓方姓蔣的會寫稿子，申報女子週刊時見她們的大作，那姓姚的和姓孫的會對客吟詩，唱和，說來又是你同志了。』

班梅花問道：

『她們爲什麼不到機關裏辦事，銀行內辦事，或者公司，書局，報館裏辦事

？』

廷秀又呵呵大笑：

『你到底是鄉下女子，不明白社會情形，銀行，公司不過名義上好聽而已，我以為同樣替社會服務，同樣拿自己手足去換飯吃，是沒有分別的，須知道「職業不分貴賤」，你這一種唯心論的見解，我不贊成，何況我們做人第一就是要解決生活問題，決不可爲了職業貴賤而餓肚皮在家裏死！況且外國的茶館，酒排間咖啡館，早早用女子招待，原是極普通的事，不過中國少數罷了，然而近年來提倡的人很多，也許最近要普遍一下，我認爲這的確是好現象。』

廷秀說這番話時候，那姓方的招待躲在隔壁房偷聽，待他說完了，便走進來笑盈盈的替廷秀酌一杯茶道：

『池先生，口渴了，用一杯茶吧，多多承蒙照顧，感謝感謝！』又替班梅花酌了一杯，便一溜烟跑了。

廷秀和班梅花都笑了，可是班梅花心中却感到一陣莫明的慚愧，由慚愧而產

生了一種對她們十二萬分的同情心。

廷秀笑道：

『這位酌茶的便是姓蔣的，文字很好。』

正說到『文字很好』房門外走進魏道明來了，道明接上笑道：

『文字很好，可否介紹一篇到『天地人』上發表？』

廷秀見魏道明來，笑着立起招了一招手，忙替班梅花介紹：

『這位便是魏道明先生，『天地人』雜誌編輯。』

班梅花略略鞠躬，笑道：

『魏先生，久仰大名。』

道明早知道這位便是班梅花女士，笑着還了一禮說：

『豈敢，豈敢，不過亂譎一番罷了。班女士大作，我一向在池先生處拜讀，

很是佩服！』

廷秀道：

『還有姚伯衡沒有到，大致馬上就要來了。』正說完這句話，姚便笑嘻嘻跨進門來，魏道明說：

『哈哈，說起曹操，曹操就到。』

廷秀又和他招招手，替梅花介紹：

『這位便是鋼報編輯，姚伯衡兄。』

班梅花笑着彎了彎腰道：

『姚先生，久仰，久仰。』

姚伯衡早也知道這便是班女士，笑着還了禮道：

『班女士芳名我時常從池先生處聽到，今日得一晤芳容，萬分慶幸。』

道明也笑道：

『彼此神交已久，所以一見如故，以後我們大家可以通通信，交換交換學問

，想班女士贊成吧？」

班梅花倩笑着說『好，好，請你們指教。』一邊手上擰着那塊手帕，直把那手帕擰成一團後，又鬆放開來，鬆放開來又擰成一團。

這時酒，菜已經上來，他們都沒有吃過西湖十景菜，看見每一道菜來附一張說明書，那說明書句子撰得十分可愛，那印刷的樣子也玲瓏小巧，一切頗見象思。班梅花道：

『這菜做得很清潔，味道也不錯，這說明書怪好玩，大中樓主人你們知道是誰嗎？』

道明插出說：

『知道的，他姓邵名字大約是叫立羣吧？』

莖秀馬上補道：

『不是立羣，是亦羣，徽州人，長長的，胖胖的，我和他見過一面，十分

和氣。」

伯衡道：

『不容易，他想出這名目來，完全是靠思想吃飯，他想念頭一天到夜不斷的，像這種人也許將來成個社會上實業家之類的，譬如冠生團的洗冠生，天廚味廠的吳蘊初，他們都是從小處做起，一點一點大起來，便成實業家，雖然開館子不能成實業家，但他的思想實有實業家的典型。』

這時三樓上已經客滿，後來的都退下去。班梅花道：

『你看生意真不錯。』

廷秀道：

『不錯嗎？這裏是天天客滿的，我們如果遲來也要退下去了。所以她們女招待的收益比公司，比銀行，比機關都好，你可相信嗎？』

班梅花一笑不做聲。道明說：

『我招五千元股子也來開一月，搶生意。』

伯衡手一拍說：

『搶生意，不成功呵！你看對面連排三家，也是和這裏一樣佈置，一樣小菜，一樣女子招待，可是沒有滿三月都閉門大吉了！所以凡百事情靠自己推陳出新的想才有效，仿人家樣看人家屁股，總無用。』

這時又來一道點心，叫雷峯夕照，這雷峯夕照是用咖啡百寶飯，堆成一塔樣子，四邊圍以瓜仁，蓮子，桂圓，密棗，紅絲綠絲，看去恰像碎石殘磚，斜陽芳草，美術極了。班梅花把說明書一張一張收集起來，祇見這八道菜是：

西湖十景

油炸榛檜

斷橋殘雪

柳浪聞鶯

雷峯夕照

平湖秋月

孤山探梅

蘇小鄉親

班梅花把它納在袋裏，帶到家裏去玩。廷秀道：

『你積了一套還可換九折券一紙，永遠通用，到這裏吃菜，可打九折。』

這時大家肚裏已經吃得飽飽的，另外添四個大菜，儘可不必，所以臨時回去二個，道明立起說：

『班梅花女士，彼此雖初交，可是我和令兄都是多年老朋友，大家自家人一般，所以一切很隨便，也不用客氣，準定明天晚飯由我做點小意思，請你們兩位，還有伯衡兄，一共四人，到六國飯店吃西菜，時間和今天一樣，你們務必要到

的。』

班梅花和廷秀也站起再三婉謝道：

『道明兄，可不必了，以後日子長，碰頭機會極多，難道吃一頓夜飯成問題麼？一定要明夜麼？』

道明說：

『這不可以，一定要明夜。因為我後夜和大後夜都有應酬，沒空奉陪了。並且班女士到上海，事前我不得知，不然也到車站迎接一番，現在已經十分抱歉了。』

班梅花笑說，

『真不敢當，魏先生，既然都是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氣呢？哈哈……』

道明也笑說：

『這又當別論了，因為你難得到上海的。已經失迎，明天夜飯則非請賞光不

可。」

結果廷秀代爲答應下來了，可是姚伯衡又立起笑道：

『班女士，明夜你應請道明兄的，後夜你務必答應我的，我們換換口味，還到新雅嚐點粵菜吧，不知班女士愛不愛粵菜？』

班梅花連忙笑道：

『姚先生，不要客氣了，後天我也許要動身，留了以後再吃吧。』

伯衡手一伸到道明臉上向班梅花責問道：

『你答應他，不答應我？』

班梅花左右爲難的笑道：

『不是答應他，不答應你，因爲我後天要動身了，我們都是自家人，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不分彼此，姚先生，我準定心領吧。』

伯衡又是一跳，又是手一伸，道明和廷秀在邊儘笑，他跳了一下『哇哇哇』

的道：

『不可以，你不答應，便看我不起，我臉沒有道明兄大。——也就好的，你祇須說得過去，爲什麼兩人在一起，厚彼而薄我，太氣不平……』

廷秀感到左右爲難，祇好調解道：

『梅妹，你答應了姚先生吧，他一片誠意，很爲可感，如果一定強着不去，未免不近人情。好得大家都是老友，你現在吃他們的，過天你也親手做幾個菜，接他們到「后餘」去遊玩，他們不也是吃你的了。好了，你答應了吧。』

道明插出說：

『這話就對了，過天到你府上大吃，你才知道我們不懂客氣了。』

班梅花於是向伯衡欠一欠身笑道：

『好，我答應。』

伯衡也展開笑容：

『總算承蒙賞光，無限榮幸。』他又問道：『後夜你也須到？』道明點點頭。

班梅覺得這兩位朋友，的確都十二分誠懇，心中感到非常快慰，他見道明穿一身簇新的西裝，頭上梳了像辮子般的烏髮，貌很秀竣，富男性美，談吐懇切，有趣，但沒有廷秀那般溫柔體貼。伯衡是穿一身長袍馬褂，緞鞋，貌白皙，極像舊小說中的書生本色，眼秀而媚，有如女子，而性情和順婉轉，熱烈時候也許要暴跳發狂，可是任他如何發足，人家毫無所忌，足徵他和順溫柔之情，佔了他大部份。對社會情形很熟悉，談吐娓娓動人，班梅花極愛這一種人的外貌和性格，所以他心目中捨了廷秀之外，覺得伯衡做他對象的話也很幸福的。

這雖然是一霎間的印象，可是他把这印象已得很深。

這一夜他們四個人叫了一部汽車，直放維也納舞廳。道明又打電話把他太太

請來，班梅花見這樣偉大的一個舞場，舞女如雲，舞容如霧，擠了這一個大廳裏面，樂聲響時，大家一個個走下去擁抱而舞。這班人真是不知羞的。印象非常之壞，可是梅花不會舞，廷秀一定拖他下去試試，他一定不肯，把手掩了嘴笑道：

「我這鄉下人可夠不上資格，不要給大家笑死！」

廷秀又拖着道：

「不要緊，我帶了你一步一步走着好了。」

班梅花一定不肯，又勸廷秀也不要舞，可是他答應，便下去同舞女舞了，又同道明的太太舞了。班梅花看在眼里，恨在心裏，見廷秀和道明去舞了，便悄悄和伯衡談天，伯衡以爲他一人坐着寂寞，便也不去舞，儘陪着他細談細講，待廷秀和道明回到桌上，他們又不做聲了。

這一夜他們玩得夠樂，可是班梅花毫不感到興趣，反而一肚氣，心中生着一個核，催着要走，廷秀祇好和她先出來了。

班梅花回到南京飯店，靠在沙發上，細細盤問廷秀關於魏道明和姚伯衡的歷史。廷秀道：

「魏道明，號子彬，筆名有十多個，我也弄不明白。他是浙江桐廬人，復旦文科畢業，留學日本二年，平日愛好文藝，各處投稿，又擔任三張日報長篇小說，其中以華年日報的「樓頭春曉」最描寫入微，自此魏道明三字大家都知道了。去年又和人合辦「天地人」半月刊，自任編輯，出版以來風行各地，銷數在二萬份以上。他的字以殺辣勝，叫人看了直跳起來，一般青年學生子都喜看，還有他的評論也是振振有辭的，吃硬。好得現在雜誌不受檢查了，他胆子愈弄愈大，書籍銷路更大。不過有一件事不大贊成，就是他不能言行一致，往往勸人家穿布，剃和尚頭，實行新生活運動，他自己還是留一頭烏髮，早晨加美髮漿，晚上套壓髮帽。自己全新的西裝，做一套又一套，從沒見他穿一線布上身。他勸人家現

在是非常時期，應當清醒清醒自己的頭腦，準備爲國効勞，爲民族爲國家爭生存，什麼大菜館，什麼跳舞場，什麼什麼一大篇，都不是我們年青人應到的地方，其實適得其反，他夜夜浸在舞場裏；他私下對我說：「一天沒有舞跳，一天沒有女性刺激，日子便過不下了。」你想魏道明這麼一個混蛋。但這並非我背後責罵他，像這種人社會上也知多多少少，戴了仁義道德的假面具，行他違背道德的卑鄙手段，正多，正多。所以我也原諒他，因爲環境把他弄得這樣子，他良心還未壞呢。他這位太太和他早年同學，自由結合，同居已經二年，他們住在法租界，愛你愛他路。他的太太是一位愛舞的女人，非常新派，新得無可再新了。他們的結合，我一時講不完，……」

班梅花連忙問道：

『你講下去，言語不可講半句的。』

其秀一看手錶，已經一點半了，急急站起欲走，班梅花眼睛媚着道：

『不可走，今夜留你這裏了……』

廷秀搖搖頭道：

『不可以，我們都是青年人，給人家聽到，不鬧笑話麼？並且這裏茶房都知道我是柯先生朋友，萬一柯先生衝進來，很無趣。』

班梅花眼睛一黑一白的怪兇，頭一橫道：

『我欲留你就留你，柯先生管不了我們。』

廷秀心想倒利害，把頭低了道：

『梅妹，你又這樣野蠻了，我是爲顧憐你我的前途呢，柯先生當然不會來干涉，老實說叫他來干涉也不會干涉，萬一流言出去，豈不難聽？』

班梅花怒氣冲冲的不做聲，走到房門口把門「砰」的一聲關得死死，又回到床上把那件青蓮旗袍一脫，露出裏邊一件妃色絨線小衣，穿得緊緊的，一雙乳峯很結實彈得像天津包子那樣。她橫倒在床上便一聲不響。廷秀知道她今夜鬱金香

酒喝多了，這完全是發酒瘋樣子，加之她本來有這一種富於野性的熱情，要怎樣就怎樣，人家不可反對。她自己亦承認這一種惡劣的脾氣，改不來了。廷秀處了目前這情形，一想不好，還是去安慰她一番吧。他走上去笑着看了看，見她眼睛閉住，輕輕喚道：

『梅妹，梅妹。』但是不做聲，似乎睡着了。廷秀便也不再叫她，自己回到沙發上守着，看她動靜。

時計一點一點過去，已經敲了三點鐘，還是無動靜。這一定是睡着了。他走過去見她已經鼾聲大作，廷秀心想真滑稽。於是輕輕把她一雙腳扶了上床，鞋子脫去，又把被頭替她蓋好，她疲倦極了，睡得非常沉，這樣替她移動，一些不覺得。

廷秀在桌上留了一個條子道：

梅妹：

你很好睡，我預備講道明和他太太的結合，你要緊睡了，又不好擾你清夢，祇得留了明天談吧。我現在回家去了，你要知道我放廷芳一人在家也不放心，請你原諒。我

明朝一早就來，祝你

舒快的暢眠。

哥
秀留 三點三刻

他按了電鈴交代茶房在門外當心她，又泡了一壺茶放在床前几上，然後關了電燈而去。

廷秀回到家裏，見廷芳又是睡得熟裏熟，那一對鴿子見燈亮了，『咕咕咕』的叫，廷秀伸手過去撥了愛梅一下，愛梅便啄了他一口廷秀道：

『你變了，你也像班梅花脾氣麼？混帳……』他又撥了愛秀一下，又啄了一口，廷秀火氣的道：

「好，好，你們都認不得人，明天把你送到動物院去！」

廷秀回到桌邊，見桌上廷秀留一條子，寫着：

哥哥：

今天我也跑累了，到南京飯店你們出去了，問柯先生

，他已經下班，又到他家裏問，他也不曾回去。你們到底

到那裏去了？一點不給我知道，想你討厭我吧？昨夜你回

來這樣晏，今夜滿想你早點回來和你談談，可是一直守到

三點鐘還不見你回來足音。春夜猶寒，希望你珍重自己玉

體爲要，

妹芳寫 三點〇五分

廷秀看畢一笑，又望望廷秀的睡姿，覺得手足之情，都流露這條子上了。自然，廷秀太對妹妹不起，可是他又想，妹妹總能原諒他的，因爲這幾天表妹在上海，少不來他陪伴，情形當別論的。

他把條子夾在書裏。這時見妹妹翻了一個身，他低低叫了一聲：

『姘芳，姘芳。』可是並不醒。又見他一手伸出被外，秀姘忙把她納在被裏

。一頭道：

『可不要凍了呵。』

他上床時候快五點鐘了。

第二天姘秀一聰醒來，太陽已經照在窗沿上了。連忙起來，趕到南京飯店，走進五百零六號，看見茶房在那裏拖地板，收拾一切，班梅花不見，姘秀心中一怔，忙問道：

『這裏的女客人呢？』

茶房一面收拾一面答道：

『走了，房間也回頭了。』

『呀！』廷秀不禁叫了一聲。接上問道：

『什麼時候走的？』

『六點多鐘。』

『一人還是二人？走時她東西統帶去嗎？』

『一人去的，所有東西統帶走。』

『她臨去有話關照出嗎？』

茶房想了想道：

『那抽屜裏有張條子，不知是不是她留下的？』

廷秀抽開抽屜，果然有一條子，上面寫道，

廷秀：

昨夜酒性發足，知有非禮對哥，心愧萬分。此番來申

原定二日即返，多留連一日即多增老母一日罪念，故今

晨走了。房金知己付訖感感。魏姚兩先生處望即婉謝爲

要。

梅

廷秀看畢，知道是乘七時五五分特快車走，即匆匆跑出旅館，跳上黃色車趕向車站，他手錶還祇七點三十分，預定可以追到，又加車夫二百文，叫他拼命奔。

這班特快車非常擁擠，車廂裏早已坐得密密層層，廷秀從末一節一直尋過去，一節一節尋到頭一節，還是不見，這真奇怪了，他又從頭一節尋回來，還是沒有。廷秀尋得抓頭搔耳的，無辦法，他想：

『她不是趁這班車我死也不信，五點十五分是三四等車，况且她是六點多鐘出門，六點以後祇有這班七點五五分了。』他弄得滿頭大汗，預備再上車徹底找個明白，可是開車的鈴聲大作，那送客的無線電，『哇啦哇啦』響起來了。廷秀垂頭喪氣的慢慢走出車站，又把那條子看一遍，似乎有一陣悵惘之感，好像自己魂

靈失落了。

他覺得他表妹這一種性情實在怪癖之至，熱烈時若狂實在吃她不清，冷癖時又突然一走，使你哭笑不得，既然要走，昨夜也須告訴我，況且昨天明明還答應魏道明姚伯衡的夜飯，既已答應人家，又不告而別，這算什麼呢。這個表妹……脾氣怪得如此，簡直是兇戲……。

廷秀回到家裏就告訴廷芳這一番情形，便躺在床上氣煞了。廷芳道：

『她走了，就讓她走了吧，如果再住下去，我看你身體也弄壞了，不分日夜陪她玩，到東到西。這十天春假，原是望你在家裏休養休養的，你反不得休養，比辦事還勞苦了。』

廷秀不做聲，歎一口氣。廷芳道：

『有什麼氣呢？歎氣悶天的。』隔一會又道：

『茶要哇？』

廷秀搖搖頭。廷芳又問道：

『早飯吃過沒有？我弄點稀飯你吃好麼？』

廷秀才想起餓肚出門，到現在未吃，肚子真覺餓了，便道：

『就稀飯吧。』

廷芳於是把已冷的稀飯，熱了熱，剝了一個皮蛋，又在饘里握點醬豨豆，裝在小盆子里。廷秀坐起，懶洋洋的吃了二碗，吃好又倒下去騎着，總是百般無趣的，心上失落一件寶貝了。一會他告訴廷芳道：

『你到樓下打電話給魏道明，姚伯衡兩人，你說班小姐今晨已經走了，夜飯謝謝吧。魏是九四二六六，姚是九三五四五。』

廷芳把號碼記在小紙上道：

『假使不在家呢？』

『叫別人代聽好了。』

廷秀先打給魏道明，恰恰在家，電話裏回話問：『爲什麼走的，你哥哥在家嗎？』廷秀纏不明白，把話筒掛在旁邊，趕上來叫廷秀自己接。

廷秀祇得下去，把話筒問道：

『你是道明兄？』

『是的。』

『班小姐今晨走了。』

『奇怪，奇怪，什麼原因突然而走？』

『她這一次到上海來原祇二天就攔，所以二天一過就動身了。』

『她昨夜倒並不提起，我看是你搶花？』

『是真的走了！』

『你送她上車的麼？』

廷秀想了想道：

『是的，我送她上火車的，本想要到你處辭行，因為時間促了，叫我代爲轉達，並且謝謝你晚飯。』

『廷秀，你這人真笨虫，不會再留她二天麼？拖也要拖住她二天的，她說走，你就放她走麼？』

『我拖過的，無法挽留，祇好讓她走，她說暑假再來，多玩幾天。』

『好吧，已經去了也算了。晏歇會。』

『晏歇會。』

廷秀又打給姚伯衡，不在，又打到報館也不在。他想等會自己去一齣吧。

他在電話裏對魏道明說了一番謊，這也是要面子無辦法，如果說出，『她的走連我也不知道。』豈不是大笑話麼？

下午廷秀到南京飯店柯先生處，收那房金的找頭，柯先生在賬房間裏，叫廷

秀大廳上坐，一會他拿了一個小紙包交給廷秀道：

『這裏還多下十八元八角，房金十一元六角，打八折九元一角八分，小賬一成，茶房償了一元，合共十一元二角。你自己點一點。』

廷秀接了紙包連說：

『費心費心。』又看見柯先生很忙，便也馬上告辭而出。

回到家裏看見二頭鴿子，似乎又有點感觸，祇是房子小，養鴿不適宜，鴿扇拉滿床上，桌上，窗沿上，廷秀道：

『我看這兩頭鴿還是寄養動物院去吧，我們地方太小，如何好養鴿，鴿扇東撒西撒，床也髒死，她一向登慣大地方，樹林，河邊，屋頂，現在守在這裏也要悶死了。』

廷秀道：

『我也這意思，祇有寄養動物院一辦法，此後也可看見。我見鴿扇就惡心，

殺死了吃又不忍。」

廷秀道：

『殺，我也不贊成，將來梅姐姐問你「兩頭鴿呢？」「殺死了。」她一定不
快活。』

廷秀兄妹倆人，一人捧了一頭，把她送到文廟路市立動物院，院長很歡迎，
他說：

『鴿種這里極多，可是像這一對純白而一絲雜色也沒有，雖不是名種，但也
多。』又把廷秀名字住址留在簿上，以備查考。院長又領他倆人參觀新到印度老
虎，獅子，金錢豹，還有一條大蟒蛇。廷秀看得怪快樂，廷秀也暫時忘記了煩悶
了。

三

這里我要告訴你們一件秘密，也是一齣含着苦笑的滑稽劇。原來班梅花離開南京飯店後，並沒有動身回家，她是跑到姚伯衡那邊去了。

這都是班梅花一人的主意，姚伯衡到是被動的，這就是她冷癖的地方，也是廷秀認爲無辦法的地方。

這可稱是件秘密，也可當得含有酸味的喜劇，班梅花却把廷秀像試金石的，那般試驗着。原因那一夜在維也納舞廳廷秀未曾答應她的勸告，便和舞女合舞，與舞女舞了不算，又同道明的太太合舞，那一種親熱的樣子，簡直把班梅花氣得話也講不出了，她不知道跳舞是這一種下賤的行爲，下賤得這樣會和素不相識的

男女擁抱一起，臉貼着臉的在大庭廣衆間簡直不知羞了，我雖然是鄉下人，不懂大市面，但這一種樣子我無論如何看不入眼。廷秀太混蛋，他也不留我一點面子了，他還不是故意舞給我看麼？故意來氣我嗎？足見他平日在上海專事跑這種地方來取樂，不知上進。

她忽然想到欲趁這幾天機會，來試驗他一下。他可以當了我面和舞女共舞，和友人的太太共舞，我雖不會舞，那末我也會當了他的面投到別的男子旁邊去談笑，看他如何感想？丈夫不收服，將來永無幸福日子過的。

她當時一五一十將這事和姚伯衡秘密一商量，伯衡笑道：

「這不答應，廷秀兄是我老朋友，將來候會到別的上，我不吃冤枉？」

班梅花笑道：

「不要緊的，你放心好了。」

伯衡道：

『不是不放心，萬一廷秀兄候會，我們不是成了仇人嗎？』

班梅花發誓道：

『包你不會，有事我一人來擋。我是要試試他的心的，並不是和他鬧意見，我覺得這辦法怪有趣味。姚先生你答應我吧，將來我會把你辯白，完全不與你干涉就是了。』

伯衡弄得無辦法道：

『班小姐你既然這樣說，我自然相信，不過你不能到我家裏去，最好你開一個旅館，我到你旅館去，我們約了時間再邀廷秀兄過來，你以為如何？』

班梅花笑道：

『我已經想到了，我也不會跑到你府上去的，我預備開楊子飯店，你到楊子裏來，不過牌子上名字一定欲寫你的，表示是你開的房間。』

伯衡不答應道：

『不要寫我名字，寫你自己的好。』

『也不要寫我的，另外造一個吧。』

伯衡想了想，又點點頭，問道：

『你預備什麼日子進行，這幾天廷秀放春假，大約還有一星期，你學校假期什麼日子滿呢？』

班梅花道：

『也還有一星期，我想再隔二三天也要回去了，我們明天就進行，你明天早上先到楊子開好房間，打一電話給我，愈早愈好，我馬上來。』

伯衡道：

『他不放你走如何呢？』

班梅花急道：

『他又不在南京飯店，他是晚上回去，早上來的，所以你把房間開好，馬上

打電話，如果他早上來我真不能走了，千萬要緊。」

伯衡忙問：

『他早上什麼時間到你處？』

『六點鐘左右。』

『那末我五點鐘到楊子，五點一刻打電話好嗎？』

班梅花連連點頭笑道：

『好，好，準定這樣辦。』

伯衡一笑：

『如果廷秀兄早上到南京飯店，不見你影子，一定發急了。其實廷秀兄爲人忠實可敬，你不該這樣捉弄他的，我和你雖初交，但也很知己，我覺得你用心雖長，未免太把男子束得緊緊了。譬如我就是廷秀兄，廷秀兄就是我，一定受不下這一種刺激，哈哈，請恕我放肆罷！』

班梅花道：

『你們男子都是幫男子的，難道祇準男子玩弄女子，沒有女子玩弄男子嗎？老實告訴你，廷秀爲人確很好，我非常明白，不過他環境太不好，聽說有許多女子包圍他，我是試驗他對我是否有二條心，經過這一次試驗，便可以明白了。姚先生，你應當知道女子的心裏呢？』

伯衡不覺一笑道：

『不過明天廷秀見你不別而行，一定心中難過，你想好補救辦法沒有？』

班梅花說：

『辦法想好了，我會告訴他動身回家，留一麼條子給他就是了。』

伯衡道：

『我們到了楊子是否馬上去叫他來，還是隔一天，打電話給他或者寫條子叫茶房送去？』

班梅花說：

『到了那邊再講吧，我想隔一天由你出面叫他，總之這都是小問題，明天商量好了。』

上面這一席話是在維也納舞廳，他們見廷秀去舞時低低地商議的，廷秀舞畢回座，他們又不做聲了，所以廷秀始終坐在鼓裏，不知他們做這一個圈套。

第二天班梅花老早就起身，爬東西統理理好，一會姚伯衡電話來了，她接着

便問道：

『你是姚先生嗎？』

『是的，你是班小姐嗎？』

『正是。』

『你馬上來吧，房間開好四樓四百念五號，牌上寫馮韻窗的，你叫車子來

吧。』

『房間多少號頭請你聲音高點。』

『四樓，四——百——念——五——號！』

『四百念五號？』

『對，就來吧。』

『我馬上來。』

『再會。』

『再會。』

班梅花忙把東西繫在一起，按鈴叫茶房算帳，一面留下條子給廷秀，茶房把

帳單開來道：

『你的帳統由柯先生代算，已經收過了池先生三十元，有得餘下，這帳單給

你看一看吧。』

班梅花把帳略看一看道：

『已經付過，帳單你就放在這裏。』她匆匆把條子結束放在抽屜裏道：

『如果她先生來問，你說我已經動身了，這裏一張條子交給他吧。』

班梅花把東西提了就走，這時還不過六點鐘，已經來到楊子飯店了，廷秀如何會在火車上把她找到呢？

班梅花找到楊子飯店四百念五號，看見牌上寫的馮姓，她決定是姚伯衡無疑了，便笑嘻嘻地輕輕把門推開，看見伯衡正靠在沙發上看報，她便『哇』地叫了一聲繼之哈哈一陣大笑，伯衡拋開報紙站起笑道：

『你來得真快，廷秀碰頭麼？』

班梅花把東西放在床上笑道：

『快麼？如果再遲點一定不能脫身了。』

伯衡忙問：

「如何不能脫身？」

班梅花說：

「廷秀一到我不是不能脫身麼？好得走得快，這時候他一定到那邊了，哈哈，真滑稽。」

伯衡問道：

「你條子如何寫的？寫得婉轉麼？」

班梅花說：

「我是說姆媽那邊請假原祇二天，所以二天期滿便急要回去了，不及告別，請他原諒，魏道明和姚伯衡兩處吃晚飯，都請他們為婉謝了。我覺得這樣怪有意味，他站在鼓裏，豈知我又到這裏來了！」

伯衡笑道：

『也許他找你不到，趕到火車上尋你呢？』

班梅花一笑：

『不會吧，他不知道我趁那一班火車。』

伯衡說：

『你現在在這裏預備怎樣呢？我下午天館中有事，一直到晚上九點鐘才有功夫，等一會陪你去吃了午飯再商量吧。』

班梅花道：

『姚先生，不必客氣，你管你有事去，我在這裏休息一下，午飯叫二客來吃，上館子恰巧碰着廷秀豈不遭糕？』

伯衡也不做聲，班梅花把東西拆開，那一盒茶點昨天吃膩的，還有大半盒，她自己拿了一塊放在嘴裏吃，又送到伯衡面前，叫他拿吃，她說：

『吃吧，很新鮮的，我早點沒有吃，想你也沒有吃？』

伯衡隨手拿了一塊吃着道：

『我早晨不吃東西的。你餓麼？叫一客牛奶土司好麼？』

班梅花止住說：

『不用客氣，這半盒點心吃完也足夠了。』

她一頭吃，一頭走到陽臺上看馬路，祇見汽車頭尾相啣的像一條蛇向東面行去，點也點不清楚，一會功夫幾百輛也就行過了，她心中很是納罕，覺得上海這地方實在偉大極了。

她一邊看一邊吃着點心，不知不覺把肚皮吃飽了。她回到房裏，看見壁上懸的那旅客注意的章程，本房間每天房金五元五角，因問伯衡道：

『這裏每天五元五角，有什麼折扣？』

伯衡道：

『八折計算，我已經住了拾元。』

班梅花忙道：

『姚先生，你不要這樣客氣，這拾元無論如何不能要你付的，况且這次是我主意，豈可要你會鈔。』說着便把手提箱打開，拿了一張五元鈔票送還他，伯爵一笑道：

『你看我會收麼？班小姐，這一點小意思難道你不賞臉？說來太覺笑話了。』

班梅花和他推了一番，見他一定不受，也就收回了，她想過天再謝他吧。便道：

『你這麼客氣，我如何安意？我想今年暑假希望你到我們舍下去玩點日子，最好你同廷秀，道明一般人一齊去，那邊風景還不錯，有名的劉莊，康莊，周家花園都在我們那邊左近，上次廷秀去玩過的，他還寫下不少遊歷的文字，他那本「春輝樓頭」裏面遊記全是那邊的風物。姚先生，今年你一定去吧，我會寫信來

邀你。」

伯衡祇是點頭答應他說：

『一定去，今年一定去，不過吵鬧你們難以為情呢？』

班梅花笑道：

『這是什麼話？不過鄉下地方沒有都市上好，一切很簡便，招待不週，待慢客人才是真的。』

伯衡道笑道：

『大家都不必客氣。』

班梅花說：

『都市雖很舒服，可是空氣太濁，煤烟太重也太轟嘩於人非常不宜，鄉村雖簡陋樸素，空氣却很新鮮，景物宜人，所以我們鄉下沒有什麼可留戀，不過這一點還可取呢。』

他們在旅館裏開了二客午飯，又酌了半斤陳酒說說笑笑，不覺大半天已經過去。下午伯衡進報館辦事，要待晚上九點鐘才可回來，他說：

『班小姐，如果館裏的事有人可託，我便捷早回來，你不要出去吧。』

班梅花道：

『我一人在這裏無妨事，你能夠早回來最好，否則九點鐘來也不要緊。』

伯衡去後，她把房門關上，一人橫在床上思潮起伏，覺得很對不起廷秀，明天和他會面將取一種什麼步驟呢？如果太使他難過，於心不忍，也許發生別的意思，却真是弄巧成拙了。

她想想又想想，模模糊糊也就睡着了。待一覺醒來，聽得有人彈門，她下床去開門，原來伯衡笑嘻嘻來了。他問道：

『你睡過的是嗎？』

班梅花搓着眼：

『不知如何橫在床上却睡着了，現在什麼時候了？』

伯衡朝沙發上一靠，一雙腳擱在椅上，笑說：

『早得很，館中的專託人代理，所以老早就出來了，現在還不過六點鐘，我們就吃晚飯好嗎？』

班梅花說：

『隨便吃點吧。』

『準定叫粵菜來吃，本來明夜我請你上新雅去的，那未現在叫來吃也一樣，我點一個蓮魚頭，咖辣鷄，牛肉絲，糖醋排骨，菜不宜多，祇要好吃，這四個菜都拿手，你愛不愛吃？』

班梅花隨之說：

『好的，都中意。』

伯衡站起接電鈴，茶房進來，告訴他到新雅去叫，另外又叫了半斤木瓜酒。伯衡又靠在沙發上笑道：

『今天我到館，看見廷秀留有一個條子，但不是他筆蹟，上寫你已經動身，今夜道明吃晚飯和明天我的東道都謝謝了。我馬上打電話去問，據說他們兄妹兩人都到動物院去了。』

班梅花想了一想，詫異的道：

『他們上動物院去什麼事呢？』

伯衡忽然想起似的說：

『此刻他們一定回來了，打電話去問問他，你看怎樣？』

班梅花拍手笑說：

『好的，好的，你不要提起我在這裏，你祇當無其事的問他，看他如何回

答。』

伯衡想了想道：

『明天我和他見面，這不是我故意欺騙他？』

班梅花急急說：

『你放心吧，有事我一人來擋，決不和你干涉。』

伯衡似乎又壯了一下胆，於是便撥電話了。

『喂，請你叫亭子間池先生聽電話。』

『你姓什麼？』

『姚。』

『等一歇。』

一會間音又來了：

『你是誰？』這是莊秀聲音。

『姚伯衡呀。』

『喔，怕傷死，我上半天到你家裏，說你去世了，又打電話到你報館，說你未曾來，我告訴他班小姐已經動身，今明兩夜吃晚飯都謝謝了，他們轉告訴你麼？』

『已經知道了。下半年我也打電話給你，他們說你和廷芳上動物院去，真的嗎？』

『是的，因為把兩頭鴿送去寄養，我這裏太小，不能養鴿。喂，你現在報館麼？』

『是的。我還問你，班小姐爲什麼突然動身？你也不挽留她一二年嗎？』

『我挽留不住，因為她來時祇請假兩天，恐怕姆媽不放心，所以期滿便急急走了，她的脾氣古怪，我沒有辦法呀！』

『祇怪你沒有手段，難道留她一天也沒辦法嗎？拖也要拖住她呢。』

『她比我力大，我拖她不住，但拖也不是事，存心欲走，不好縛住她一雙脚』

的。」

「她趁那班火車走的？」

「七點五五分特快車。」

「你送她上車嗎？」

「自然送她上車，這班車真擠，座位也沒有了。」

伯衡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笑，班梅花在旁邊也掩住嘴儘笑，她心中想，廷秀死要場面。伯衡心中也在想，廷秀兄很忠實的，也會打謊了。

這時電話還沒掛斷，廷秀在話筒裏聽得笑聲，心裏有點感覺，急急問道：

「喂，伯衡兄，你笑什麼？」

「不笑什麼，好，明天會吧。」伯衡便把話筒掛斷了。於是他們兩人大笑特笑，班梅花笑着道：

「他還告訴你一點什麼話？」

伯衡又是一陣大笑。

菜來，他們吃了夜飯，又討論明天的事。班梅花說：

『姚先生，你明天早點來，準定寫條子去叫廷秀，晏了恐怕他出去，他來我故意和你談話，冷淡他，使他坐在冰箱裏一樣，他如果看見這情形，站起便走，你馬上去拖住，我故意裝了不見。他假使問我「今天到的麼？」我便說「我何會回去？」哈哈……：我非使他精神上感到十二分痛苦不可，而後再慢慢挽回他，使他知道我的用心，以後什麼事也好辦了。』

伯衡祇覺得這位班小姐手段之辣，天下第一，他是被動的，祇好一一答應照辦。他說：

『不過我和廷秀兄是好朋友，你是他的愛人，我和你在一起，雖然是尔主意，但你們講和了後，千萬要把我闢清，』

班梅花忍不住一笑：

『姚先生，放心吧，我不是和你說過多次，不與你干涉，明天便會把你闡明白了。我初意，原是你全廷秀是好朋友，所以和你商量呢。』

伯衡不做聲，看了錶，已經九點多鐘，站起欲走：

『好，準定這樣辦，我明天早上八點鐘就來。』

班梅花說：

『好，明天會吧。』

伯衡走出揚子，心中覺得很對廷秀抱歉似的，他想：『廷秀娶了這位班小姐，一世不得自由，她這種試驗男子的計劃，實在高妙透了，廷秀忠厚的性格，一時腦子轉不過來，也許有意外發生，我不是這裏面的主角一份子嗎？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不能減默，一定去和廷秀預先講通，叫他明天千萬欲隱忍處置，或者故意做出萬分痛苦樣子，使她回心，早點講和了吧……』

伯衡主意打定，便打電話邀廷秀到他家裏來一談，不一會廷秀匆匆趕到，伯衡把房門關上，坐下細細和廷秀說道：

『廷秀兄，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能不能答應？這是先決條件，如果不能答應，也不必多費唇舌了。』

廷秀道：

『我能力上可以辦到，一定答應。我和你多年的朋友，笑話了，難道不能明白我性情嗎？』

伯衡道：

『這件事你能力上一定可辦到的。』

『那末不生問題，我決定答應就是，你說什麼事？』

『你既然答應，我便說了，但是請你不要難過。就是班小姐並沒有回去，現在住楊子飯店四樓四百念五號，你說今天早上趁七點五五分火車動身，你還送她

上車的，這個苦來騙我。……」他看了看廷秀面色，低了頭不做聲，接上道：「這件事如何起因，如何結果，都在我一入肚裏，不過你心中不要難過，我現在所以來告訴你，也是爲了你，但是你要明白，班小姐用意深長，她對你的心却始終未變，這是請你放一百個心的……」

廷秀低低的歎道：

「隨她吧，我問良心沒有待錯她！」

伯衡道：

「原是沒有待錯她，所以始終還是愛你的。」

廷秀急急接上道：

「她爲什麼來捉弄我，明明說動身的，這不是來欺騙我麼？」

伯衡安慰道：

「你不要吵，其中自有原因，也許你大意忽略了。你想想看，昨夜在維也納

「她不是勸你不要同舞女跳舞嗎？你因爲不答應她勸告，因此她心中十分痛苦，她認爲這是你故意和她反對，而且跳之不休，那一種親熱的樣子她看不入眼，簡直是侮辱，這也無怪她，在鄉下絕沒有見過的，何況你是她的愛人，女子的心理最狹也沒有，她當時沒有和你發作，已經是十二分留你面子了……」

廷秀道：

「她雖勸過我不要舞，可是誰把它放在心上。你如何會知道這詳細的？」

「她統和我說的。現在她的意思是以爲你可以玩舞女，她也可以玩別的男子，寓意是一種試驗你是否對她有一條心，却並不是什麼報復，這你要明白的。起先她知道我是你好朋友，將這事一五一十和我商量，我想她用意是爲你好，又被她強迫似的要我答應，所以楊子四百念五號是我開的，而主意是她出的，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別有用心。現在她主意，明天叫你到楊子面談，時間大致是上午八九點鐘，自有人送條子來叫你，不過你見了她面，千定要隱忍，因爲她這全是故意

的，我恐怕你受不起這刺激，奪門逃走，豈不弄僵了，現在預先關照你，你聽我話要緊。」

廷秀道：

「你同我說這番話，她知道嗎？」

伯衡笑道：

「她如何會知道呢，這是我私下和你說的。」

他們又商量了一番，廷秀都知道了，很歡喜的告辭了出來，預備明天和梅妹談判，看她使點什麼手段。

伯衡統把她的計劃告訴了廷秀，可是班梅花却又坐在鼓裏呢。

第二天伯衡七點鐘就趕到楊子，班梅花早已起身了，伯衡道：

「班小姐，我們就寫條子叫廷秀如何？」

班梅花道：

『好，你寫吧。』

伯衡早有成竹在胸，所以毫不推却便寫道：

廷秀兄：

弟有要事面商，即請顧我一談爲荷。地址楊子飯店四樓
四百念五號。

弟
衡條

等了一會茶房來說：

『條子已經送到，他馬上就來。』

班梅花不覺心中撲撲的跳，向伯衡道：

『姚先生，他快要來了，我故意看報，你也看報，他進來你招呼他，我祇淡

淡同他點一點頭，不和他講話，你故意找點旁的話和他搭訕搭訕。』

伯衡很是泰然微微的笑道：

『我自會知道，你不用多費心了。』

果實隔了不一會，廷秀推門進來了，看見伯衡，班梅花兩人都在看報，便笑着叫一聲：

『伯衡兄。』接上又叫一聲：『梅妹。』

伯衡連忙站起招呼，也笑着道：

『廷秀兄，你早呀，請坐，請坐。』他又向班梅花道：

『不要看報了，廷秀兄來了，他招呼你也不理他麼？』

班梅花於是不好意思的把報斜在一邊，咯咯同廷秀點一點頭，像陌生人一樣，也不說話，便又管他看報了。

廷秀看在眼裏好不氣惱，幸而伯衡早告訴他這是她的計劃，心中再三把它抑制住，不然早也噴血了。伯衡道：

『現在請你來沒有別事，就是班小姐對你略有點小意見，好在你們都是自己人，有什麼難過，不妨雙方講講明白算了，以免悶在肚裏，愈弄愈糟，這是最壞

不過的。我看誰不好，便向誰當面道歉，認錯算了。不知兩位以爲如何？」

廷秀忙問道：

「什麼事，我完全不知道，好像我沒有待錯她呢？這真是「關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了，即使我對她什麼地方不是，那末我們不是初交，難道這一點也不能原諒麼？也不能當面直說麼？我認爲這種有計劃式的手段來對付我，想不是梅妹所欲做的，或許事情複雜，可否請梅妹當面直說，如果我錯，那末衍衡兄也在這里，都是自家人，我陪個不是也可辦到……」

班梅花眼睛雖一行一行看着報，裝着泰然樣子，但也模模糊糊不知看點什麼。她聽廷秀這樣說，欲想加以辯駁，也是沒有勇氣出口，祇是捧了報，把視線雙方隔斷着，不給廷秀看見她面目。衍衡說：

「班小姐，廷秀兄既然這麼坦白的說，你原諒他點吧，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呢，算了算了。」

廷秀雙手捧了頭，面孔看在地上道：

『昨天我趕到南京飯店，看不見你人，我心中已經感到萬分痛苦，你爲什麼這樣突然而走呢。當時看見你留下條子，才明白你走的原因，那末我不怪你。於是馬上趕到車站，從末一節車找到頭一節車，却找你不到，心想你一定是趁這班車走的，又因爲人擠，也許沒有看見，再想上去找，車却開動了，祇好失望的回來。豈知你的動身，原是我兇戲的。何苦這樣捉弄我？——我想，我們太愛好了，愈愛好愈容不下一絲障礙，這我非常明白。不過一個男子各方面接觸機會甚多，但也要看專行事，你們女子也不可一味不講理，使男子拋臉……』

班梅花捫心自問，似乎很對不起廷秀了，可是她表面始終不理他，她預備逼得廷秀無路可走時才放棄她的成見來挽回她。伯衡勸和道：

『好了，班小姐，你有什麼話也拿出來講呢？』

班梅花還不做聲，廷秀一肚悶氣，正欲發作又不能發作的苦。忽然想起進攻

辦法站起來道：

『我坐了半天，她不但講話，連熱氣冷氣也不透我一口，假使我是個陌生人也不致如此樣子的，那末我比陌生人還不如了。算了罷，她無誠意和我談；我何苦坐在這裏看她面色吃一鼻子灰，討她厭呢？』於是他向外就跑，伯衡在後面伸手去拖他，可是廷秀溜得很快，伯衡一直追出去，他們倆人在走衛裏，又秘密接了一下頭，廷秀祇好又被伯衡拖了回來，走到房門口，班梅花這時也就迎出來了，她堆上一臉笑容向廷秀道：

『你就這樣走了嗎？……』

廷秀一付尷尬面孔道：

『你不理我，我不走做什麼？』

班梅花一笑：

『我現在理你了，請進來坐吧。』

於是伯衡把廷秀推在前面，二人都進來了。

班梅花才發表她一番談話道：

『廷秀哥，你爲什麼這一點忍耐力也沒有呀？這原是昨天和她先生商量，故意來試你的，你知道我這樣做是什麼原因呢？告訴你吧，前天晚上你不應該不聽我勸止，還會和舞女跳舞，雖然跳舞在上海是件平凡的事，可是你不當做出那種不入眼的樣子給我看，你想我恨麼？你的一舉一動都和我休戚相關的，我會容許你這樣墮落麼？那時我勸你不住，又礙於幾個朋友在一起，欲和你搶白不能，祇好忍耐下去，可是看見你對此一道非常有興趣，想必你平日一定常到這種場所，是無疑的，我想到這一層，可以推側你平日作樂的方向，是走上這一條路了！廷秀哥，你憑良心說，在我面前也毋庸打諳了。我原是愛你的，我始終對你沒有二條心，我到現在還是愛你。你不要以爲我剛剛不理你是對你變了心腸，這是看看你是否有反悔的意思，你竟憤憤地一走了之，難道你不滿於我，就這樣兩下分離

了不成？廷秀哥，你要明白我的用心深長呢，我從南京飯店搬到這裏，經過再三的考慮，又和姚先生商量了半夜，他是你的好朋友，當然你不會疑到別的上，這件事也是我一入主意，姚先生完全無關的，你千萬莫誤會他——總之，「話盡黃河都是水」我祇希望你從今以後改變宗旨。你一月能尋多少錢？這種墮落場所經得起你揮霍嗎？廷秀哥，我話也不過盡在這裏了，你認為可以入耳的，就請你接受了吧……」她說畢又倒一杯茶授給他。廷秀接在手裏道：

『前夜的事，一半我糊塗，一半還是爲了你沒有見識過舞廳，所以特爲全你去見識見識，我平日本也難得去的，又加了那時候喝了許多酒，所以沒有理性了，青年人往往悞事都爲酒，那末我從今天起不但絕足舞場，還需要把酒也戒除！梅妹，以後我有什麼短處，最妥當了我面指點，我可立刻改過，直截爽快的，大可不必像你這樣大兜圈子，自己人不能心胆相照，而處處用手段，還成話嗎？』

伯衡點點頭而笑。班梅花却說：

『我愛這樣又如何呢？』

廷秀喝一口茶道：

『你愛這樣，未免不近情理，以後日長，將何以堪。不過一個人脾氣生定，也無法可想。』

伯衡插出道：

『好了，好了，各人都有理，就此講和了吧。』

班梅花不覺一笑，廷秀也跟着一笑。隔了一會班梅花向廷秀笑道：

『你昨天還趕到車上找我嗎？嘻嘻嘻嘻……』

廷秀把頭一抬叫道：

『可不是嗎？你真捉弄人家，無怪我尋來尋去不見你。我也想不懂了，到底坐那一班車走的？豈知你老人家在這里！』

伯衡和班梅花相繼大笑，她抱歉似的笑道：

「真真對你不起，給你打十記手心吧，今天請你們兩位觀電影，金城這幾天正開演「迷途的羔羊」呢，我一定請客！」

伯衡道：

「不必客氣，我有一張贈券，三人去祇須再買一張就行了。」

班梅花道：

「好極，好極，那末我請你們吃夜飯。」

廷秀說：

「你是客人，如何好請我們看戲吃飯？這都沒有你份兒，準定看戲伯衡有贈券，吃夜飯我來！」

班梅花不高興道：

「沒有我份兒，我便不去！難道我不能請你們嗎？太笑話了！」

伯衡道：

「好，班小姐你就請吧，吃午飯你來，看戲我來，夜飯廷秀兄來，一字公平，大家都不吃虧。」

他們就這樣決定下。廷秀向班梅花道：

「這次你出來，到底在姑母前告幾天假的，你不要騙我？」

班梅花屈着指尖笑道：

「還有呀……還有……四天。」

「真的？不騙人？」

班梅花認真的點一點頭。廷秀道：

「好的，我陪你參加一個文藝茶話會吧，就是後天，大約有二百多人到，那裏你可以看見許多作家和文藝家的真面目，聽他們講的不同的文藝理論，怪有趣味。這次會期真可巧就在後天，他們是二個月舉行一次的。」

班梅花拍手笑道：

「幸而昨天沒有回去，我有資格加入麼？」

「我同你去玩玩不要緊，不過他們的章程訂得很嚴格的，入社須要二個社員介紹，還要寫過二本創作，經過審查，通過方可爲社友，每年納費二十元，分春秋二季繳足……」

伯衡見他們談得很投機了，因笑道：

「你們兩人都諒解了吧？足見任何意見經過一度面談後，不冰釋也會冰釋了。——現在時候不早，大家吃飯去吧。」

班梅花點頭笑道：

「好，走出去吃。」於是她換了一雙平底皮鞋，又更了一件上衣，下面穿一條短裙，完全成一個女學生打扮了。

他們的打不開的交涉，來勢很猛，可是沒有幾句話又講和了。老古話：「船頭上相罵，船尾上要好，」真一點不錯呢。

三人走出門口，想了想上那兒去呢？廷秀道：

『就近點好了，還是金蘭飯店怎樣？』

大家都說好，於是便到金蘭吃了午飯，班梅花會了鈔，當初講定，他們二人也不搶會帳。下午到金城看電影，却看得非常意味，班梅花道：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意義的影片，葛佐治和陳娟娟這兩位童星，表演得深刻極了，蔡楚生導演的片子畢竟不錯。』

伯衡和廷秀都一致稱好，認為值得一看。

走出金城，店家的燈都點得像白晝一樣。他們二人隨意走來，談論影片的情節，各人發表見解，伯衡就指手劃脚地大講特講，怪有一陣勁兒似的恰恰走到貴州路，仰面一部包車拖來上面坐着魏道明他們三人都沒有留心，道明却看見了。他在車上抬高了手嚷道：

『伯衡兄！伯衡兄！』

伯衡還沒聽見，廷秀回頭看是道明，忙招手叫着：

『道明兄！下車，下車！』

這時伯衡班花都回頭來看，知是道明，歡喜的笑着說：

『巧極，巧極，巧極，一全吃夜飯去！』

道明這時也跨下車來向班梅花詫異地問道：

『班小姐，你昨天動身的，爲什麼今天又來了？』

班梅花一笑說：

『倒奇怪，難道昨天去了今天不會再來麼？』

道明伸手抓抓頭皮：

『……………』

廷秀笑道：

『道明兄閒話少說，你上那兒去？我們一同去吃飯吧？』

道明說：

『你們預備到什麼人家？我還有點應酬，等一會我一定來找你們好麼？』

廷秀想了一想道：

『晉隆飯店，你一定要來，我們等你。』

班梅花笑道：

『魏先生，你不來如何說法？』

道明雙手一攤：

『人格担保。並且今夜我務必要到，什麼道理？前天晚上我們原是約定的，歸我請客，請班小姐吃西餐，後來你忽然又走了，現在你說到晉隆去，很好很好，那末今夜是我的東道，你們都不必客氣，你們先一步。我即刻就到。』

伯衡和廷秀哈哈大笑，班梅花嘴一批說：

『叫你來吃飯，變了叫你來會鈔，你還是不要來吧！』

道明却一笑：

『這是巧事，本來我可以不請你吃飯了，恰恰現在碰到你，昨天你回去，今天又來，如不碰到，那末我一點也不知道。這真是緣份，意思一定欲盡我地主之誼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客氣。好，你們先一步吧，我那邊有點小應酬，一到即走。』

班梅花也沒有什麼話好講，伯衡廷秀接上道：

『好，好，準定這樣辦。』

他們在貴州路雙方分了手，一面便向晉隆飯店走來。

隔了一會道明果然趕到，笑着道：

『快麼？快麼？』

他們三人齊道：

『好迅速，我們也剛剛到，椅子沒有坐熱呢。』

僕歐來招呼吃什麼菜，道明一看，知道這僕歐叫金鈴的，從前在大東做，現在大致調到這里來了。便叫了一聲：

『金鈴！你認得我麼？』

那僕歐驀地朝道明仔細一看，忽然記起，叫道：

『嗶！魏先生，久違久違，你一向發財！』

道明道：

『你幾時到這里的？生意還好吧？』

『我上月調來，生意倒不錯。魏先生，你長遠不到大東了，你還是老地方麼？』

道明點點頭，看了看菜單道：

『你弄四家公司菜，壹元半的蘆筍湯改牛尾湯，香咖龍蝦改鴿子，刀魚改桂魚。菜要道地點，另外四盅白蘭地，祇須新牌子好了。』

廷秀道：

『班小姐不會喝白蘭地的，少一盅好了。』

道明便說：

『不喝白蘭地，就弄一杯葡萄酒吧。』

班梅花道：

『頂好你問問南翔金香酒有沒有？』

廷秀搖搖頭低聲說：

『大菜館沒有這名目的，就葡萄酒吧。』

金鈴一一答應着，他又聽到金香酒三字，便笑問道：

『這位小姐欲金香酒麼？這裏也有寄售不過要一瓶一買，很便宜，三角五分一瓶。』

道明接上道：

『好，好，你拿一瓶來吧。』

金鈴一聲答應，便去叫菜，這時刀叉瓢羹盆子，另由一個僕歐都佈置好。一會酒來了，果盤也來了。一個老大的玻璃盤，中間分做八格，每格放着不同的酒菜，譬如：火腿，豬舌，醬蛋，鴨肫肝，鱈魚，鷄丁，奶油生菜等東西，端在客人面前，由你自己揀種那幾味挑在自己盆子裏吃，道明每格都挑上好多塊，堆了滿盆，班梅花暗暗好笑，覺得他的食量真是驚人。待到果盤端到她面前，她祇挑了二片火腿，盛了一瓢鷄丁就不要了。道明向她笑道：

『你吃這一些些夠了嗎？你看我這一大滿盆！』

班梅花笑笑不做聲。伯衡說：

『這裏菜還不錯，調得很入味。』廷秀也道：

『道明兄又有人認得，想必更好。我們到處有人相識，自是便宜的。』

這一頓夜飯從七點鐘一直吃到九點多鐘，班梅花喝了好多啤酒，面色更加

紅豔如桃子，人也有幾分醉意了。因為菜很豐富，大家都脹得飽飽的，帳算好，金鈴一直送到大門口，再三要道明下次再請過來。

班梅花雖有幾分醉意，神志還清楚，邀着他們二人到楊子去玩，廷秀伯衡却左右留神她，好得轉一彎便到楊子了。

第二天廷秀帶同廷芳一齊到楊子來看班梅花因為是星期日，他們來邀她上兆豐花園去玩的，所以手上帶了紙傘和一個旅行食籃，裏邊有一罐鷄，二罐牛肉，一罐被羅米，二隻鴨腿，一瓶啤酒，四件麵包，還有刀叉白布毯水果等東西。廷秀提在手裏。

班梅花問道：

「你這籃裏什麼東西？」

廷秀說：

『我們上兆豐花園吃的乾糧，現在不告訴你，到了裏邊打開來吃時你便知道了。』

廷秀道：

『梅姊姊，你一定猜不到是什麼東西哩。』

班梅花一邊換衣服，一邊笑道：

『大不了是吃的，那末我也買點去，你們也決不會猜到的。』

廷秀道：

『你不要買了吧，我們已經買了許多了。』

待到他們走出門口，跑到南京路趁雙層汽車時，班梅花看見大三元廣東館子玻璃窗裏陳列一大堆南京鴨肫肝每元七隻，她趁廷秀不留神時，溜進去買了一塊錢。待車子來了，她從大三元挾了一包鴨肫肝笑嘻嘻走出來了。

廷秀在車上皺眉蹙足的道：

『梅姊姊，叫你不要買，你偏要買，吃不完却糟塌了，』她又向廷秀道：

『哥哥，你看梅姊姊又買東西？』

廷秀笑道：

『讓她買吧，我們可以多吃一點還不好麼？』

班梅花批一批嘴笑道：

『你想麼？偏不給你吃！』

這時車中人都都拉開嘴來笑，班梅花不好意思，把面孔朝了窗外。

他們三個人在花園中走着閒玩，因為是星期，遊人真不少，祇見門口不斷的

湧進來，成羣結隊的，紅紅綠綠的，老老少的，應有盡有。班梅花問道：

『今天爲什麼這許多人，從前我也來過覺得很清的。』

廷秀道：

『今天是星期，又因爲是春假，所以幾天來無天不擠，其實人多，便無清

趣，反覺嘩囂。」

他們走走很是吃力，頗想尋一塊幽靜的地段，或者樹蔭底下，休息一歇，可是幾塊好地方，早爲人佔據去了。待廷秀走過去一看，不是發現一對青年男女蜜蜜講情話，便是幾個大人帶領了小孩子嘻嘻哈哈在嘻戲。廷秀很是失望的說：

『我們走過橋去尋椅子，這里人都坐滿了。』

班梅花和廷秀一面孔汗水，熱得要命，都把外衣脫下披在手臂上走。一直走過橋，穿過樹林，才看見那低低樹蔭底下有二條長靠椅。廷秀連忙奔過去佔着，一面囔着道：

『這里有了，快快來呀！』

她們也忙着趕過去，都很疲乏的靠在那里喚吃力。一會廷秀把食籃打開，把白布毯舖在草地上，把籃中食物一件一件搬在布毯上，分爲三份，班梅花看得怪有味，她想：這倒像學校裏舉行的野宴呢。因說道：

『梅妹妹，我這紙袋裏有鴨肫肝，也分做二份吧。』

廷秀却縮在椅子上看着笑，廷芳統把東西分畢，用刀開牛肉罐，波蘿米。可是牛肉開來，波蘿米却用足力還是開不開，結果廷秀來開，又因用力過猛，把半罐露汁潑了班梅花一鞋子，廷芳哈哈大笑，廷秀連忙拿手帕替她拭，班梅花把脚一踢道：

『這有什麼要緊呢，一點滴水。』

廷秀却攤着一雙手抱歉似的說：

『忙記帶了開罐器了，一柄洋刀如何好開，你看刀口也開壞了，又把湯潑了你一脚……』

廷芳插出說：

『不要咕嚕了，我們吃午飯吧。哥哥，你坐這里，梅姊姊坐這里，我坐這里。』她把自己坐的先坐了下去。原來一塊四角的白布毯，一角放着食籃紙傘衣服

等東西，二隻角坐着人，廷秀坐在食籃對面一角，二邊二角廷秀和班梅花相對坐着。廷秀心中想道：『這格式怪有趣，我做大王，左面妹妹右面愛人，人家看見都以爲我這個人豈福齊天，這未嘗不是一樂呢……』

這一頓野宴，吃得非常有藝術而又寫意，比一席酒還有味，說說笑笑，自得其樂的。許多走過的人都站下望一望，心目中自然生着羨慕，單看這許多羅列着的食品和吃剩的水果皮，也就知道他們享樂一斑了。廷秀忽然笑道：

『梅妹，你會唱歌麼？唱一隻歌好麼？』

廷秀附和道：

『贊成！贊成！梅姊姊你唱我也唱。』

廷秀也大笑道：

『你們兩人唱，我也唱。我會唱「七情」唱「八戒」。』

班梅花不覺一笑：

「七情」早已成爲過去老調，誰還唱它，你真是老古懂，太書獃子本色……」

「那末唱什麼呢？我還會「可憐的秋香。」」

班梅花拍手道：

「這更是老調老調了，你爲什麼肚裏盡是老貨色？告訴你吧，現在較新點的，「月下幽情」「鳳陽花鼓」「梅花接哥哥」「自然孩子」「兄弟行」「畢業歌」「迷途羔羊」「香草美人」等等，不過我不大研究唱歌，我會的祇「畢業歌」「鳳陽花鼓」「梅花接哥哥」幾個。」她又向廷芳笑道：

「你會點什麼歌？」

廷芳略一思量笑道：

「我嗎？一個也不會啦，哈哈……」

廷秀搶道：

『梅妹，你不要聽她，她會的歌真不少，她斥底歌譜有一大疊，恐怕比你還會得多。有一回她的姊妹淘在電台上播音，邀她去唱居然客串一星期。這件事還是朋友告訴我，她一點也不給我知道。你想這個人神祕麼？』

廷芳極力辯白沒有這事，可是一會又悄悄承認這件事，她說：

『這也不是什麼叫客串，完全姊妹淘尋開心尋出來的，我跟她他們去玩，被他們拖住了，只好獻醜一下子。這事本來毋庸告訴你，有什麼神祕不神祕？』說畢白了廷秀一眼，又低頭用力的咬了一口生梨，細細嚼着。廷秀知道她有點不樂意，便不做聲了。

斑梅花向廷芳道：

『芳妹妹，你在什麼電臺，什麼歌社，說出來也許我會知道——喔，一隻歌也不會唱，原來你騙人？』

廷芳接上一笑：

『雖然我會幾隻歌，可是字眼不準，唱得不好，又沒有人教授，不過跟了一房東的女兒學學，到電臺也是她帶我去的。我是東方電臺，每天下午三點鐘起播，那隻團體叫夜鶯藝社。』

斑梅花忙道：

『夜鶯藝社我也認得的，社長姓王，叫流朗，我和他通過信索歌譜，他的一個妹妹，一個叫曼娜，一個叫露茜是嗎？』

英秀點頭道：

『你如何會知道？你也上過電臺的吧？』

『我上海真難逢來一次，如何上電臺呢？因為我們學校裏有架五燈機，按在宿舍內，上海的聲音非常清爽，大凡歌社的名字和唱的人我都知道一些，雖然和他們素昧平生，可是時常有信往來，歌譜出版的印刷品也常寄來的。』

英秀接道：

『難怪你們對此道都十分接近，所以什麼老調新調，分得這末明白，我可說是門外漢了！你們都會的趕快唱一隻聽聽。』

廷秀推班梅花先唱，班梅花又推廷芳先唱，結果廷秀道：

『雙方都不要推，擲銅板來決定，是字梅妹唱，是貝廷芳唱，不是都不吃虧麼？』

她們兩人也就答應。廷秀便把銅板朝空中擲去，落在地上恰是個貝，沒有話講派定廷芳先唱了。

廷芳吊嗓子似的故意咳了一聲，却又忍住笑雙手捧了嘴，班梅花催道：

『快點，還怕難爲情麼？』

『梅姊姊，不是別的，叫我唱什麼呢？』

『你什麼拿手的就唱什麼。』

廷芳又想了想道：

「我沒有拿手的，還是你點一隻吧。」

班梅花便點了一隻「畢業歌」可是廷芳反對道：

「『畢業歌』需要二個人以上合唱才好聽，並且是一男一女接唱的，單一個女的唱便顯不出他的激昂悲壯來。如果廷秀會唱就好了。」

班梅花一想倒不錯，廷秀却插出笑道：

「我會，我會，是不是」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

廷芳嘴一批：

「你會，你祇會這一句，真鴨尿臭！」

廷秀於是「哈哈」大笑把身體朝後躺地上一躺，面孔望着天，他想：「這一道今生沒有份兒了！」

班梅花便點了一隻「永別了弟弟」這隻歌恰爲她拿手戲，廷芳一聲一聲唱來

，哀感極了，而嗓子響亮，咬字準確，高低有韻，唱到「永別了我的弟弟……」煞尾幾句時，覺得無限感傷。正在這時那林中早站着許多知音之士，在那里清聆着廷芳的歌聲，待到一曲終了，居然發出拍拍的掌聲。廷秀忙朝後面林中一看，見好多人靠在樹幹上笑着向這邊望，廷秀向廷芳道：

「你看，這許多人都聽你唱歌，還拍手，足見你的藝術。已經可以上天而入了，天才，天才！」

班梅花尤稱不絕口，廷芳則面孔張得通紅，怕羞的頭低着不做聲。一會向班梅花道：

「好了，我總算醜戲過了，現在該派着你唱了。」

班梅花嘻嘻笑着看見那邊許多人却左右爲難的無論如何沒有勇氣開口，她朝那邊看去許多人還是不走，好像還聽她唱似的儘守着等，她笑道：

「你看這許多人，怎不難爲情？」

廷秀廷芳齊道：

『有什麼關係，你管你唱，他管他聽，不要去睬他們就走了。』

班梅花到底鄉下人，沒有上海女子開通，她倒在草地上雙手掩了面孔『格格』地祇會笑。她說：

『我準定唱，不過這裏決不唱，等一會捫去唱。』

廷芳不答應道：

『我太吃虧了，並且擲銅板在先，豈可中途轉變？』

班梅花一笑道：

『假使我有你的這點本領，不用你說早早唱過，看的人作算還多也不怕。芳妹妹呀，我不及你，祇好藏拙啦？……』

廷芳不等她說完，早立起就奔過來一把抓住她的手，兩人扭做一團，滾在地上『格格格』地儘笑，班梅花掙扎着嚷道：

『還不是嗎？還不是嗎？我有你這點本領……』廷秀更加扭得緊緊的：

『好，你還這般諷刺我，看我饒你嗎？』於是預備鬆手了，又扭倒地上了。廷秀出來說：

『好了，人家看見不像樣，雙方媽虎算了吧。梅妹既然不唱，就夜裏唱好了。』

她們於是放了手，還是笑得捧了肚皮，一個却喘着氣掠着髮髮，班梅花却整着衣服，一看兩人背脊上點着許多草屑，廷秀又把她們拍拍，才道：

『好了，我來講句公平話，梅妹現在不唱，晚上一定要唱，不可推却了。什麼歌由廷秀點一隻？』

班梅花點頭答應，廷秀說：

『點一隻「鋤頭歌」吧。』班梅花說：

『我不專長這隻歌，並且怪單純難聽，我自己揀一隻來唱就是了。』

這時林中一般人都早已走完了。班梅花一看低低說：

『人都走完了，我現在唱吧，以免芳妹妹說我中途毀約，討一頓罵。』她四面一顧，又道：

『我現在先唱一節，這歌叫「梅花接哥哥」，我最歡喜這個歌。』於是唱道：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二個轎夫上山扒，哼哼，哈哈，哼哼，哈哈，一乘轎子肩上壓。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哥哥坐轎看梅花，好哇，好哇，真好，太好，哥哥笑得眼睛變做一條縫。

梅花香，哥哥聞，梅花色，哥哥親，清香秀色稱了哥哥心。

梅花詩，哥哥吟，梅花曲，哥哥哼，詩情曲意動了哥哥心。

一個哼哼，一個哈哈，哥哥坐轎看梅花，梅花忽然枝頭笑，開言道：『小妹

梅花接哥哥的駕，哥哥果然今天到。」

班梅花以她嬌嬌的喉嚨，帶着處女的腔子，體貼着歌辭的故事，雖然短短的祇這一節，可是聽來也夠溫柔之致了。廷秀聽得神往了，好像這個歌是爲他而編的，妹妹也爲他而唱的不禁歡喜的問道：

「妹妹，這個歌好極，歌辭題得更巧妙，你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廷秀拍手讚道：

「梅姊姊，你到底比我唱得好，真是「此曲祇應天上有」，原來不唱不唱你是客氣？」

班梅花笑道：

「我唱不來，你原諒點吧，何必一定如此逼人呢？……」她又向廷秀道：

「我全你說過了，這個歌是我改編的，歌辭編得好，要說原作者編得好。這是一節，全歌更美麗動人哩。」

正在這時候許多人却向外走，忽地起着大風，樹木受着風「沙沙沙」的舞動，一看天上有朵黑雲漸漸移來，好像立刻有雨。廷秀連忙起來收拾，廷芳和班梅花把吃剩的東西忙着理進食籃，又有開過的罐頭食品因為有湯水，所以也不要了。

他們匆匆走出花園，看見汽車站上立滿了人，不知什麼時候可以上車，便叫了一部祥生車子回到楊子。廷秀廷芳沒有下來，原車開到家裏去了。

果然下了一夜的春雨，直到天亮才停止。

第二天班梅花老早便爬了起來，推窗一看，見馬路上已經吹乾了，於是把窗統統打開，一陣一陣晨風吹來，紗帘跟着舞動，鬢髮也在風中飛蕩，她在陽臺上呼吸了一會清氣，人怪新鮮。索性拖了一把椅子來，又拿了一本「春輝樓頭」披閱着。

八點鐘光景廷秀打了一個電話來，叫她到他家裏去，因為妹妹廷芳，昨日飲

食不慣，半夜發熱，嘔吐，頭痛。所以現在照顧着妹妹不能來。班梅花馬上買了一點桔子坐了車子趕去。進門看見廷秀躺在床上面色很蒼白，伸手替她按了按額角，熱勢已退。廷秀道：

『昨天麩包，鴨肫肝，牛肉，水果，六亂三千的儘吃，一定吃壞了，裏面還積食呢？』

班廷花問道：

『請過醫生嗎？』

廷秀答道：

『她不要吃中藥，所以請西醫打過一針退熱針，灌過一次腸。據說熱退即好，沒有問題。』

班梅花低低問廷秀道：

『芳妹妹靜養靜養吧，如果口渴，這裏桔子剝來吃吃，你把渣吐出來就

是。」

廷芳低低答道：

『又給你買桔子，真不好意思。』

班梅花也不做聲，又坐到廷秀寫字桌上翻原稿看，翻信看，忽然翻着一封信，筆跡有像女人寫的。她見廷秀不在房裏馬上把信抽出來看，見上面稱廷秀叫「秀哥」班梅花心中已經有點不舒服，又看到下面具名是「你的妹妹鳳上」於是斷定這封信是他愛人寫來無疑，便不及細閱內容匆匆塞在自己袋裏。

她是氣得面孔也白了，不相信廷秀這樣忠實，情人也會這樣的多，他又何必來欺騙我呢？早早說明白，我儘可以讓路，這樣不但害人還害了己。足見男子的心理完全是把女子來玩弄的，我沒有把他這秘密會無意中今日找到，我的前途幸福也就可想而知了。她又想：現在不和他發表，打聽打聽這女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倒要見識見識她。

一會廷秀端了二盆點心，笑着進來道：

『梅妹，你吃點心吧，很熱的。』

班梅花朝廷秀臉上一看，又點點頭，雖沒話說，但已表示出：『你的秘密盡是我一肚皮，還叫我吃點心，省了吧！』雖然她還是隱忍下去了。淡淡的道：

『何必買這許多點心，早晨我不吃什麼的。』

她忽然想起一對鴿道：

『鴿呢？』

廷秀答道：

『這裏地方太小，不能養鴿，我送到市立動物院去了。那裏設備很好，我可以時常去看看。』

一班梅花也不做聲，心中自然不歡喜的，她以為我還沒動身，鴿已經把它送了

出去似乎把我一片送鵲的初衷拋到九霄雲外了。

廷秀見班梅花今天很不歡喜的，知道她的冷癖脾氣又發足了，自然也感到無趣。隔了一會道：

『梅妹，你在這裏吃了飯，我同你參加文藝茶話會，這裏去祇半里路，極近的。』

班梅花道：

『什麼地方，祇半里路？』

『中華職業教育社。』

他們吃了飯，洗了臉。廷秀向他妹妹道：

『現在好點麼？我們出去一會，二個鐘頭就回來。』

他妹妹答道：

『你們去吧，我現在好得多了。』

廷秀還不放心，下樓託二房東的女兒，上樓來陪她，二房東女兒原和廷秀很愛好，馬上趕上樓來。廷秀和班梅花便赴會了。

中華教職社大禮堂上佈置一個會議的格式，中間一面元色大絨旗，旗上一個圓的社徽，中間繪成一支筆擱在原稿紙上，含意就是「作者」兩旁貼着標語，和一張開會秩序，講臺壁上一塊大黑板，下面一張小長桌。中央排滿了椅子，每一把椅子前面一張小方桌，桌上早擺着一個玻璃杯，杯中按一小袋茶葉，旁邊一面盆子，盆子裏排着四件五色奶油西點，老遠望去，彷彿構成一幅自然調勻的圖案。進門口有一張長桌，上面攤着一本又闊又大的社員簽名冊，旁邊還有招待員，伸着一隻手請你簽名。

這時不過下午一點鐘，開會時間沒有到，廷秀和班梅花來得還早，進門簽了名後，進去祇見十多個會員，這十多個會員都是執行委員，所以早到。他倆見廷

秀到來忙打招呼，握手，

『早呀！早呀！今天開會人一定必多，大家都放春假啊！』那人指指班梅花問道：『這位是……？』

廷秀忙向班梅花介紹：

『這位便是本會發起人，又是一位大作家烏龍先生，他的文章真寫得話龍活現，生動有姿。』又向烏先生介紹道：

『這是舍表妹叫班梅花，一向在鄉間讀書。』

祇見那烏先生肥頭大耳的，一面孔黑麻子，眼睛朝上一翻，唸道：

『班……梅……花……名字倒很熟悉，却記不出了。請教班女士何處讀書？』

班梅花見這付滑稽神情，心中實在忍不住笑，覺得寫文章的人都有一種怪樣子，如果拿他的文字去猜度他的人品，性情，面貌，却完全失敗了。這位烏先生的小說我也看過，却想不到他是一個又粗又黑的爛麻皮講話時眼睛朝上挺，看不

見一點腫子的。她笑着答道：

『我一向在梁溪藝專讀書。』

烏先生又是眼睛向上挺：

『你們校長鐘先生時常和我通信的，對了，對了，我看過貴校二十週年紀念冊，上面你有照片和文字的，哈哈……記起來了。』

這時還有幾個委員也走過來和廷秀招呼，廷秀一一替班梅花介紹，可是一面介紹一面忘記，班梅花弄得頭也痛了。一會人愈到愈多，他們兩人也佔據二個位子。坐下，茶房便來把茶杯酌上開水。又隔了一會一陣鈴聲就開會了。

『哇啦哇啦』的開了一陣子的會，又議決各地組織分會的事，便見各會員站起舉手嚷道：

『我擔任籌備武進分會！』

『我擔任梁溪分會！』

『我担任南京分會！』

『我担任浦東分會！』

『我担任陸家浜分會！』

這時主席舉手道：

『依兄弟意思：查浦東和陸家浜兩地，都屬上海市管轄；本會既在上海市立案而又同一地域，似不宜再有分會設立，以免渙散總會力量。未知各位以爲如何？』

接上就有一位像羊叫的喉嚨而又近視眼的會員，起立附和道：

『鄙人附議。不過鄙人家住吳淞黃河路，壽春堂國藥號隔壁，李同茂鐵器店後門，暈素橋堍，我想暈素橋由鄙人担任組分會，未知該處是否屬上海市？』

這位仁兄太滑稽，他已經是羊叫的喉嚨，使人聽見要發笑，還拉出這一段藥號，鐵器店，暈素橋的笑料，他沒有講完早圓堂大笑了。

主席也很滑稽的答道：

『不要說暈素橋是上海市，連全個吳淞都歸上海市的，足下似乎不是上海人，這一點常識沒有知道，你真是隻羊，草還沒吃飽！』於是『哇哇哇』又是大笑。班梅花笑得欲死問廷秀：

『這主席是誰？』

他是提倡新感覺派的，筆名叫黑魚精，姓江，號海濤，他出過一本「雲斗裏的嫦娥」出的名。』

班梅花急道：

『這就是黑魚精，可是面孔一點也一黑呢？』

廷秀道：

『他們是故意標新立異的，專取點怪異名字，你看那個瘦瘦的叫神象，坐在角上叫天狗，我前面一排第二個叫黃牛，第三個叫油葫蘆，第四個叫小老虎。靠

左面第一個叫金鈴子，他們題名好像都走一條陣線，全是蟲啊狗啊虎啊一類筆名來發表他們文章，所以他們真姓名反不爲人注意了。這是有原因的，以避當局耳目，可以任情批判人家呢。」

這許多奇怪筆名，天天報紙上可以看到的，班梅花問道：

「真姓名你都知怎麼？」

「怎麼不知道，告訴你吧，那叫神象的就是江南週刊編輯李品夫，那叫天狗的人間畫報文藝主編程朋亭，那叫黃牛的是現象報編輯黃公懷，那叫油葫蘆的文飯小品戴星甫，那小老虎也是現象報的，那金鈴子是東方日報編輯徐白羽。還有剛剛舉手担任武進分會的叫蔡問梁，南京分會的叫張大願。他們都是辦報的，一個武進人，一個南京人。還有許多真不勝枚舉了。」

主席看見提分會的很多，便接着驢道：

「諸位依兄弟意思，各地分會日後統由宣傳科接洽辦理，今天希望各位不必

再提出通過，不過有一點希望，就是各位組分會的使命很重大，不是我今天以為某地分了一個會，招幾個會員便算了事，這還不是等於虛設？我們以後應該需要名符其實的去幹我們的工作，實現深入民衆的文藝，建設國防文學，整齊我們陣容，堅固本會的基礎，這是兄弟的一點希望。至於今天不是開大會日子因為到的人很多，所以順便提出討論一下，現在就把它告一斷落，我們開始茶話吧，各人隨便談談，有什麼笑話，什麼理論，或者各位最近在寫作中什麼單行本和最近行動，都不妨請到臺上來報告報告，使會員互相明瞭雙方消息，以免二個月來諸多隔膜……！」主席說畢，鞠了一個躬走下臺去。可是旁邊有位起立道：

『請江主席先報告吧！』

主席一想，毫不猶疑的走上講臺笑道：

『兄弟慚愧之至無甚報告，不過去年出版的那本拙作，「雲斗裏的嫦娥」目下已經銷到五萬四千餘冊，我抽得版稅二千零一元八角二分，第一二批版稅不

稍說得了，早早跳舞跳完了，最近共結出一千元來，我將該筆款子抱定決心，無論如何不跳舞，馬上到南翔去託我的朋友周天民先生在古漪園左近買一塊小小地皮，預備搭茅屋之用，可是南翔自從汽車小火車通達之後，地皮飛漲，從前賣三百元一畝的，現在漲到一千元一畝也不肯放手。祇好又託我那朋友改買了一塊田和一眼池塘，但是却不在古漪園左近，是一個四面荒野的地方，倒也好，非常中意，我預備在那邊搭三間茅屋，四邊餘地種一團楊柳，門口面塘，可以不時垂釣而佐餐，塘裏還可以種荷花，分出一塊播水紅菱，和養魚之用。現在地雖買好，茅屋還未興工。將來落成後一定請各位去遊逛，大家聯歡一番。以後我的生活也須轉變一番，不再在都市裏鬼混了。目下在寫作中有「茄子姑娘的祕密」不日即可脫稿了，……」說罷笑着跳下臺，於是大家「拍拍拍」地一陣鼓着掌。第二個走上臺的，叫黃牛，他說：

『這一向來兄弟日夜發神經病，文字一篇不寫，漫畫倒畫不少，每天至少三

張，多時七八張，各刊真是應酬不了，所以我腦子用枯了，欲發神經病了，從前我可以吃五碗飯，一瓶牛奶，二隻生梨，蹄子一隻大略吃吃、不爲奇的，現在不對了，每頓祇吃一碗飯，半杯牛奶，一片生梨，紅燒蹄子望而却步。所以我這大名黃牛，有點不當，應改爲黃鼠狼……」

第三個講的是天狗，他道：

「我欲開一月書店，定名天狗書店，預備一萬元下本，分爲二百股，每股五十元，章程已經印好，希望今天到會的都踴躍加入，爲天狗書店的股東，目前祇須認股，不必付款，將來專門出版會員單行本，以免受書局的控制，欠版稅，弄得作者毫無保障。今天到會的如果願意認股，就請來簽個字，以便預定股數……」

不一會認股的人真不少，好得現在又不用付款，落得簽個字。班梅花雖然感到今天很有趣，然而也許坐得久了，欲想走，廷秀也因為妹妹病着，急欲回去。所以他們沒有待到散會就回來了。

回來看見廷秀已經坐在床上和二房東女兒練習唱歌，看見廷秀和班梅花進來，便把歌譜掩着笑道：

『你們老早就回來了嗎？』

二房東女兒趁機便一溜烟下樓去了。

班梅花笑道：

『芳妹妹，你太用心了，病剛好點又唱歌，將來你欲成個歌唱明星麼？』

廷秀一笑道：

『我聽他自由，如果性情相近呢，就讓她學習唱歌，好得唱歌也可以找飯碗，我託人把她請到歌唱團體裏去好了。』

班梅花坐了一會，心頭又湧上那封信的事，總是說不出一番痛苦，當下便無趣的站起道：

『秀哥，我想去了，明天決定趁早車動身，大致暑假裏還要來一次。現在我

就回旅館。」

廷秀道：

『再玩一天好了，如果假期已滿，那末我不留你，以免姑母掛念，你明天走也好，我送你上車。今夜你吃了夜飯去。』

班梅花搖搖頭。

『謝謝，我還要回去理東西呢。』她又向廷秀道：

『芳妹妹，我明天動身不來辭別了，你自己保重吧。』

秀芳似乎眼睛有點紅，忙道：

『梅姊姊，你明天一定欲走，我留你不住，暑假一定要來，千萬要緊！』

班梅花含笑點點頭：

『一定來的，我們以後通通信吧。』

班梅花回到楊子，便急急把袋裏那封信打開來看，上面寫道：

秀哥：

本來我一吃完夜飯，就給你寫信，可是我要動筆的時候，忽然來了幾個朋友，談談說說的鬧了二三個鐘頭，所以現在才得寫。

秀哥，你那本「春輝樓頭」已經收到，並且一口氣讀完，覺得你筆底活現着許多活潑的可愛人兒，笑着，跳着，招着手，引着讀者跑進書裏去，秀哥，我真的迷迷糊糊走到書裏面去了，這是你的傳神之筆，所以會引人入勝呢。這本書我看完後便給妹妹搶了去，弟弟又和我鬧着，他也要爭先看，我還和他們辦了一回交涉的。

秀哥，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我書房的窗外那株桃花已經盛開了，每當那溫和的春陽照着她的時候，真可愛之至，她的美麗的色調我簡直描寫不出，你這幾天有興趣，欲不欲來賞賞我們的桃花呢？不但我

渴望你來，我的媽媽，妹妹，弟弟，都希望你來，他們都知道你是著書的
一個文人，都欲見見你這文人啊……還有許多話你來面談吧。祝你

文思綿綿千里

你的妹妹

鳳上四月二日

班梅花把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推測信上語氣，似乎有點不像廷秀的情人，如果
不說是情人却又像是情人，真難捉摸。她把信封上看了看，祇有吳寄沒有發信
地點，把郵局蓋的印子細細研究，才看出「真茹」二字，於是斷定這封信是從真
茹寄的。

她想這件事祇有慢慢託人探聽。我同學中有一個真茹人，將來把這事託了她
打聽也很容易的。她把信折好放在提箱裏，胡亂吃了夜飯，理理東西，老早就上
床了。

第二日廷秀一早便提了二個篋籃趕來，班梅花還沒動身，見秀秀手中二個籃
問道：

『爲什麼還買這許多東西？屢次給你破費，真不好意思啊。』

廷秀道：

『這一個籃裏是文旦，給姑母吃的，這一個籃是點心，你在車上餓了打開來吃吃。我知道你東西多了不能帶，所以祇買了這一點，如何談得上破費。』

班梅花問道：

『芳妹妹好了嗎？』

『好了，好了，說起她有一件紀念品送你。』他忙從袋裏摸了出來，一個小盒子感着的，打開來是一把小洋刀，附一個條子道：「這雖是一把小洋刀啊；可是你把它放在手邊可以裁紙，可以割繩子，可以扞水果，可以打洞。用場至廣，願姊姊珍視它。妹廷芳贈」廷秀把盒子授給班梅花道：

『她送你原來是把小洋刀。』

班梅花看了洋刀又看見條子笑道：

「芳妹妹真頗具巧思啊，可惜我一樣紀念品沒有答還她。好吧，我到家中再寄，決不忘記。」

廷秀看錶已經七點多鐘便催着：

「你如果趁七點五五分車的，那末就要動身了，不趁這班車今天又不能到家呢。」

班梅花向他一笑：

「我會走的，不用催了，我知道你的心事呢……今天不到家，關你什麼事？」她如果不這麼一笑的說，廷秀也許以為她又在使脾氣，可是却找不到一絲她說這話的理由。廷秀不覺一笑的道：

「我有什麼心事？這倒奇怪了！」

班梅花笑說：

「死人肚裏得知，何必瞞我？」

廷秀愈弄愈莫明，知道她又是旁的事候會了，追着問：

『請你說一下明白吧，你說死人肚裏得知，我因為沒有死，所以不得知，你說，你說！』

班梅花急急匆匆奔出房門哈哈的癡笑道：

『再不動身，真會脫車了，快快快走吧！』

廷秀無辦法祇好跟在後面奔，到了大門口，也不講價便跳上車子趕向火車站去。

班梅花上了火車，廷秀把另件替她按上架子，點交明白一共幾件東西，叫她好生留意。班梅花坐了下來催廷秀下車，因為馬上就開車，她道：

『你快下去吧，車就開了。我到了那邊再寫信給你。剛剛說的話是我和你打趣的，不要放在心上吧。去，去，你快下車！』

廷秀還預備和她講點話，祇聽得耳邊一聲警笛，車忽然拖動，廷秀急得話也

講不出，連忙逃一般的下車，待腳踏着車門鐵階一跳下來時，這一系列已經開出月台了。廷秀面孔發了白，站長執了面旗走過來罵道：

『你是死人！耳朵沒有生的死人？告訴你：跌死白死的！白死的！猪癩！』
廷秀面孔由白變了紅，由紅變了紫，心是撲撲的跳，她想回罵站長，但退一步想，這是他的責任，不得不這樣，就受他罵發聲吧。

廷秀回到家裏氣傷了心，他妹妹問他什麼事，不做聲，隔了一會才道：

『妹妹，你唱隻歌兒給我聽聽。』

『你愛聽什麼歌呢？』

『快樂一點的。』

廷秀想了一想道：

『快樂一點的「特別快車」好嗎？』

廷秀因想剛剛也是受了特別快車的氣現在又是特別快車。便道：

「除了這隻還有別的？」

「休息五分鐘」吧。」

他想：這歌兒很好，我受了氣後應該休息五分鐘了。

他躺在床上，架起了腳，一手握住了妹妹的手，他妹妹坐在床沿上唱了一隻休息五分鐘後笑道：

「唱得不好，唱得不好，我重唱個「閣樓上小姐」吧。」

他一面聽着妹妹婉轉的歌聲，覺得一切的愛，還是敵不過手足情深的偉大，他握緊了妹妹的手，要她再唱一個再唱一個的，便把剛剛受的氣一股腦兒忘記完了。

四

班梅花回到家中，便寫信給廷秀，告訴他一路平安。又附一封信給廷芳，佈謝小洋刀的事。隔了一二天她也回到城中學校裏去了。

到了學校就從事探聽那件「吳鳳」的疑案，恰巧真茹那同學先一日回到校中。有一個晚上她們在宿舍裏商談了半夜，似乎得到了點小眉目。那同學說：

「真茹姓吳的人家是很多的，這個吳還不知是不是化姓抑或真姓不得而知，作算是真姓，這個「鳳」是不是真名還是假名；又是問題，也許「鳳」的上面還有字；上面沒有字，下面一定有字，決不會單名的……」

班梅花道：

「單名也說不定，並且單名的人很多。」

那同學道：

「這是你猜想，偏偏她不是單名呢？總之我和你都不會知道的。一個人的名字弄不明白，一定難以打聽！」

「吳鳳不是姓名嗎？」

「作算吳鳳是真姓名，還有學名乳名的分別，你如何去打聽？」

班梅花道：

「現在有一辦法，不論姓名是否真假，都不管它，單打聽這姓吳的家裏有一個老太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連她一起在內至少有四個人以上。家中還有一樹桃花，這桃花假使長得高大透出牆外，我們走過也可以知道了。」

那同學道：

「這未始不是一個辦法，依我意思，還有較好的辦法，想必這女子年紀並不

過大，也許還在學校中讀書，真茹有二隻女學，一隻大學，我都有人認得，祇須查她們學生姓名簿，如果查到了有這名字，便知道她的地點了；或者姓吳而名中有鳳的，也把她抄下，你看如何？依你辦法是不能適用的，因為我們既不能像調查戶口去調查，也不能去問：「你家有桃樹嗎？」這不是太滑稽了嗎？要知道這桃樹小小的一株縮在牆裏呢？」

班梅花笑道：

『對，對，依你對的。』

那同學說：

『這件事不單是打聽到便算了事，作算將這名字地點查到，以後手續如何呢？倒也很費腦筋哩。』

班梅花想了一會道：

『祇須把她探聽到，我就有法想。』

那同學笑道：

『你難道尋到她家裏去嗎？』

『笑話，笑話，我爲什麼要尋她？祇須見見她夠了。不過我還要你幫忙地方很多，能不能答應我？』

那同學老實不客氣的說：

『想來你也是少不來我的，因爲地方又是我真茹，學校調查姓名又非我不可以，况且不是一星期一星期也難把它澈底弄明白。所以我反給你拖下水了……』

班梅花笑道：

『將來一定報答你。』

那同學問道：

『你預備什麼日子進行？早點說也可趁春假中好了，然而現在請假，就不行。我看待到暑假中吧，放了暑假，你到我家裏去住，是不生問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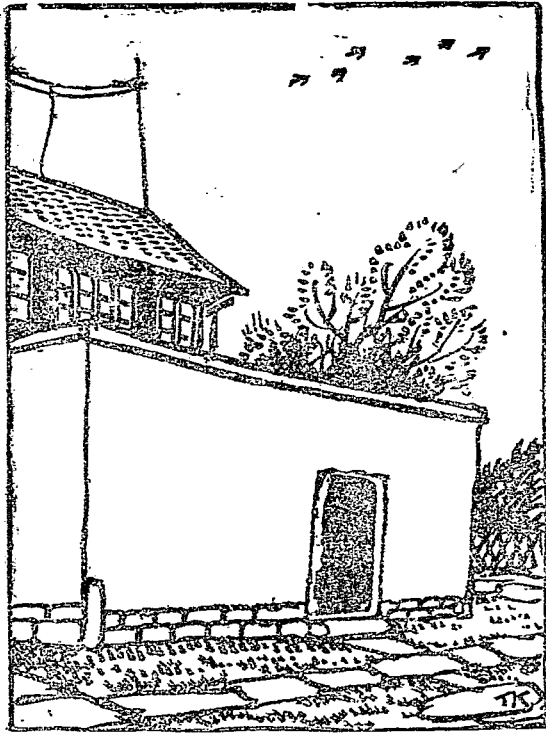
班梅花一想，離開暑假日子還長遠其中變化一定很多，然而不等到那時候又沒有辦法，也就無可奈何祇得答應。

她們已商量了這個小眉目。一面班梅花照常和廷秀通信，廷秀也有覆信，他們雙方感情，似乎和從前一樣的熱烈，祇是班梅花每在信中帶一點絃外之音，廷秀回信總是坦白的表明心跡，然而這種種種班梅花都認為玩弄女性的手段。並不因此感動或改變對他的進攻。

從暑假到暑假，祇二三個月光景；日子雖長，但也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已到大考時節了。

班梅花放了假，把行李統託人搭到家裏去，又寫信告訴她媽媽，欲跟同學到真茹去玩二星期。一邊她真的跟了那同學到真茹去了。

可是不巧，她們第一步計劃就失敗了，真茹幾家中學大學統老早也放假了，校中祇住了幾個茶房和火頭單。她倆兩人撲個空。那同學道：



可是有一天她們真的看見一家有桃樹的人家，外面一堵牆圍着。

『不要急，再想法，再想法。』

又住了三天，託人打聽，也是石沉大海，那同學火冒的說：

『難道真藉這一地方，訪一個人都訪不到嗎？』

班梅花很煩腦的道：

『我欲把這事放棄了，誰有這許多精神？』

可是有一天她們真的看見一家有桃樹的人家，外面一堵牆圍着。她們真歡喜，那同學馬上叩門進去，看見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便問道：

『請問你們这里是姓吳的麼？』

孩子答道：

『是的。』

『你不是有個姊姊麼？在家不在家？』

孩子有點莫明其妙，逃着進去把他姆媽拖了出來。那同學見一個四十多歲的

婦人出來，心中倒一怔，然而祇得挺出道：

『我們也是本地的，現在來請問你吳鳳小姐在家麼？我們是她同學……』
那婦人詫異的答道：

『恐怕弄錯了，你們是找什麼吳的？』

『口天吳，她名字叫鳳。』

『沒有的，我們是古月胡。並且也沒有胡鳳這個人。』

那同學拖着班梅花笑着回頭就朝外奔，背後聽得那婦人咕嚕道：

『姓也沒摸明白，闖到人家屋裏來！』

班梅花奔在路上才哈哈大笑，她說：

『倒霉！倒霉！這是第二次失敗了！』

她同學笑道：

『還有第二次最後的成功！』

隔了一天班梅花忽然想起，可以去問送信的郵差，一定會知道的。果真郵差告訴了詳細地點和門牌，她們按址竟然找到了。

原來這吳鳳是住在真茹郊野一座小洋房中，離開鎮上有二里多路，試想如何打聽到呢。

但是待到她們跑去，據說吳鳳小姐有的，可是真又不湊巧，上一星期同她妹妹到娘舅家裏去了，要一個多月方得回來。問她娘舅家裏何處，據說杭州清波門。班梅花一桶冷氣澆在背上，一身冷到底，她同學低低道：

『我們回去想另外辦法，現在問題不在吳鳳頭上，倒要去試驗你那位池先生是否變了心，才是道理。』

她們回來那同學便摹擬吳鳳的筆跡寫信給廷秀，叫他到真茹來玩，另外還要事面談，並說是昨天從杭州來的，現在住到鎮上同學家裏，回信寄到這裏不悞。她同學道：

「假使池先生接這信，對吳鳳有意思的，一定要趕來，否則也有回信的，不是也給我們接到嗎？」

班梅花連連點頭道：

「對，對，他如果不來也有回信來的。」

隔了一天廷秀真的一封信寄到這裏來，上寫吳鳳女士收，底下池減。班梅花連忙拆開看，上道：

鳳小姐：

惠書收悉，囑來茹一啣，本擬應命，奈以編務忙碌，不能抽身，悵恨奚如？未諗什麼要事面談，何以語焉不詳，望速賜覆爲盼。

廷秀手啓

班梅花忙將信給她同學看，同學一看道：

「依這信推測，池先生無疑的對於她的事很關心，上面說編務忙碌，假如不

忙碌呢一定要趕來的，他還要她即速回信。足見關心之外還負了欲替她解決難題的責任。既然這樣，我們趁機再接再厲，索性進一步和他明說，向他追求，你以爲怎樣？」

班梅花很是贊成。她同學又擬了一信，大概說：「你爲館事羈身不能來茹恨奚如？所謂要事就是我的事要和你商量，因爲你是我唯一最崇拜最愛的人，我願把我自己的——終身大事——和你細談，不知你能接受我要求否？記得我們通信也通了長久，雖祇和你見過一回面，但我已深知道你的性情溫柔，人品又是那末的瀟灑，學問又是那末的高深，從沒見過有你那樣的一個青年學子，我那次和你分別後，可說時時刻刻魂靈飛在你左右，恨不得即刻就投到你的懷裏來，假使一旦我有這一個機會，我是死而瞑目了。秀哥，明白的告訴你吧，我現在就要把身體託付給你，請你可憐我接受了吧。我的姆媽是不生問題的，她素來讓我自主，我爹爹更不生問題了，他會說過……」

班梅花笑道：

『這一句最好不要，她也許沒有爹爹呢？』

她同學一笑，便把這二句一拘，續寫道：

『……………並且她有一筆很厚的嫁奩給我，另外還有金城銀行二萬元的活期存摺一扣陪嫁，我住宅西首有二塊小花園，她也曾說過，一塊大的給我，一塊小的給妹妹，那塊大的雖不怎樣的大，但也有十畝多地，購進多年，現在也要值到好幾千塊錢。我們成了家後，可在花園中央造一座西班牙式的小洋房，你在裏邊寫稿子，我蒔蒔花草，過一下我倆下半世的幸福生活，這一切想你也表同情的，總之光耀的美麗的未來幸福的開始祇在你一念之間，無不立刻實現，願你三思後，給一對，接受我要求的回信，我可把他給姆媽看，我們就可以訂婚了，快快賜覆，以免我望眼欲穿……』她同學把信擬好，班梅花又仔細推敲一番，覺得非常滿意的笑道：

『好極，你倒是此中老手。這封信他一定要入圈套。』

隔了一天沒有回音，她們想：廷秀一定對此信發生了懷疑了，或者欲想答應，又不敢答應，所以斟酌一番後，慎重答覆也說不定，到了當夜才接得來信，寥寥數行道：

鳳小姐：

所謂要事者，不料即爲你的終身大事，弟因感喟要已，無奈你我相見恨晚，弟雖未娶，但早有愛人在前。致負小姐殷殷厚望，罪深罪深。

嗣後願以友誼立場與小姐締一文字交則可，未知你意以爲何如？專覆。

順祝珍重

廷秀再拜啓

班梅花看畢不知作何感想，當然心中是安慰的，但不知「早有愛人在前」這愛人是否即是她自己，心中還是一個疑團。她同學却笑道：

『這覆信如此措辭，真是出於意外；池先生不爲所亂，而能毅力出此，足見

此人可敬可愛，我們對於他和吳鳳的關係，就不攻自破了。你看來……」

班梅花忍不住一笑。同學笑道：

「看他信中的「愛人在前」一句，想來，這愛人就是你，哈……」

班梅花搖搖頭道：

「決不會，天下事沒有這末簡單的。」

同學笑道：

「你不相信，我還可試驗，務必使他指明愛人就是某某人，假使指明是你，

應該請我吃什麼？我們先賭好東西再來。」

班梅花也笑道：

「假使不是我呢？」

同學拍手道：

「不是你！我失敗，史道我來。」

班梅花不但有熱烈的情感，冷靜的脾氣，還有好勝好奇的心，所以她們聯絡着又去試驗廷秀了。

她們兩人就到了上海，開下旅館，住一個小小房間，這次到上海是秘密的，一切開消完全是班梅花一人來，同學是為她的事來上海，班梅花自然也不好意思要她出錢。因此雙方同意，一切特別節省。同學說：

『現在既到上海，今天就開始第一步工作，由我寫信給池先生，約他出來看電影，我化名蔣雪芳，信中大致說：『我是愛國女校讀書，因為放了暑假在家中煩悶願欲到外面來走走，同時趁這機會拜望幾個平日所崇拜的文藝家，你是我平日崇拜的第一人，所以不端冒昧，邀先生來一談，因為沒有妥當的地方，想來想去還是電影院，請你明天（八日）下午二時在大光明門口等我，我穿短裙，白衫，髮上黑綢結二朵，白皮鞋，手中有紙傘一柄，這便是我的裝束，我雖未見你，但

你面貌我在雜誌上見過，所以會認得你。誰先到誰先等着，千萬勿使我失望爲要。』措辭大約如此，我可預料他一定會來，因爲這是很普通的一種交際場中的私人約會，並不稀奇，祇要你不誤會就是了……』

班梅花說：

『難道我這麼會發生誤會麼？不過你的筆跡他要看出了。』

同學想一想道：

『不要緊，前一信是墨筆寫，現在用自來水筆寫。』

班梅花說：

『見面後，預備怎樣說法？陌生的，你真有胆力。』

『預備怎樣說法，這要隨機應變，現在說不出的。』

當下信寫好寄出，她們晚上又出去遊逛一回馬路才回來睡覺。第二天吃了午飯她的同學便細細化驗了一番，到了二點鐘趕向大光明去。班梅花却守在旅館聽

回音。

她在大光明門口等了一會，來的人雖多，但祇朝她看看便進去了。她又耐性的儘守着等，果然不一會廷秀來了。

他穿的白長衫，白皮鞋，戴的硬草帽，手中一卷書，他一跑來，看見一個依照信上一摸一樣裝束的女子，便斷定這是蔣雪芳。他走前一步笑道：

『請問你便是蔣雪芳小姐麼？』

蔣雪芳迎笑道：

『是的，你就是池廷秀先生麼？久仰大名！』

廷秀謙虛道：

『不敢，不敢，好，我們進去吧。』

雪芳便跟了進去，廷秀搶着買了二張樓上票子，於是一同上樓，揀着最前一排坐下。

廷秀笑道：

『蔣小姐，你的信我在吃飯時收到，如果再遲一班要到明天收到，我價不能踐小姐的約了。』

雪芳問道：

『遲一班，爲什麼要到明天收到呢？』

廷秀道：

『這一向來天熱，我價祇辦半天工，午後回去價不到館，所以接你信很歡喜，下半年是空的，可以奉陪你看電影。』

雪芳笑道：

『真不好意思呢。我這個人素來不主張男女有界限的，男子不是和女子一樣麼，女子也不是和男子一樣麼。所以我打破一層觀念，什麼也不怕，什麼地方去，什麼人也和他談得來。池先生你接到我那封信奇怪吧，會一個素昧生平的女子』

約出你看美戲？哈哈！」

廷秀笑嘻嘻的說：

『沒有關係的，也沒有奇怪的，在上海女子約男子看戲遊逛，也等於男子約着女子一樣，普通的一種私人交際，並且我不時有不相識的男子女子寫信來約我吃飯，看戲，遊玩，旅行，我都當他們是朋友，都很歡喜赴約的，因為我這個人生平最愛結交的是朋友，朋友愈多愈好，並且我們靠筆尖爲生的，朋友似乎也更要多點，也是一原因。』

雪芳道：

『我便是先生的文字朋友一份子呢，你的文章我篇篇讀，篇篇好。我常想：有一天會認得有像你，這一位小說家，我不知如何光榮啊。現在果然實現，我理想，我真快樂！』

廷秀笑道：

『實在還不是一個人，並不一樣啊？』

這時賣冰淇淋的走來，廷秀買了二杯冰淇淋，一杯交給雪芳，一杯自己打開吃道：

『一個人朋友太多了也是麻煩，交際應酬，處處化錢，像我每天統計有二十封信接到，這二十封信的拆看要化多少工夫，若要一封一封去覆，又不知化多少工夫，所以人家給我老長的信，我覆他祇有寥寥二三行，可是把時間湊起來，這短短二三行，一月中的化費也不可勝算，一年中更是不得了，假使把這工夫去放在另一工作上也許可做得出一件很好的事業來。這就是可寶貴的無形損失，還有郵票信紙信壳的耗費。其次要算電話了，每天還接到不少電話，勢必打出去的也有這點，現在是改章程，定為五分一次，電話因此減少不少，不然有一點小事一個電話打來，有的連吃飯也問問你「飯用過嗎？你現在忙嗎？屬拉過嗎？」真頭痛。除信，電話之外就是會客，客人之多，館長也沒有這許多，起初是有客必延

見，久而久之，館方考查我工作報告，月月下降，所以許多客祇得不見，這不是
我嬌傲，擺架子，實在生活問題，不得不如此，做人真是做得難透了……」

雪芳笑道：

「這是你有了地位的關係，大致名人都是交遊廣闊的，正因為你也是名人呢
……」

廷秀道：

「我假使名人就好了，也不靠筆耕爲生了，祇是苦了有點像名人的空壳子，
而無名人其實的生活上的滿足，這一批人就是像我們這一批人最苦！」

雪芳道：

「池先生，你太客氣。可是話雖不錯，但照池先生情形看，也許不盡然。」
她又問廷秀家里有幾個人。廷秀接道：

「爺娘完全死光，祇有一個妹妹，旁無他人。」他也問雪芳家里情形。她接

道：

『我有爹爹，媽媽，哥哥，弟弟，叔叔，阿怪一大淘。我爹爹開南貨店，哥哥研究無線電，在電臺上做學員，弟弟讀書，叔叔做染坊生意。』

『你的家那裏？』

『城裏竹淇弄。』

正說到竹淇弄，電影忽然開映了，他們也沒有聲息了。

從大光明出來，雪芳祇是跟隨着廷秀不放，因為剛剛搭訕着亂講，始終沒有機會探問他，這樣回去不好交代班梅花。廷秀見雪芳不肯分別似的，祇好說：

『我們吃飯去吧？』

雪芳自然是答應了。

他們在一家館子的座間裏又談着話了。

雪芳笑道：

『池先生，你今年多少貴庚？』

『說來慚愧，虛度念一了，還是一事無成呢？蔣小姐多少青春？』

『小得很，小得很。』

『小得很總不祇二歲三歲吧？』

『我祇有十五歲。』

『十五歲，的確凜服，已經很有交際手腕，到了二十歲，二十五歲，不是成個交際家嗎？』

雪芳接上笑道：

『池先生，你訂過婚嗎？』

廷秀想不到她問這句話，便搖搖頭道：

『沒有訂過婚，有誰肯嫁我這寒士呢？』

『池先生，你又這末客氣。我替你做媒吧。』

廷秀哈哈一笑道：

『蔣小姐，請你不要開玩笑了，你自己還是個孩子，怎樣替人做媒呢？』

雪芳也哈哈笑道：

『做媒和年紀是沒關係的，所謂媒者，就是介紹人，介紹人祇要盡介紹上的義務就完了，有什麼爲難？』

『我現在不想訂婚，恐怕訂了婚沒有力量娶，不如不訂的好，我年紀還小，一則也太早。』

『不要這末推却，我有個同學，姓沈，今年十九歲，人品極好，學問又好，她家中一切都聽她自由，她如果配你真是一對璧人。我定替你做媒，你不要也要，你們祇須會會面，雙方認爲滿意，便不是可以訂婚麼？』

廷秀又搖搖手道：

『天下決無如此道理，拿女人來硬人要的，並且那姓沈的又不是你的小輩

，即使是你小輩，也要她們自己主意，不是由你這樣擺佈的。况且那姓沈的本人願不願呢？你也不知道，這不是兒戲的。蔣小姐，你到底年齡關係，太天真了……』

雪芳一笑道：

『你爲什麼不要我做媒？想必早訂過婚了？』

廷秀搖搖頭不響。雪芳又問道：

『你沒有訂婚，那末早有了愛人？』

廷秀覺得這人有神經病，今天真倒霉，給她纏得要命的。她又接上追問：

『池先生，你沒有訂過婚，那末一定有愛人？爲什麼不做聲？』

廷秀一想，就告訴她吧，免得儘纏不清了，便道：

『我早就有愛人了，蔣小姐，你不要費心了吧，不用做媒做什麼了。假使我沒有了愛人也不用到現在，老早也和旁的女子訂婚或結婚了。上一次老實告訴

你，有個叫吳鳳的女子，和我做了一年多文字朋友，她來看過我一次，人是長得十二分的漂亮，講話真是娓娓動聽的，可是我始終當她一個文字朋友看待，豈知她對我早種下情苗，一定要下嫁給我，寫信叫我去，我不去，又寫長信來向我追求，並說她有二萬元金城銀行的存摺陪嫁，還有十畝多地花園一塊給我享受，她的信毫無疑義的加以婉謝了。我為什麼有這麼一個好妻子，這一筆財產不接受呢？正因為我早年就有愛人在前，我決不能負心於她別有所戀。結友尚且繩以道義，夫婦豈可不講義氣？所以像吳鳳這種人我不想要，何況你的介紹更談不到這層了。」

雪芳一面聽，同時覺得池先生為人光明磊落，性情專一，可敬可佩。他還沒知道吳鳳的信就是蔣雪芳出的啊。她便問道：

「池先生，你既然早有了情人。自然不會再想別的了，可是那人名字叫什麼

呢？」

廷秀索性告訴她：

『她姓班，叫梅花，是我表妹。』

雪芳便掏出一本袖珍日記簿說：

『請你寫在這上面，將來我也和她通通信。』

廷秀隨手把班梅花三字寫下，又註着她的通訊處，這通訊處就是她的學校，

原來也就是蔣雪芳的學校。她又道：

『現在放假了，請你寫一個家裏地址吧。』

廷秀旁又註着「劍橋轉后餘村」六字。

他們這一頓夜飯吃了長久，雪芳離走時道：

『池先生，今天真真謝謝你了，將來我們自會再見的一天呢。』

廷秀恐怕她再來纏不清，婉謝道：

『不必客氣，我因爲也很忙，有機會還是我來看你吧。』

雪芳一笑答道：

『你嫌我討厭，就不來，你請到舍下，真要逢學生輝了。好吧，再會，再會。』

廷秀不再和她牽下去，說着『再會，再會。』急急走了。

班梅花一人在旅館裏守她同學回來，守出火來了，從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十點鐘她同學才喝得醉醺醺的擺回來。班梅花一半氣一半又喜的問道：

『到底什麼一回事？現在才歸來？』

她同學並不將今天情形一一說來，祇囁聲：

『你答應我的東道快快拿來！我已經詳細調查明白，拿有他親筆證據，比鐵還硬。』

班梅花癡笑道：

『你把證據給我看，假使真的，請你一桌酒。』

『一桌酒我也吃不完，還是吃一頓大菜吧。』

『準定，準定！』

她同學才把今天的情形一五一十講來，又是講得那樣活龍活現的，聽者津津有味彷彿在眼前，最後才將那本日記簿翻出那頁廷秀寫的給她看，這才折服了。

原來廷秀的筆跡班梅花一看便知道的。她笑說：

『真佩服你的本領，明天就請你吃大菜。』

她同學道：

『池先生爲人非常偉大，但看過去一件事體他一點不動於中，對你用情之專，真是少透。梅姊姊，你以後對他再不要有所誤會了，我預祝你將來幸福呢。』

班梅花含笑不做聲，但良心上的慰安可想而知了。

她們在上海玩了三天，回到暹茹，班梅花也回到后餘去了。到家後她姆媽告訴她廷秀接連有二封信寄來。班梅花問道：

『信呢？』

『在你樓上。』

班梅花急急趕上樓，果然有二封信放在桌上，第一封寫的是：「想你已經放假，請你早日來滬一敘。」第二封是：「給你信無覆，日夜懸念，近日連有一件有趣味的滑稽事，欲爲吾妹面告，接信速來。」班梅花自笑道：

『二件有趣滑稽事，盡是我一肚皮，他不欲面告我，我也知道了，嘻嘻嘻……』

……他還坐在鼓裏。

豈知第二天又是一封信來，上道：

梅妹：

臺上二信均無覆我，念甚。兄知吾妹暑假必顧我，前以屋小不能容，現已遷居華龍路顧家宅花園旁四十五號一樓，此間空氣新鮮，窗外一片楓林，盡爲顧家宅花園也。室且光明寬敞，容三榻尚綽乎有餘，一切暑季用品以及床上陳設早爲吾妹備置妥當，接信幸速賜覆，兄不能到站迎候，可囑姪芳候駕可也，乞示日子，爲要。

兄
廷秀手啓

班梅花馬上把信給她姆媽看道：

『秀哥又來信叫我去玩，你看……』

姆媽看了信道：

『我看你太忙了，才昨天從真茹來，現在又要到上海。你也這末大的了，還是在外面無邪的趕來趕去。天氣這樣熱，還是在家裏歇歇的好。』

班梅花道：

『我是想不去的，因為接連來了三信，你看他爲我撥場，爲我佈置，一片誠心誠意的，假如不去，他一定不歡喜。』

姆媽說：

『你回他一信，說秋涼點去，現在太熱了。如果他可以告假，就請他到這裏來玩。』

班梅花撲嗤一笑道：

『你真胡塗，你說天熱，難道叫他來玩，就不天熱麼？總之，不去是對他不起的，我一定要去。』

姆媽說：

『一定要去，你去吧，我橫豎阻擋你不住，現在的姑娘家一點也不像姑娘家了，和我那時候比比，天上地下……』

班梅花駭道：

『本來現在是什麼潮流，那時候是什麼潮流，有什麼天上地下話來呢？』

姆媽有點生氣說：

『好，好，好，去吧！本來我也不管你了！』

班梅花一面上樓一面咕嚕着：

『老胡塗，祇會一天到夜哼詩，是你份兒，看我再跟你學詩麼？表哥寫這樣信來叫我可以不去麼？你愈話多，我偏要去！』

當下便覆信告以來申日子，又說前二信均收到，因為到同學家裏去了，所以無覆，請你原諒。

班梅花動身前一天早把提箱理好，這一番去日子比較要長，所以替換衣服帶得更多。又買了許多蓮蓬，水紅菱，藕，幾幾乎有四五十斤，花匠一担挑着送上汽油船，班梅花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跟在担的後面把頭低着跨下船去。

這一天班梅花的車到上海，恰在下午四點鐘，所以廷秀兄妹兩人都到車站上

迎接，站在那一根鐵線裏邊張着。

不一會這一班火車徐徐開進站，月台上人像潮水一般的向這邊湧來。廷秀看見一個腳夫頭上搨了一大捆蓮蓬和藕，非常觸目，因此看見了後面一個白衣服的女子，仔細看時：才知道就是班梅花，便招着乎嚷着：

『班小姐！班小姐！』

廷秀也看見了，笑着跳起叫：

『梅姊姊！梅姊姊！梅姊姊！』

祇見班梅花忙抬頭四顧，廷秀又高聲嚷着：

『班小姐！在這裏！』

班梅花看見了，笑着點頭答應。腳夫却把東西一直搨出去，廷秀兄妹連忙趕上前，一直奔出站外，和班梅花握手，廷秀叫妹妹照應行李，他去購黃包車票子，廷秀道：

『不如坐汽車吧，三部黃包車恐怕比汽車還貴。』

廷秀一想，倒也不錯，便叫腳夫把東西搬到祥生汽車站，一件一件放上汽車，付了腳夫二毛小洋，汽車也就「撲」一聲碰上了門，便轉轉彎彎向華龍路而去。

班梅花坐在廷秀兄妹中間，好像受他們保護似的，廷秀笑道：

『梅妹，我等候你許多天了，你說放了假就來，為什麼還不來？信也沒有覆，真弄得莫明其妙。假如還不來我打電報給你了……』

班梅花笑說：

『起初是到同學家去了，回來才接到你信，可是胡塗的姆媽又不許我來……』
廷秀急道：

『什麼原因？』

『她說天熱，專門在外面無邪的趕來趕去，我和她搶嘴，結果祇好放我來

了。』

廷秀也批評她媽媽不是道：

『這種人早已不合時宜，難道天熱出門的人也沒有了？』

廷芳插出說：

『這並不是不合時宜，因為天熱，恐怕梅姊姊路上受暑熱，這也是姑母愛護梅姊姊的好意。可是現在交通便利，設備既好，不像從前坐轎子，坐小車，坐脚踏船，在太陽底下儘晒可比，所以出門人決不會受暑熱了。』

班梅花說：

『我媽媽還是十九世紀人物，一點新思想沒有，祇會咿咿唔唔一天到夜哼詩，逼我也做詩，從前倒跟她學學，現在真也不願意，我忘記完了。芳妹妹，你現在還唱歌麼？』

廷芳說：

『唱的，現在歌的名目真多極多極，有許多都是外國電影曲子，祇有譜，沒有中國歌詞，除非唱外國聲音，我就不會。』

『那末中國歌你會了多少？』

廷芳笑着答道：

『還是新舊一共在內嗎？』

『是的。』

廷芳略一思想道：

『大約一百多隻，我統會的。』

班梅花吃驚道：

『芳妹妹，你會了這許多歌，過天教教我吧。』

廷秀說：

『梅妹，這一個暑假你住滿了我處，這許多歌你自會學完了。不是這長時期

的練習也懂了麼？以後你們天天晚上可以研究研究，這倒是個機會。」

廷芳謙虛道：

『我不懂的，梅姊姊也教教我吧。』

班梅花握緊了廷芳的手笑道：

『芳妹妹，你真會客氣……我常常說起，你們一對兄妹真是人間幸福的嬌子，你哥哥又這般有學問，有地位，人又長得這漂亮，你自己又長得這般活潑美麗，將來成個歌唱明星哩。』

廷秀兄妹齊笑道：

『好了，夠了，你會說，我們也會說的。』

汽車夫回頭問道：

『華龍路到了，多少門牌？』

廷秀伸首窗外一看：

『四十五號門牌，一直過去那一帶黃色新屋就是。』

車子到了門口，二房東的娘姨出來相幫搬東西，廷芳便領着班梅花一直走上二樓，廷秀付車錢。

這是一間二樓前樓，建築的式樣十分美術化，一律是奶色立體的，牆上有凹凸圖案花紋，中間有三堵低牆，恰恰格爲會客間，寫字間，臥間，浴間，而支配得大小很是適宜，不擠也不糟塌地方，低牆上置有鮮花，照片，玩具，低牆的壁恰巧又設計着一層一層的書架，好像壁櫥彷彿，上面也是砌滿了書籍，因此這低牆的設計却佔了三種效用，自是美術化中又寓着十分簡便的，床是柚木的，床上的被褥枕套和壁上一樣的色調，所以看去非常調和。前面是一排長窗，掛下黃的紗帘；走出去可以到陽臺開眺花園景色。寫字桌上祇有一個水晶墨水盤，一個吸水器，便沒有其他東西了。會客間一個小圓桌，桌上也祇一隻香烟缸，也沒有

其他東西了。總之，我們看不到一絲不入眼的東西，更看不見一件凌亂無章飄着而不用以致灰塵飛滿了一身的酒瓶，盒子，書籍，香烟壳子，碗盞，臘燭臺，香爐的廢物，一種顯現着新精神的氣氛充滿了這一間屋，任何人走進來都歡喜的笑着：『真美術化極了，人住在這裏不玲瓏也會變成玲瓏了。』

班梅花跟了廷芳一直走上樓來，看見當前的景象，連連叫好道：

『好極！好極！我們可以看出秀哥的美術思想，值得欽佩的！』

廷芳笑道：

『好嗎？這裏比從前是寬大了，可是比你梅姊姊府上又遠得多了。』

班梅花問道：

『你沒有到過我家裏，何以知道遠得多？』

廷芳一笑：

『哥哥告訴我的，如何好，如何大，如何考究。』

班梅花說：

『你哥哥瞎說，你想鄉下地方有像上海建築麼，所以考究無非大而已，空氣新鮮而已。』

廷秀捧着一捆蓮蓬蹬蹬上樓來，把它放在地上笑道：

『你還帶了這許多東西來做什麼呢？』見班梅花站着講話，連連道：

『你什麼立着，到會客間坐坐吧。』

一會娘娘又把藕，菱，提箱搬上來，廷秀向娘娘說：

『你做些點心。雞蛋麵廚房裏還有，落碗麵吧。』

原來這一房東的娘娘，是和廷秀二家合傭的。

廷秀又吩咐妹妹領班梅花到浴間沐浴，浴沐好再吃點心。班梅花說：

『沐浴很好，很好，我出了一身汗呢。』

班梅花跑進浴室，廷芳替她放水，又告訴她這是撲粉，這是來沙爾，這是香水，這是肥皂。又把窗簾拉上，換好衣服放在旁邊椅上。把門帶上自己回出來，又告訴她，門裏面還有一個小鎖，把它鎖上吧。

班梅花沐浴好浴。披了浴衣走出來笑道：

『這個浴真舒服，今天一路來灰塵統洗去了！』

廷秀一面剝蓮蓬吃道：

『吃點心吧，麵剛剛落出來。這蓮子都很嫩，怪清香的。』

班梅花一面吃麵說：

『鄉下土產，不值錢，祇是不好多帶，太重了，』

麵吃好，廷秀領她看着她佈置的睡間，把那扇低門，開進去，見有一隻二面臨空的奶油色柚木低，床上統是奶黃色的，被，褥，枕頭，壁上懸着一張照片，那中間一幀就是班梅花的。床前一架低低的案桌，地上鋪的是草地毯，四壁

有衣櫥，書架，但統是砌在牆裏，一點也不佔地位。廷秀笑道：

『這裏你中意嗎？』

班梅花點點頭一笑：

『好極，好極。秀哥，這統是你佈置的嗎？』

『是的。這間屋我來租時是一個統長間，我自己設計打樣，化了錢改造成這樣子的。我所中意就是這裏空氣還好，顧家宅花園出門就是，陽臺上就可以看見全園景色。又愛它新造房屋，清潔，二房東是圖書館的館長，也可算是同一職業，爲人很和氣的。』

班梅花道：

『房裏可惜沒有窗，天亮了也看不見呢。』

廷秀笑道：

『如何沒有？』他走過去把那帶子拖了一下，祇見那幅小立軸向上一捲，便

一片油綠的樹葉子現在眼前，太陽光就射了進來。原來這個窗是做得人家不注意的，什麼原因不顯出外面，因為太陽西照，陽光要晒到房裏來，你想不熱嗎，所以長日開了窗便不雅觀，就在窗的這位子佈了一幅活動立軸，可以隨意拉開關上，太陽晒來便拉一拉閉上，太陽去了，也祇須拉一拉又開了。於是窗外涼風颼颼的吹來，樹葉子上下拂動。倚窗眺望，胸襟一開。晚上也祇須開窗而睡，又因為另有鉛絲紗的，所以外面蚊子，蒼蠅無從飛進來了。班梅花心想，這真好，出於意外的。她看見沒有按電燈的地方，因又問道：

『電燈點在那裏呢？』

廷秀又一笑道：

『是裝在牆壁裏祇見光亮不見燈的。』他又把燈的開關一按，全間統亮了，而看不見一盞燈一隻燈泡確是美化透了。班梅花笑說：

『我真是鄉下人遊大觀園，樣樣做阿木林！』

廷秀也相附一笑走出房來。他說：

『你能在這裏位滿了一個暑期最好，否則至少一個月或二個月。去年你不是說過欲跟我學習寫稿子，抄寫抄寫的工作嗎？我也有這希望你幫助我，因為我近來又開始寫二本長稿，約有六十萬字，第一本業已付印，校樣第一批就要送來了。我想你替我担任校對的工作。這本來是我自己校的奈因實在忙，校了對，便不能寫稿，你來就託你分些勞吧。這二本書，一本完成，一本還祇到一半工作，如寫好和排好，至少要二個月時間。你如肯留此二個月不是欣觀厥成嗎？』

班梅花說：

『我想來可以住二個月吧？雖然動身時告訴媽媽二禮拜就回來的，那末我寫信去當無問題。你二本什麼書呢，我能夠勝任麼？』

廷秀又叫班梅花到陽臺上去，傍晚的風吹來，而花園在望，自有相當的涼意。廷秀靠在欄杆上道：

『你都能勝任的，只須細心將他錯字校出就是了。一本是「夜雨」短篇小說集，祇二十萬字，一本長篇小說叫「淪落」有四十萬字，但上半部也付排，下半部正在寫。我從館中回來排定工作，要寫七千字，假如下半年不歇夏，則晚上回來也排定寫四千字才上床睡。這二本稿費是訂定抽版稅的，包已預先支了五百元來搬場，買東西，佈置，不然我如何住得起這裏呢？……五百元我又化去了三百多元，覺得找錢多難，化錢容易，我們這般靠筆耕的朋友沒有一個富有，也沒有一個靠賣稿而發財的。梅妹，我想！我們也到了相當年齡了，終究是欲做這件事的，不容客氣，「食色性也」當然我們也不能免俗，走出這個圈外。我預備住到這裏來目的，也就是給我們將來留一個窠的。你既然洞悉我的情形，一切自然加以原諒，使我不致「捉襟肘見」那末我這幾年來賣文收入，雖不如何豐滿，但也稍稍積了一點小款子，我想我倆一切節儉點，也可以不必舉債了。不知你意思怎樣？』

班梅花說：

『秀哥，我很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必爲了我們的事憂慮吧，我有的自有我的辦法。到了那時候自會出乎意外的收穫，一切你自己珍重就是了。你現在這樣致力於寫作，將來不難登峯造極，成一個著名學者，地位自然也有了，你其有地位，就是我面上有光。金錢二字顯你不欲重視，你若爲斤斤稿費的多寡，便不是我所望，你說幾十萬字一部書，一二月便完成了，接上又是一部又是一部，又是幾十萬字，我看你日寫七八千字，如何會有這許多材料來寫呢？雖然你們的腦筋與衆有不同的地方，所謂多產作家。可是我總不相信，覺得文字的爲物出自靈性，沒有靈性，決不能爲文，然而靈性之來却不容易的，何況又運筆於筆，寫之於紙。難道你們的靈性這樣源源不絕的麼？我真不信，否則便是堆文砌字，故意拖泥帶水的舖長來敘，於是這篇文章便失去了靈魂，失去了意義，爲識者所棄。所以這樣，無非爲字多，稿費亦增加，豈知量雖富，質就沒有了，此輩作者，現在

非常多。以致他們的文字讀上去全是墨黑的字，看不到一絲有情節的故事。秀哥，所以我希望你悄悄注意到這一層，就是不欲爲利慾而去寫稿，欲爲藝，爲譽，爲靈性而去寫稿。一個作家祇須一本稿子就可以成名，這本稿子厚薄是不成問題的。一個作家決無許多本稿子而本本都出名的道理，總之作者目的欲在質上着想，何妨三年五年一本始成那就有價值了。從前「紅樓夢」寫十年才完成，卒爲中國第一部大偉作。所以我希望秀哥也抱此決心，決不欲爲利，也不欲排定日寫多少字，年出若干本創作爲前提，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廷秀笑道：

「你這篇大道理說得頭頭是道，條條有理，一直說到我心坎深處。大致我們寫作多爲生活問題而出此，眼前是資本主義世界，處處非錢不可，自然寫稿子也變了一種賣買，現在決沒有這個稱爲作者的，費十年苦功去寫「紅樓夢」的事實。不過着實不着量，這信條我始終抱此決心。你不要以我日寫七八千字爲沒有

靈性，這是錯悞的，也決沒有這個作者日寫這許多字而一無準備的道理，而在數十萬文字中欲無一行廢話也屬不可能。所以你的意見我根本是贊成的，不過你還沒有明白一個作者的苦衷，你勸我不欲爲利慾去寫作，試想生活如此高，怎能不多尋點進益來貼補呢？你勸我不欲排定日子寫，這也是困難，因爲拿了書局的稿費，祇好受他指使，快點趕成，何日欲出版的，一次二次來催，甚致寫好幾十頁，便要緊拿去付排了。這是你們不知此中原因呢？……」

班梅花一本正經道：

「從明年起你欲聽我話，不許你多寫，一年祇限定你出一本書，而這本書務必經過幾十次的增刪修改方可出版，你說寫作爲生活，那末你生活不足時，由我供給你就是了。我的意思錢是小事，你的身體却要緊，我看你天天絞腦汁到底有多少腦汁可絞，又比春天瘦得多了，你年紀這末輕輕，經不起這樣操腦的。我不希望你欲在賣文上討生活，我祇希望你成功一本或二本偉大名著，一方面身體保

護得好好的，我願已足了。」

廷秀見天色一點一點暗下，看不見一切了，便說：

「你有這一片美意，我一定接受，好，我們進去吃飯吧。」

班梅花說：

「你能接受我要求，我自然安慰的，至於我們的事，你不必憂慮，盡不是經濟問題，倒在我的計劃是否能成功呢？總之：這都不去想他，你記着一句話：「到了那時候自會出乎意外的發展」就是了。因為我自有我的計劃的。」

廷芳二次出來叫他們進去吃飯，可是他們在黑暗裏咕嚕咕嚕談不完衷曲似的還依戀着那欄干不肯走。廷秀又道：

「梅妹，你說那時候自會意外發展，你可以現在宣佈一些麼？」

班梅花含笑搖手道：

「尚未到宣佈時期，還得很呢……」

廷芳第三次出來叫着：

『到底你們吃飯不吃飯？菜冷了！』

於是他們才走進去，廷秀向妹妹道：

『哇啲哇啲的叫，天這熱，菜冷有什麼要緊呢？』

班梅花笑說：

『芳妹妹，怪天真的，我真歡喜她。』

廷芳不做聲，替班梅花，替哥哥斟酒，她自己也斟了半盅。

班梅花一看菜雖不多，却隻隻特別，古怪，不識名目，因問道：

『這個什麼菜？有點奶油滋味？』

廷秀說：

『這是奶油炒藕絲，藕是你帶來的。這是辣油拌菱片，菱也是你帶來的。這是蓮子羹，蓮子也是你帶來的蓮蓬裏剝出的。這三個菜統是「借花獻佛」呢。這

「三碗……」他又指着另外三碗道：「這碗素什錦，這碗鴿子，這碗火腿炖蛋。——天熱飲食要當心，所以還是少點清潔點。這幾個菜這裏娘姨做的，你吃得慣嗎？」

班梅花點頭笑道：

「想不到我帶來的土產，你統做了菜，滋味又這樣可口，想必你吩咐的吧？」

廷秀道：

「我們的娘姨做菜真有本領，不用吩咐，她必體貼主人心意，今天六個菜統是她主意做的。」

廷秀道：

「她從前是廚房出身，自然樣樣會的了。」

飯後他們又坐到陽臺上乘涼，看見花園裏面疏落的路燈，點點白衣的夜遊

者，坐的坐，走的走，好像另一世界裏的人。班梅花道：

「上海有了這幾個花園，上海人也可呼吸到一些新鮮空氣的地方，否則一草一木也看不見呢？」

廷芳道：

「這花園沒有兆豐花園大，明天一起早來我同你去遊遊吧。」

班梅花道：

「如果我睡着沒有醒，你來叫我吧。」

廷秀今天沒有寫過一行文字，當她們在乘涼時一人坐在寫字間裏工作着，臉上的汗不斷的淌，他的筆也不停的搖。班梅花也不去同他講話，以免打斷他思路。

一會，班梅花忽想起一件事向廷芳道：

「芳妹，你上次送我一把小洋刀，真好，放在身邊便利得很。我想回去也寄

一件紀念品給你，一直忘記，現在才帶來了。」她便跑到房裏開提箱，打開一包棉花裏的東西，裏面原來是三匹聯在一起的白玉綿羊，因為廷芳宵羊的，這三匹羊又名「三羊開泰」。

班梅花授給廷芳道：

「這三匹玉綿羊，給你做一個紀念吧。你不是也宵羊麼？這件東西雖不古，但也有幾十年了，姆媽放在書桌上的，我歡喜又拿到我桌上，現在又轉到你這裏來了。」

廷芳歡喜透了她笑說：

「一把小洋刀，換了三匹玉綿羊，你看誰便宜？」她馬上告訴哥哥，廷秀攔筆出來看玉綿羊，他道：

「梅妹，這是一件古董，你拿來送人麼？」

班梅花一笑道：

『不論古董不古董，我欲送人就送入。這種玉器，一器，家中不祇一件，我也玩厭了。』

廷芳歡喜得把他放在枕頭邊，可以時時撫着玩。

第二天七點多鐘，廷秀上館辦事，臨走告訴班梅花道：

『梅妹，那寫字桌抽裏有「淪落」原稿，你替我看看，修改修改。』

班梅花含笑點點頭，廷秀便下樓去了。

午飯時候廷秀手上拿着一大捲校樣，笑着進來道：

『梅妹，好了，你今天開始正式辦事吧。寫字桌那一頭歸你坐，我坐這一頭，墨水盤兩人合用，你看，這一大捲全是校樣，歸你負責吧。』

班梅花聽見今天開始正式辦事，因笑道：

『且慢，你出我多少薪水呢？』

廷秀馬上答應：

『你說，你說。』

『我說我要二百兩銀子一月！』

『可以，可以，準定二百兩銀子吧；不過現在取銷了銀子拿什麼代替呢？』

班梅花想不出來了，於是哈哈大笑。

自此班梅花在上海一連住了二個多月，白天替廷秀校稿樣，晚上跟廷秀學唱歌。對面花園中的夜遊者，到了這時候，必集在她們那陽臺前面草坪子上，聽着她們唱歌。起先由廷秀唱，班梅花拉風琴配和着，聲調却是異常幽雅甜蜜的。廷秀唱畢，又由班梅花唱，班會自唱自拉，廷秀就用口琴來配和，更加復雜好聽了。花園夜遊者不知如何又打聽到這二位歌唱小姐，一位是上過電臺播音的池廷秀，也是文學家池廷秀的妹妹，一位是池廷秀的愛人班梅花小姐，這消息好事者便

把他做成一篇文章發表在一張小報上，不料經此一宣傳，一到夜裏花園中人更加來得多，有約聽完一隻歌，就囁着：

『好呀！再來一隻呀！』

班梅花和廷秀，在陽臺上望去黑黝黝中又看不見什麼，祇見點點白衣，也就不去理睬他們，管她們自唱。廷秀因為下午寫稿子，晚上乘涼，他也默默的閉上眼睛躺在旁邊靜聽。待到鐘敲了十下時，她們才各人上床去。

班梅花這一次出來，因為恐怕應酬，所以魏道明，姚伯衡一般人處都不告訴，那裏知道，道明頭一個看見那張小報，便打電話給伯衡，問他：『班小姐到上海知道麼？』伯衡回答他完全不知道，於是有一天他們遊顧家宅花園，忽然想起廷秀搬場後還沒有去過一次，同時看班小姐到底來沒有來。

那一天是星期日，他們兩人找到廷秀家裏去，看見一層美化的住宅，連連叫好，廷秀和班梅花知道他們來了，連忙從寫字間走出歡迎。魏道明看見班小姐，

大叫道：

「班小姐，你到底到了上海，那一天我看見報就知道；哈哈，你爲什麼這樣秘密？一點風聲也不漏出來？」

姚伯衡也道：

「好，好，班小姐，你忘記我們了……」

班梅花大笑說：

「請你們兩位原諒，自從我到上海後天天沒有工夫來看你們，你問廷秀，每天有一疊校樣看，如不相信，今天星期，我們還辦着工，那寫字桌上一大疊校樣在那裏……」

廷秀也說：

「實在情形，她是替我分勞來的，所以來到現在沒有玩過一天，我們是日夜開快車沒有空，預備忙完了，再好好玩幾天，再來拜望你們的。」

道明說：

『去吧，去吧！你們兩人是一鼻子出氣的，難道你們躲在這裏快活，當我們不知道嗎？你看我早早也知道了。』他便把袋裏一張小報摸出給廷秀看，那段新聞還用着紅墨水打一個圓圈。班梅花搶在手裏看，看了一會，哈哈大笑道：

『這好像是福爾摩斯偵探去的，有誰和他們說呢，探聽到這詳細。』

廷秀也弄不明白，他有點疑心有人和他搗蛋，故意破壞，然而退一步想，這種小報最無價值，置之一笑算了。道明才說：

『如何？班小姐你到上海種種情形和祕密，人家還替你登報，弄到自家人不知道外面人反都明白了，這是上海新聞界一種手段，你知道麼？』

這論調好像替伯衡向廷秀和班梅花面前示威又像對伯衡職業的批評。因為伯衡也是辦小報的。果然，伯衡插出說：

『道明兄，你這話不對，在上海吃任何飯，辦任何事都有手段，否則就失

敗，那末不是新聞界一業才有手段。你說這話好像新聞界有專門宣佈和破壞更含有敲榨人家的行爲了……』

道明說：

『自家入，說說玩的，我們去看班小姐工作吧。』

於是又拖着要廷秀和班小姐去做事，他們被逼着無辦法，祇好回到寫字間一人坐一邊的坐下，班梅花握起紅筆道：

『你們看着我做，我就沒有心緒了。』

廷秀笑說：

『我簡直連一個字也寫不下了。還是會客間談談吧。』

他們連忙退出來，坐到會客間去。

道明伯衡一定欲請班小姐去吃飯，叫廷秀兄妹陪客，班梅花說：

『心領謝謝吧，實在怕出門，自從來上海後絕未到外面去過一步呢。』

伯衡說：

『近一點吧，到霞飛路覺林去，我們大家吃素不好麼？』

班梅花堅決的說：

『決定謝謝，待我們大功告成後再大吃特吃吧。』

廷秀說：

『常常吃你們的，也不好意思。決定待我們全功告成時，再大家歡敘一番，吃的日子長，何必一定欲今天？』

道明伯衡又談了一會，祇得告別了。以後他們知道廷秀和班小姐很忙，所以也不來走動。有一天伯衡一人跑來，他向廷秀說：

『我現在預備創辦一個歌唱社，定名「秋聲團」，專門受聘電台播送節目，幾個朋友的幫忙，現在有五家長期節目由我們播送，每月約有五百多元收入，社中開銷打去一半，也還有一半好處。這個社專門播唱近代歌曲，聘請六個歌唱女

郎，一班樂隊，我想此道完全門外漢，可否拜託令妹出來代爲主持歌唱部份，因爲令妹也會上過電台，並且歌也唱得很不錯，所以這事我很放心全權交代給她，由社中開她五十元一月薪水，將來如發達再加，還有六位歌唱的也由她物色。電台現有二家都肯接插我們節目，這二家都已接洽妥當，不知你意思如何？」

廷秀道：

「這倒是新專業，好得這事舉辦易，停辦也易，沒有什麼血本，祇要人材。舍妹歌雖唱得不錯，恐怕這大責任，她還不克勝任呢？」

伯衡道：

「不必客氣，這一層你我都外行，最好叫令妹來一談好麼？」

廷秀點頭說：「好」一會他妹妹來了，廷秀將伯衡來意詳細說一番，廷秀笑道：

「我願意去的；因爲別的我不敢擔任，這事我有把握，我也聽得姊妹淘講

過，自己也經驗過，的確是容易的，但想許多兒童都會上電台播唱，難道我會了一百數十隻歌不能上唱麼？所以姚先生既有這一番好意，我豈可辜負，勉力也要担任一下，至於歌唱的，人材真是擠擠，不生問題，而且都是負有時譽，明天便可決定幾個什麼人，至於我的俸水一層，請姚先生不必這樣大，况且你是我哥哥的老朋友，也就是我的老朋友，豈可計較這些呢？……」

伯衡說：

『池小姐，這請你不要客氣，這點錢並不算多，也請你不要嫌少，因為你担了主任，就要負你責務，我們第一點是辦了後各人盡各人職責，誰不盡職就開除誰，這個權雖然是操在我手，不過我是不出面的，表面上還是你來行使，你想如何不放點手段來呢？我們還是「先小人後君子」的好。——還有一班樂師，你能設法麼？』

廷芳想了一想道：

『有辦法。你大致什麼日子成立呢？』

『愈快愈好，我預備這星期六就開幕。』

『我明天給你回音。』

『還有接天的節目，你也預先排定，要一星期一排，預先送到報館播音界。這點我倒知道的。』

『我早知道，不用費心。不過各報宣傳，開播後又須捧一番，各報更寫些社中消息，這都是你責任，我可不管的。』

伯衡一笑說：

『這你又不必費心，我早知道的。好，準定這樣辦吧，我明天來聽你回音。』

伯衡告辭出去，廷秀和班梅花都替廷芳歡喜，祝賀她成功，班梅花笑說：

『如何，我老早說過，芳妹妹將來成個歌唱明星，現在果然聞名來聘你去

了，並且還做起主任來哩。」

廷秀向妹妹說：

『本來一個人祇要有了一技之長，不怕沒有飯吃，以後還須處處謹慎，人家重託你，原看你好；所以我希望你始終如一，凡百事業都可以吃飯，賺錢，你得能踏上歌唱一門，未始不是你將來職業方向的開端，自是可喜的。一方面也可減輕我的負擔，同時你也可以放開眼光物色你自己對象的機會。總之，你的婚姻我完全由你自己主意，祇須將來給我知道就是了。』

廷秀不做聲，班梅花說：

『秀哥，你不必多費心，芳妹妹將來比你更有眼光哩。』

『比我有眼光是最好了好！』

廷秀怕羞地一笑走掉了。

「秋聲歌唱團」的事，經廷芳奔波了一天，辦得妥妥切切，非常滿意。傍晚伯衡來聽同音，廷芳一五一十說來：

「姚先生，這件事辦得還妥切，祇須明天雙方簽一個合同便算完結了。樂隊有五人，是友人介紹，一常也在電台上配奏的，我和鋼琴師談過，他說薪水一層儘可以商量，決不多要。我說一個什麼數目呢？他道這件事你也不能作主，既有誠意，可以明天請姚先生過來面談再議合同好了。所以雖談定當了，數目他肯不肯說，依我打聽每天二三數也夠，我們也可以知道數目了。歌唱方面，祇有人嫌多，現決定要用的有：龔秋雲，洪龍官，葉露露，王佩佩，劉鳳鳳，她們五入中也要分三種階段支配薪水，據說聞我羅致人材時，她們都當面向我推荐，所以又備取三名叫：李鳳珍，媛媛，錢素貞。這三名祇有車費沒有薪水的。開幕這一天還請了夜鶯藝社來客串特別節目，也蒙許可了。第一天排定節目有龔秋雲「恭賀新禧」，洪龍官「迷途羔羊」，葉露露和我的「桃李劫」，王佩佩「永別了弟弟」，

劉鳳鳳「賣油條」，李鳳珍「鳳陽歌」，媛媛和錢素貞「丁丁當太太」。現在雖排定了一天，其餘明天再排，開頭一星期，都要唱各人拿手的，所以大家還要商量一番呢。」

伯衡笑道：

「拜託，拜託，真要你一番辛苦了。樂隊的事，明天我同你去接洽，其餘你可解決的就決定了吧。」他又掏出一張報來給廷芳看，上面登了一長行的秋聲團開幕預告，並有歌唱家池廷芳小姐等人的名字，她歡喜得祇是蜜蜜的笑，班梅花快活極了，她說：

「芳妹妹，事實都擺在我們眼前了，過天我也跟你去參觀可以嗎？」

伯衡廷芳齊道：

「歡迎！歡迎！請指教……」

廷秀笑道：

『我是沒有工夫去參觀，可是廷芳既上電台，我又省不來四五元買一架無電了！』

班梅花手一拍道：

『當然囉，我回去也要買一架聽聽了。』

廷秀嘆息道：

『唉！電台播音，播音電台，無非替外國貨推擴銷路，你要知道這上面的消遣品一年輸出金錢何止千百萬，可是都從耳邊流過便完結了。無線電在目前普遍得了不得，甚致窮鄉僻谷，屋頂上也插上一根竹桿，掛下一條鉛絲，收聽都市之音以爲娛樂要具，實在可嘆得很。然而與我無緣，一聽見它的「嗶嗶嗶嗶」聲音，頭便疼痛，你想寫一字……』

班梅花道：

『待芳妹妹唱時再關，平常把它關着好了。』

廷秀笑說：

「問題不在這上面，總之我根本反對這東西，如果專門收聽妹妹唱的面化數十元去買一架，這便是愚人，難道不會叫她當面唱來聽麼？」

當下伯衡談了一會也走了，廷秀一直送他到路上，還說了許多話才回來。

等到「秋聲歌唱團」正式播音那一天，班梅花跳的舞的跟着廷秀去參觀，非常有興趣，可是幾次以後也覺得無味了。辦無線電念頭也沒有了。

有一天廷秀上電台去了。班梅花和廷秀兩人在寫字間工作着，廷秀忽然想起吳鳳那件桃色的事，詳細告訴了她，一方面是表示他情志堅決，同時試探她今後的意思。她說：

「你的性情我是十二分明瞭的，不但是我個人說你偉大，我的幾個同學，也說你的思想不凡，我得和你共同生活，自是緣份，關於這一點請你不必提起，我幾年前也默認的了。雖然我姆媽反對，但誓必達到這一天方為甘心，我自有我

的辦法，眼前還沒有到宣佈時期，我可預料到了這宣佈一天，我們是很幸福的了。至於訂婚手續，這都是形式的，我們儘可以免俗，好得我們的事，也祇有我們自己來解決，雙方同意便算了，用不到第三者置喙，也用不到別人來干涉的。」

廷秀道：

「你有這意思，我極表贊同，可以免除許多麻煩。你說你自有辦法可以剋制姑母的反對，至於這辦法，目前還沒有到宣佈時期，好像你早已成竹在胸，這果然可喜，不過希望你衝情進行，不必過於和姑母激烈。……」

班梅花一邊校稿，一邊答道：

「這是我的事，你不用多顧慮吧。」

他們在天天不息的工作下，二本書都已校對完工，出版有期了，可是班梅花因此也一連住了二個多月才回到家裏去。

五

班梅花回到家裏，她媽媽看她面色，眉目，動作，性情，好像完全改變了二個人，和她從真茹回來時也大有分別了。她媽媽心裏何嘗不明白一次如此長久住在上海幹的事，可是又隱忍於身邊祇這一個女兒，平日一常放縱慣了的，現在又不能把她加以管束。看看她這末長大，尙且待字家裏，何奈可以配的她又反對，到底不知她心目中是如何一種人，然而也並不和媽媽商量。有一天她媽媽到班梅花房裏去隨便談談中帶着問她：

『阿梅！你在做詩嗎？』

班梅花原來正在寫信給廷秀，見老胡塗進來，連忙塞在抽屜裏說：

『我寫信，你又來纏！』

姆媽道：

『你的詩長遠不做，看你荒蕪完了？寫信有什麼不可公開，馬上塞在抽屜裏，還要光火……脾氣這樣暴躁？』

班梅花答道：

『詩是老古董做的，老胡塗做的，信好公開的麼？又不是告示！』

姆媽說：

『你的性情，沒有到上海前很和順的，何得上海回來後判若一人，變了這易怒的性格？詩是老古董老胡塗做的，你罵我？』

『不是罵姆媽，我是指一般人而言，做詩的人不是姆媽一人，你一人也決不能代表許多老古董，不過我勸姆媽，可以少哼哼詩，這潮流裏容不下這種東西……』

「阿梅，我倒問問你，要容什麼東西呢？」

班梅花皺眉道：

「什麼東西，要適合時代的東西。……」

姆媽才說：

「我近來和你講幾句話，總是這樣火氣噴天看你顏色，不知你變得成個什麼樣兒？到底你這次到上海幹下點什麼，要這麼長久才回來，回來便樣樣不如意，看你心也野了。你不用瞞我，在上海做的事一五一十告訴我？」

班梅花一怔說：

「做什麼，你可以調查，我是不是替秀哥看稿子，你寫信去問！」

「咳！恐怕看稿子爲名吧？你以爲我不知道！當真我這麼的老胡塗！」

班梅花心想她和秀哥的祕密，姆媽恐怕打聽出了，否則她決不會說這話的。

便憤憤的道：

「姆媽，你講這話，不知有什麼根據？」

可是她姆媽不做聲，半晌才道：

「你自己明白，不過做娘的這點年紀你也要知道，當然是希望你好，早日把你配一人家，也可料却我一件心事，你這樣毫無名目在外面胡調，不但我自己不好交代，你也似乎對我不起？現在我就是這件事來和你說的，你還是依順我的心意吧。這里有家姓馮的人家，家中很有底子，他的少爺在江海關辦事，一月也有二百多塊錢進益，人又生得漂亮，年紀祇有廿一歲，託媒人來過多次，我已經替你答應下來了，你的意思如何？」她把袋裏一張照片給班梅花看，又說：「這是他本人照片，你看何等標致？」

班梅花把照片一推：

「姆媽，我的事你不要與問吧，我屢次同你說過，由我自己主張，這是終身大事，不是片面，一想情願便可成就的，也不是月費三百元，面孔生得漂亮為餘

件，你這點年紀，何得不明白，難道我就看上了他三百元一月和面孔漂亮就嫁了他麼？決無此理，夫婦不講感情也決不能成爲夫婦……」

她媽媽又是觸一鼻子灰，她說：

「你竟不能原諒我的？做娘的總不致害女兒吧？」

「我做女兒的也不致自甘墮落吧。做娘雖不害女兒，可是女兒依了娘的話，胡理胡塗答應下來，將來一旦結婚，而成爲一對冰炭相投的人，試問人生幸福何有？這還不是害了女兒終身？那姓馮的你答應我未曾答應，依法不能成立婚約，請媽媽還是早點回斷他的好。」

「不能夠回斷了。阿梅，你還是聽了我的話吧？並且這個月就要行茶訂婚，雙方一切都預備妥當。阿梅，那位馮少爺人是非常的好，包你將來一對小夫妻恩愛，我做娘的難道這一點眼光也沒有麼？……」

班梅花很痛苦的道：

「媽媽，你一定逼我嫁給姓馮的，可以的，我唯有一死了之！」

她媽媽急道：

「你拿死來嚇我？」

梅花流淚說：

「做人不自由，何甯於死，一個女子爲了婚姻不自由，爲了媽媽不見諒，這日子已是絕望，還有什麼生趣，不如死了乾乾淨淨，免得將來受痛苦……」

「我什麼地方不見諒於你呢？祇須你說，無不答應，你跟了我十七年了，不是處處都隨你心意，可是我做娘的這一點事懇求你答應，你都辦不到麼？」

班梅花把頭伏在桌上抽抽咽咽的哭，她一邊說：

「我可以答應的，不要說一件事，就是十件一百件我都能辦到，你現在要我答應，無非是逼我向絕路上去送死，作算我死了，我的魂靈不散，我心也不甘呵……」

她媽媽弄得束手無策，覺得這事使她答應，很感困難，但是忽然想起祇有用利來誘她：

「阿梅，不用哭了，這事你總要幫幫媽媽的場面，因為不幸我已經允許了對方，你如何收回這成命呢？你心裏我明白的，你如果答應我這一件，其他問題，祇須說，無不立允，譬如粧奩全部要用紅木，衣服當然不用半根紗線，統是綢是緞，很要你知道這名目，無不辦到，首飾自然全是金子，珠是儘揀大的圓的買，還替你繫一條項鍊，一朵大胸花，二隻珠鐲。金鋼鑽你素來歡喜的，你不是也有二隻小的戒子麼？小的並不大方，我也要託人替你買二對戒子，一對耳環，一對雙手鐲，鑽的大小至少有像二粒黃豆那樣大，光彩要動人，也先經你看中後再買定。除了這幾點之外，還有二件重要陪嫁東西，一件是福康錢莊三萬元的活期存摺，這是你爹爹遺下的動產，因為我早年就預備給你陪嫁的，所以連利息都不取，由他利上滾利，十多年來，為數當也可觀，這摺子寫你名字的，紙須憑摺支款

就是了。還有一件是康莊東首那一票田，一共有五十畝，也是你爹爹在時進的業，田單三紅完全，每年也歸你收租，田單歸你經營。總之，我身邊祇有你這一個入，又沒有其他小輩，我年紀這般高了，一朝閉眼，什麼統是你們倆人的，我也可對得起你了。阿梅，你體諒我點吧，我一片赤心待你，不過如此了……」她媽媽也流淚了。

班梅花聽他媽媽這末一遊說，有點軟化了，其實還是爲利慾而動了心。她想來想去，眼前祇有採取緩軍之計，答應她，以免過於傷了她心，待到一旦全權在握時，設法未爲晚呢。她說：

『媽媽，你這一片慈愛之心待我，祇好答應吧。』

她媽媽收淚歡喜的道：

『你答應了是不錯的，好了，我心口落去了一塊千斤石，輕去了一大半呢。』

班梅花又寫一封長信給廷秀，告訴他這事的經過，叫廷秀不要憂慮，安心辦事，記着她從前那句話「到了那時候自會意外發展，」又說媽媽此番的逼迫她，正給她一個絕好的機會，促她計劃的早日成熟，所以她不但沒有一絲失望之色，更認為進行得很順利，十分輕鬆愉快呢。以後情形自會陸續奉告的。

班梅花到了學校，又不斷和廷秀通了不少信，討論將來一切，她預備年底學校放假後還想到上海來一次，以便詳細面說，耽擱一天就走。

第二年春季開學，媽媽叫她不要去讀書了，班梅花說：

「爲什麼不去讀書呢？」

「聽說馮家今年欲娶你，日子雖沒有送來，但總在秋天舉行了，因爲我有許多事要和你商量，也還和你到上海去一次，買辦一切，諸多可以斟酌？」

班梅花趁機道：

『不去讀書也可以，既然這樣，我倒有點意見和姆媽談談，你上次說辦紅木嫁粧，許多綢緞衣服以及首飾金鋼鑽等東西，我未始不心愛，但想如此時世，又處在鄉僻地方，未免過於糜費和奢侈，如此鋪張，足以引起壞人注目，況且我素來歡喜儉樸，不思奢華。我想姆媽欲辦這一筆粧奩的費用，一定是可貴的，而許多東西辦來亦無所用，現在我的意思不如將這筆錢省了下來，歸我經營，由我自己去辦欲用的東西，譬如木器傢伙不用辦紅木的，衣服一律用布的，首飾金鋼鑽珠子等東西，統是廢物，我一律不要……』

她姆媽搶道：

『無論如何辦不到，這是我班家的場面，也就是你的場面，這樣不要，那樣不要，像什麼呢？』

班梅花道：

『現在時世不好，還要什麼場面呢？馮家當然明白的，祇須我做女兒的不同

你姆媽爭就是了。』

她姆媽說：

『這是辦不到的，人家看見我祇嫁這一個女兒，嫁粧也看不到一點，認爲我量小，不給你呢？』

班梅花道：

『姆媽你何必如此虛榮？我做女兒的不需要，決沒有一定逼我要的道理，請你留下這一筆費用吧。』

她姆媽心想，女兒有這一條心，倒出乎意外，不過把一個空身人嫁過去，無論如何講不過去，也不像我們這人家呢？……正在想時，班梅花又道：

『準定這樣吧，這筆錢並不是省下不要，是把這筆錢歸我自己管，剛剛已經同你說過，姆媽預備欲辦多少東西給我的，就將這辦東西的錢交出給我，由我自己放在身邊，要什麼辦什麼就是了，這樣不鉅免去許多麻煩，而且雙方很是實惠

的。」

她媽媽恍然道：

「我以為你東西統不要，省了這筆費，原來你是要現錢？」

班梅花很老實道：

「是的，譬如媽媽欲把一二萬二萬去辦嫁粧就將這一二萬二萬給了我，如何不好？」

她媽媽說：

「我已經有三萬元存摺給你做陪嫁了。」

「不錯，「橋管橋，路管路」這又是另外一支，不能同嫁奩混合而談的。」

他媽媽搖搖頭，表示絕對辦不到，班梅花便說：

「你一定要辦，這是你場面，我無法阻止你，不過三萬元存摺先交給我，讓我放在身邊？」

她媽媽說：

『這可以辦到，省得你不放心，實在我答應給你，還會不給你麼？』

班梅花一笑道：

『放在你身邊還是你的，放在我身邊才是我的東西了。我從來沒有放過三萬元的存摺呢。』

班梅花到手存摺後，又寫信告訴廷秀，說第二步計劃已經完成，如數到手三萬元存摺一扣，還有十二年子金未領，利上滾利，爲數當也可觀，以後我們生活當可無愁了。又叫他安心做事，不要多慮，待到她第二步計劃完成後，自有信奉告。

廷秀一封回信，叫她將存摺私下保險寄到上海，他到莊上去調查，是否屬實，一方面這家錢莊是否可靠，要否提疑改存中央銀行。班梅花一想這話真不錯，

便私下把摺子寄了去。隔了二天廷秀回信說：「這家錢莊這幾天正在鬧風潮，幸而摺子早到一天，當日接到摺子馬上去提，他們都非常驚異，以爲這一個存戶人早沒有了，所以十二年之久，利息分文不取，現在忽來提取，明知明日倒閉，現在却不得不設法照付，自這筆款子一提後，該莊頓時空虛，即於午後倒閉了，於是後來的都嘗以閉門羹。此事危險萬分，間不容髮，秀亦捏一把冷汗。現將本利一共四萬八千五百十元零五角，分存中央，上海，浙江興業，金城四銀行，以便隨近提用，附上存摺四扣檢點查收速覆。」班梅花歡喜得真是說不出話來，她回信稱贊廷秀一番，說他實在機警極了。

隔了不久，那馮家果真託媒人送日子來了，迎娶的日子是在八月十八日，班梅花心中不免有點慌亂，她媽媽却是很從容的，又把幾個親戚接了來幫同籌備一切，雖然還有四個多月，這四個多月過得是很快的。

班梅花認爲時機一點一點成熟，祇是第三步計劃沒有成功，私下和廷秀又不

斷的通信商量，信的一來一去，她媽媽雖有點知道，但也管不到這一層，無論電報來去，可也不會來與問的。

有一天班梅花的第三步計劃成功了，原來是爭得了那五十畝田的代價金。她向媽媽說：

『說起還有五十畝田，也是陪嫁給我的，我嫁了過去，難道還愁吃麼？這原是一筆歸我經營的產業，我想：你媽媽這點年紀了，這票田我決定不要，應當歸你養老之用，這是比任何東西都可靠，你收回了吧。』

她媽媽道：

『已經答應給你，本也是給你的，爲什麼又不要？』

班梅花說：

『我因爲想到你將來，不得不將這筆田留下給你，以盡女兒一點心意。』

她媽媽歡喜的說：

『這真是我的好女兒，不過將來也是你們的。』

班梅花一笑道：

『媽媽，你不要弄錯，這筆田我雖然不要，我是要把它出讓給你的，所以這筆田價應該照算給我，現在市面像那樣好的田，至少要一百五六十元一畝，我讓給媽媽總要加多些，二百元一畝也起碼了，那末一萬元不算多啊？』

她媽媽從椅上跳起道：

『原來你嘴上說不要，實骨子是要錢，天下無此道理，女兒賣田給娘的？』

班梅花也站立說：

『有什麼稀奇，現在世界樣樣變通辦法，我不管你田，祇要你田的代價不是
一樣的麼？田不是拿錢去買的麼？什麼天下無此道理，這最是天下有此道理的事
。』

她媽媽很是氣，想不到她女兒踏寸進尺，愈逼愈緊，便道：

『你一定要錢不要田，我也有辦法，但不應該說是陪嫁的田出讓給娘的，給你一百元一畝，我譬如多辦點東西給你。』

班梅花說：

『照現在市價每畝也要一百五六十元，你反而比人家少，應該自己人出價比人家增加些，爲什麼反少？於理不合，於情欠缺。』

『姆媽說：

『阿梅，你太看重了錢了，自己人這樣還像自己人麼？你這樣轉轉彎彎的無非看中我幾筆存款，你該知道，我嫁你出門之後，所存無幾了，這少數的也該讓
你姆媽留做將來養命之源呢？』

班梅花嘴一批說：

『姆媽，你去年不是說過的？祇要我答應嫁給馮家，一切要求，祇須我開口，你無不立允，我現在還不會談到要求，不過在我應得名下的田，和你換了現

錢，都反對，殺我價。不知你去年說的話還記得？算了吧，我統不要，讓我走路……」

她媽媽輕輕地說：

『阿梅，不要這樣固執吧，母女間的事儘有相商餘地，何必這樣拗氣呢？我爲你真是忍氣吞聲地順你，豈知還是情而不情，好吧，你要一百元一畝，準定依你！』

『二百元一畝，一共有五十畝，我要一萬塊錢。』

她媽媽答道：

『我把德泰莊八千元的存摺給你，還缺二千元將來補你吧。』

這樣總算講和了。

她馬上又寫信給廷秀，告訴他第三步計劃又成功了，來申在卽，請爲準備。

廷秀回信道：我早已準備妥當，你不承認馮家婚約的啓事，和我同你結婚的廣告

，亦已委託曹由之大律師擬就，屆時即可送登報紙，希相機乘上海可也。班梅花把信看畢，便向姆媽道：

『你說要同我到上海辦東西，爲什麼還不去呢？』

她姆媽經她一催，也就提早同了梅花和幾個親戚來到上海，住下一個旅館，班梅花以看朋友爲由，便溜到廷秀那邊去了。

廷秀迎出來握緊了她的手笑道：

『梅妹，你來得正好，辦理我們婚事的曹律師正在這裏，和他談談關於法律方面是否有疑點。我們到會客間坐吧。』

班梅花一顰一笑的滿臉春風，手上捧了一隻皮包，裏面裝得胖胖的，也不知是什麼貴重東西，祇是不離手的，頭一點神彩奔奔的道：

『好極，好極！秀哥，你知道我姆媽和娘舅舅母一班人都出來了，她們在旅館裏呢。』

廷秀急道：

「什麼？」

班梅花眼一瞟的笑：

「你放心，她們是同我出來辦嫁粧的，我們的事她們始終莫明其妙……」

廷秀搶道：

「可以叫她們不要辦嗎？」

班梅花手一伸笑道：

「這且接下慢談，我們會一下曹律師再講吧。」

他們兩人走進會客間，廷秀向梅花介紹道：

「這位便是曹大律師，畢業法政大學，是我老友，也是同鄉，執行律務有十

四年經歷了。」又向曹律師介紹道：

「這位便是表妹班梅花小姐，就是你的當事人呢。」

於是雙方又握了一番手，曹律師坐下談道：

『班小姐，一向在上海讀書？』

『否，在鄉下讀書，還是今天到上海的。』

『班小姐和廷秀兄的婚約，他已詳細和我談過，很好，很好，鄙律師願爲證婚並代登證婚啓事，一切業已妥當。』

班梅花問道：

『我姆媽把我許配馮家，我不願，可是不願，她一部份產業便不給我，我沒有辦法，祇好答應她，答應她原是假的，目的在到手這一部份產業，現在已弄到手了五萬多塊錢，我們以後生活省吃省用也可過去了。所以我從今天起宣告不承認馮家的婚約，不知法律上有抵觸否？』

曹律師道：

『班小姐，你和馮家的婚約，假便是你母親答應，根本不生問題，因爲你已

經有婚姻自主年齡，可以自由擇婚，不用家長干涉。至於家產，女子本有承繼權，你還有兄弟姊妹否？」

班梅花搖搖頭道：

『沒有。』

『祇有你一人更加好，不但你現在到手的爲你應得，卽將來你母親所有，亦歸爲你承繼。所以這也不生問題的。』

『不過，我親口答應姆媽願嫁馮家，有關係麼？』

『沒有關係，口頭上答應是無憑的，法律着重於證據，不過馮家可以向你姆媽提起民訴，然而也不過賠償他一些損失罷了，婚約終歸取銷。』

『我和池先生現在可以結婚嗎？』

『可以結婚，不過你宜於早，超出馮家之前，以免雙方損失重大。你現在的主意，家中知之否？』

『完全不知道，我預備結了婚，將那登廣告的報紙寄一份給我姆姆，同時我倆倆人到老遠老遠地方去旅行，要一年半載方得回來，地址也不告訴她們，你看這樣辦好嗎？』

曹律師想了想道：

『在法律上不生問題，好像太對你母親不起了，但你現在環境使然，不得不出此一策，最好你還是多多安慰解說她老人家一番，以免意外發生。』

班梅花點點頭不做聲，曹律師又問道：

『你到手的是不動產還是現幣？』

『錢莊的存摺，可算是現幣呢。』

『提出沒有？』

『一筆已經過戶，一筆還沒有。』

曹律師道：

『趕快去提出改存他行，因為事一發生，這一筆款子，他們優先去止付，絕你後路，不得不防，過戶還不妥當，最好是提出分幾戶存到他家。』

班梅花忙打開手皮包，拿出存摺五扣，其中四扣是廷秀代存四家銀行，可以不要緊，還有一扣是八千元的正數，也是活期。她向廷秀道：

『這一扣是前天弄到手，你明天趕快去提，也分存這四家銀行。』又拿出一包現幣，交給廷秀道：

『這是一千五百元，二千元是姆媽給我，五百元是我平日積蓄，統放在你這裏，以備應用。』

廷秀接到手，點也不點連同存摺馬上去放好了。

曹律師起立說：

『我少陪了，再會吧。你們決定後就可到敝事務所簽字結婚，報登後便無事了。』

曹律師走後。廷秀才和班梅花道：

「自從我接到你一封一封來信，真是心中亂如麻一般的，好像你是一團火，漸漸的逼來，使我不得不毅然決然的準備起來。好得事體真有趣，廷芳會和姚伯衡戀愛起來了，他們倆人打得火般熱，伯衡本也無辜，廷芳適他，也是良緣巧合，他們倆人都向我表示，我說巴不得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你們的事我做長兄的極表贊成，一方面又是老朋友，從此友上加親，最好也沒有了。你們祇須進行，一切從儉爲宜，我是一個文人，你們也知道我沒有錢的，所以既沒有粧奩也沒有陪嫁，不過我住的這所屋留了你們新婚之用，屋裏家具書籍作爲我贈你們的一份粧奩，想樂於接受以爲紀念的。廷芳問我住到那裏去，我說因爲上海環境不好，暫時出去過一下旅行生活，並且身體不好，也須到清靜之處，長期調養，所以沒有一定地方可告，將來自會有信給你們的。最好在我未行之前，你們就結了婚，我還可以替你們幫一下忙呢。於是他們上星期在市政府結婚了，同居在這裏。廷

芳還是每天到電台上去，聽說辦得很發達，一天很忙的趕三家電台哩。他倆兩人都成了家而又立了業，所以我們遠離也可以把這樁心事闢得下了。不過書館方面的職務，我辭謝却未讓允許，他問我什麼原因欲辭職，是不是薪水嫌少，那末帳上不可多關，館長願私人貼補，這一點，我覺得很為難，然而我毅然欲走，只好再用書面去婉謝。還有版稅的事，上月底結出二百念五元，這筆錢將來託伯衡代領代存。至於那邊我們新居的屋，早已完工，並且裏面佈置得很好。上月我特為趕去察看，很是中意，屋樣是西班牙式，四面用毛石水泥，背山面溪，從高臨下，四面環山，景緻不用說得，成為中外馳名了，因為那便是黃山的門戶，有溫泉，祥符寺，茅蓬寺，中國旅行社，青龍潭都在那裏，黃山地圖上劃為第一風景區的，我們的屋就在這風景區內，叫做「紫雲集」的那支山上。那邊生活很低，交通便利，而隔離都市甚遠。我預備在那裏靜心寫下點文章，如果不鬧匪災兵亂，我們就在那裏幽居一世吧……」